

2023年第2期 | No.2, 2023

总第8期, Vol. 8

ISSN 2652-7855

南極光

SOUTHERN
LIGHTS

新州华文作协会刊

Journal of Chinese Writers Feder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Incorporated



《南极光》2023 年第 2 期（总第 8 期）

目录

【会讯】	4
新州华文作协 2023 年文学活动回顾	4
【诗词歌赋】	8
子非鱼现代诗八首/子非鱼	8
浩然诗三首/浩然	13
如冰诗两首/如冰	19
梁晓纯古诗词两首/梁晓纯	23
闻涛七绝七首/闻涛	24
悠然心会自选诗三首/悠然心会	26
18 岁，身为农妇的日子/山林	29
不画你，我画什么？/稻声依旧	31
吴伯诚现代诗八首/吴伯诚	33
【小说】	42
头发的记忆/何玉琴	42
青椒炒牛肉/李双	44
无望的爱情/贾虹	58
金光岁月，唯留下遗弃的诗歌（小说节选）/山林	66
王夫人岚/张小河	69
父亲与油画/杰夫	84
【散文杂感】	86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这里.../何与怀	86
一对老夫妻的蓝宝石矿/张帆	91
小不阳摔跤事件始末/李双	96
陈向阳 AI 谈两则/陈向阳	99
Overland Track 徒步之旅第六天-美仑美奂的 Narcissus/何玉琴	107
九歌散文两篇/九歌	112
安吉拉同学/海曙红	117
山水之间/闻涛	121
校门前那盏“红绿灯”/钱水根	127
通向自由之路从《嬗变》一书说起/行迈	130
养鱼/梁晓纯	133
怀念先父/洪丕柱	136
装束风波/易安	140
霍克总理故居及其他/西澳平民	142
【文学评论】	147
新移民文学：心灵自主的书写/张奥列	147
灵魂安处是我乡——晋夫乡情诗歌欣赏/行迈	156
Do not judge“ & “Never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兼论沈从文与郭沫若、郁达夫的恩怨/ 唯韬	160
静守百年：试探西贝意象/何与怀	174

【作品回放】	195
用双手走路(小说) /何玉琴.....	195
情人节的玫瑰(小说)/ 闻涛.....	200
【征稿启事】	214

【会讯】

新州华文作协 2023 年文学活动回顾

2023 年新州华文作协举行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包括：

一、2023 年，由副会长梁军联络负责、与 Campsie 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中华文化沙龙”系列讲座，反映良好，加强了作协作家和读者间的互动沟通，为澳洲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1) 2023 年 4 月 28 日，张劲帆和陆文涛主讲的“诗词写作趣谈”，会场座无虚席，线上听众也有四十多人；
- 2) 2023 年 8 月 26 日，施国英、田地和何与怀三人“回顾澳华文学发展史”的讲座非常成功，听众踊跃发言。问的犀利，答的睿智，反响很大；
- 3) 2023 年 11 月 25 日，“写小说你也可以”作家访谈活动。陆文涛、米娜、梁军三位作家畅谈了有关小说创作的体会和经验，大家畅所欲言，会场活跃。

二、我会会员在 Rockdale 图书馆的研讨会

我会会员不定期地假 Rockdale 图书馆举行文学研讨和交流活动，与会者踊跃参与讨论，共同为澳华文学的繁荣发展出谋划策、提供建议。如：

- 1) 何与怀于 5 月份主讲的“关于夏志清评论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研讨会”；
- 2) 何与怀于 6 月份举行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些思考”；
- 3) 11 月份蒋行迈主讲的“澳华文学三十年：从《嬗变》一书谈起”；
- 4) 协会前理事刘放、会员蒋行迈和何丹尼、淳子的“四人谈”文学讲座。

三、2023 年“澳洲中华讲坛”讲座

我会与澳洲华文微型小说学会联袂主办的 2023 年“澳洲中华讲坛”每月一期的系列讲座，我会推荐的六名主讲人成功地进行了六期专题讲座：

- 1) 2 月，主讲人：米娜，讲题：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创作”；
- 2) 4 月，主讲人：姜立涵，讲题：传统文学创作的影视化之路；
- 3) 6 月，主讲人：史二元，讲题：中国古代文化对当代写作的启示；

- 4) 8月，主讲人：张劲帆，讲题：第二届世界华文作家笔会暨首届世界华语原创IP电影节’看世华文学的发展；
- 5) 10月，主讲人：唯韬，讲题：长篇小说《迷洲》背后的故事以及对写作的一些看法；
- 6) 12月，主讲人：赵旭，讲题：新手如何进行小说创作。

以上六讲和其他“澳洲中华讲坛”的讲座录屏均上传至了电子媒体油管（YouTube）上，各位可以随时点击回放，网上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irisni2547/playlists>

注：“澳洲中华讲坛”系列讲座始于2021年9月，由澳洲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的倪立秋发起、为克服新冠疫情导致的封城障碍而设计，历时三年。疫情期间我会的田地、何玉琴曾被邀进行专题讲座。

四、12月3日，我会在Holroyd Garden举行了诗歌诵读会暨荣誉会长证书颁发仪式。

本届会长陆文涛和副会长梁军代表协会向本会的三位前会长施国英、田地、张劲帆颁发了荣誉会长证书，接着会员们及嘉宾诵读了自己的作品。理事会准备了轻便午餐和饮料，全体参加人员渡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

参加活动的有陆文涛、张劲帆、施国英、田地、山林、梁军、何敏、赵九歌、高玉涛、刘放、夏兒、火日丹、贾虹、田沈生、张小河、桑梓、Rick及部分会员的亲友和嘉宾。



五、与洲际的文学交流活动

- 1) 2023年7月，我会荣誉会长张劲帆、秘书长赵伟华（山林）、理事千波和资深会员沈志敏参加了于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暨“首届国际IP原创电影节”。会上正式公布了“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和“第二届世界华人影视奖”获奖名单并颁发了证书。我会三位会员获奖：
 - a. 梁军的长篇小说《悉尼追梦录》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 b. 沈志敏、宋来来合著的长篇小说《情迷意乱的巴士》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小说奖”；
 - c. 姜立涵的长篇小说《大城小室》获“第二届世界华人影视奖·影视文学奖”。
- 2) 2023年10月，我会会长陆文涛访问加拿大温哥华期间受到了加华笔会的热情款待，双方就中文文学观感和会务进行了交流。
- 3) 2023年11月初，世界华文作协在中国厦门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我会理事何玉琴和会员池庆翔出席了会议。
- 4) 2023年11月，第七届国际新移民作家笔会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我会资深会员张奥列出席了会议，作了题为《新移民文学：心灵自主的书写》的发言（此文已经收入本刊）。会上张奥列当选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并被特聘为《华人月刊》澳洲地区组稿人（投稿请与张奥列联系）。
- 5) 我会于2022年与美国《华府新闻日报》建立了联系，该报副刊定期从我会会刊《南极光》挑选短小精悍的文章刊出，《南极光》亦择期刊登对方推荐的文章。
- 6) 我会多位会员常在欧洲、中国大陆、港澳台发表文章，积极与世界各地华裔文联联系，共同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

六、南溟基金新书发布会

因为三年的新规疫情，一年一度的南溟基金新书发布会没能如期举行。有些获赞助的书就推迟到今年发行。

- 1) 在2023年5月27日于Campsie图书馆举办的南溟基金新书发布会上，我会会员李双的散文集《澳洲小生活》正式对外发布。

- 2) 在 2023 年 9 月 30 日举办的下半年新书发布会上，昆州作协的经年鲤的长篇小说《潘多拉手环》得以与大家见面，我会会员张奥列和梁军对《潘多拉手环》进行了详细的点评。

南溟出版基金是为纪念对台湾出版界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萧宗谋先生而设。旨在资助大洋洲华文作家出版中文著作，该基金一年一次，欢迎会员申请。

(新州华文作协理事会供稿，何玉琴执笔)

【诗词歌赋】

子非鱼现代诗八首

子非鱼

1 初晴

撕开夜的一角
为一朵即将凋落的粉色
步履可否再匆忙一些
雨刚结束。一切都刚开始

我的城池蓄满水，为等待一朵醒来的睡莲
窗外有晨曦蛰伏，偶尔闪过的针芒
刺痛昨夜淋湿的梦境。痛
——隐隐

苍穹无语。群鸟起飞

2 寂静

一个词语倏然逃遁
就像一只守候已久的猎物
出其不意地消失在空旷的原野
隐藏。在掏空内脏和流尽血液的躯体里
然后，惴惴不安。此时月光虚无缥缈
所有的嘈杂都变成巨大的漩涡注入宇宙的某个角落

许多躁动的灵魂在生与死之间
在喧哗与沉寂之间频繁进出

死。是活着的唯一归宿

只有一棵淋雨的树不会死
它用树枝开始一个故事
再用树根抵达另一个故事的深处
所有的结局，都皈依浩淼的汪洋

3 手机

在小小的方寸之间
所有的悲欢离合都蓄势待发
遥远，咫尺。禁锢，高飞
于无形或有形
每天记录着红尘烟火
是人间四月亦是冰天雪地

我知道你在天涯的那头
擦着黄昏握着黎明
只是隔得太远了。太远
唯有靠手机跋山涉水

4 边界

枯坐。在风的边缘
草和落叶围筑起我的边疆
天空阴晴不定。任何风吹草动
时间都会被折断。一截，一截
裂开的痕迹是勺子的形状
深夜里会一勺一勺慢慢吞噬

某天遗留的刺痛

骑者的手伤痕累累
层层覆盖再层层叠加
马跑得再快，却
冲不出边界也跑不出
——这个多事之秋

5 寂色

风无缘无故从天边吹过来
将影子四处延伸
凋敝的小树林匍匐着片片晚霞
啜饮黄昏。八度的气温
和我一起安坐，看半青半黄的寒凉
飘过我的长发

紧拥着忧戚谈论与秋天无关的故事
亭子里的书页自顾自地起伏不定
看榛树林上的雾霭是怎样飘向农场
直到消失殆尽

河流装满无调的箫声
鱼在无边的秋里守着涟漪
几棵水草在夕晖里摇摆不定
叶子一些在水里拥抱寂寥
另一些在空中握住零落的经年

大海用蓝色与天空互相拯救
再与星星一起破碎

坐标在移动
舞步偶尔凌乱。裙摆飘飘

6 秋渡

流逝又流逝。清晨再清晨
河水把时间冲刷成一本抽象的书

岸边树篱上站着一只乌鸦
在夕照下像婴儿一样啼叫
它说自己是黑夜的儿子
晚霞把卑微的生命折射成寓言

航线正在偏离一座孤岛
倾尽全力。把所有杂乱的符号
也许精致，又或粗糙
统统隐匿在水域的尽头

有些方向被季节奴役
你的掌纹藏着大雁飞行的路标
那是某天散佚的一行没有押韵的诗句
撰写没有快乐也不痛苦的结局

7 遇见蓝花楹

转一个弯。一片蓝紫色和一缕阳光
一不留神砸到我的肩上
无数紫色落英驮着白色的运动鞋
我和泰迪停住脚步，在一棵蓝花楹树下
让蓝紫恣意妄为。无限蔓延

蓝紫外面依然是蓝紫
就像包裹着黑夜的依然是黑夜

时光在走，初夏刚到
青草上的一地落紫之外
晚霞连着朝霞连着无垠的天空
我的手心是大海，手背是星辰

8 窗外

打开米色的落地窗帘
纯白栅栏上一只翠绿色的鸟假装看了一眼
泳池里它和一树蓝紫花的倒影
早安。我说

来自暗夜的霞彩在云间绚烂
萧邦降E大调夜曲零落在眉间
呼吸。浅浅
像昨夜的新月淡淡映在屋前的小树林

我不会否认
昨晚的半杯绿酒让我的身体此时变得轻盈
在悉尼的初夏一如假山旁的某枝白玫
随风。缓缓

窗外之外
沙洲种植着寒冷
戈壁荒芜着荒芜
白雪。纷纷

浩然诗三首

浩然



Figure 1 张仲衡大地系列油画之一

油画里的大地——张仲衡大地系列油画之一

以为你平常得任由描述
可以是碧野无垠，芳草连天
可以是荒原无际，寸草难寻

想读你，你却
半是山高冷峻，远处天际
半是火烈欲出，忽现山间
你退却了我走近你的步履
你搁浅了我阅览你的向往

我回望，你却
以女子的坐姿依偎着高山

你手抚的脸庞隐现着曾经的妩媚
你湛蓝的裙装显现着往日的贵气
此刻，你终于卸下了凡尘的疲惫

再眺望，你却
揽下一片梵高的天空色彩涂抹在山后
择取一抹最美的向日葵色点缀于山间
你把艺术镶嵌在自然里
你把人性透视于艺术中

且莫问我大地的画意
我未曾走近，也无能企及
如此抽象艺术，如此深邃思想
岂是我能读懂



Figure 2 夏儿油画《咖啡傍晚》

我想走进你画里的世界——赏夏儿油画《咖啡傍晚》

我想走进你画里的世界
只为你笔调下的世外景致
只为我臆想中的神秘气息

我好奇你浮动着的街陌
我惊讶你摇曳着的咖啡屋
置身于一个晃动的世界
人们何以淡定咖啡
小镇何以魅力依旧

你一簇簇花、一株株树
终日风情在多样的几何形状里

无论季节

你被流星划过的路面

始终斑斓在变量的函数曲线上

无论昼夜

你是如此的三生有幸

我猜，必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

遗落在你世外小镇

才会错落有致地泼洒在每一处

才会呈现如此缤纷的童话色彩

我想，倘若我能在此生活

浊世还剩几分可留恋



Figure 3 唯真致女儿的素描画

行走在你铅色的线条上——赏唯真致女儿的素描画

我迷惘的思绪已多少回
行走在你铅色的线条上
触摸你从指尖流出的
分布在素线上激越而伤感的音符
感受你从眼神散发的

渗透在素描里深邃而凄美的气韵

你神色掠过的那缕忧伤

以过目难忘致人捉摸

许是被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

感染到了入神

你简洁的风格未藏住典雅

你悠然的姿态未掩住绰约

许是被无名女郎的高雅端庄

潜移到了入骨

你年轻的忧愁缘何这般深重

是被悲怆奏鸣曲沉重绝望的旋律

震撼到了入醉

是被月光钢琴曲宁静幽郁的曲调

熏染到了出尘

或是你赋予了笔触太深的情

以致你动情于艺术到了沦陷

纵然，我在你铅色的线条上

几度寻觅，几度探究

可答案始终在疏密有致的线条间

游弋，让我无缘遇见

注：《蒙娜丽莎》《无名女郎》为油画名

如冰诗两首

如冰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

词语就在这里燃烧
放出光焰
在冬天的早晨
在白雪和雾纠缠的白桦林
在这远离车站的木屋
白色的光焰 冰冷的燃烧

晨光抚摸桌子
书架缄默着
飞尘中，一本书
静静地打开 诗章
一页一页翻过
我潮湿的目光 流出了
一条坚硬沉重的冰河
雪橇在河面上擦出寒光 驶过
俄罗斯苦难的历程

永恒的歌者
岁月的守望者啊
你，坚韧而伤心的笔
不是在写，而是在聆听
聆听伏尔加河深处的冰层碎裂
聆听俄罗斯大地悸动跳跃的脉搏
聆听，乌云如何撕裂天空

走向西伯利亚的流放者
靴子遗失

在一片黑色的冻土里
饥饿的孩子 面包
在肮脏的小手里传递

年轻的战士 你灼热瞳孔里
闪亮的希望之光 难道是
为了点燃 奉供在
神像前摇曳的烛火?
为了衬托 镀金泥胎头上
那个虚幻的光环?
你额头上的鲜血 一滴一滴
渗入焦黑的土地
究竟是为了
星星、孩子、树和花朵
还是为了
另一次的集体屠杀
为了给一个怀疑狂
掠夺阳光 掠夺爱和真诚的权利
让失去儿子的母亲们
在黑色的墓碑前 绝望地哭泣?

灵魂拷问词语 渗出血丝
诗章支撑历史 黑暗中
一道痛苦而尖锐的光
瞬间照亮
我内心无数迸裂的伤痕

永恒的歌者
岁月的守望者啊
在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
在那无可表达的黄昏

一支无声的歌

穿过 屋檐下的冰凌

越过 积雪的冰峰森林

飞向 那边

那边 春天欢笑的原野

自由自在，走过来辽阔无边的人群

给三毛

带着夏日的心情

你独自上路。漂泊，漂泊

生命之河 从脚下流过

只为追寻

梦中的一棵橄榄树 和树上

吹过鸟巢的清风

沿着海岸线走 影子拉得很长

一片无着落的云 飘向山岗

遍地生长的石头 被秋风摸遍

无定向的潮汐 推不动

紧绷的船舷

马德里冬日的薄光 滑下

教堂的尖塔 和 你漆黑的长发

六弦琴嘶哑了大漠

撒哈拉的水、骆驼、哭泣的仙人掌

灌木丛中，月光剪过

乌鸦的影子

刻在黑色墓碑上的思念

青草在那里疯长

走在路上 背着你的行囊
风吹落稿纸 遗失在异乡
绿色的格子 网织
一段无情节的故事
一幅刀刻的风景
一个关于橄榄树的梦
踏着难以察觉的节奏 走向
天边之外的远方

梁晓纯古诗词两首

梁晓纯

如梦令·陪友人兜转悉尼几大名区有感

街满熙熙市井。但觉此心孤冷。
人海尽茫茫，何处可为风景？
驰骋，驰骋，聊看苍生浮影。

七律 建后院迷你鱼塘有感

迩来兴起建鱼塘，
旷日辛劳到地荒。
自幼徒存文气弱，
至今仍乏巧工强。
终令锦翅游清水，
更使飘萍映暖阳。
闲举茶杯观此景，
但凭冬去亦无妨。

闻涛七绝七首

闻涛

无题

水到絕時雲自起
桃花盛開艷陽天
千杯盡飲春光好
今古仙塵難兩全

苇荡雾起

孤鴻驚起悲鳴遠
葦蕩煙雲野渡前
雨罩霧遮天地怨
秋蟲無意晚風寒

醉观夕阳

向晚斜陽映外山
停杯远眺彩雲間
天生萬物皆空幻
千古金尊不倒仙

答蒋雄一兄

花前月下樹搖風
鐵漢柔情似水中
美酒佳人承夜宴
滄桑世事轉頭空

和赵九歌兄

波雲詭譎戰爭時
憂苦人間難作詩
初雪晴光芳菲盡
靜看花落待春枝

再和趙九歌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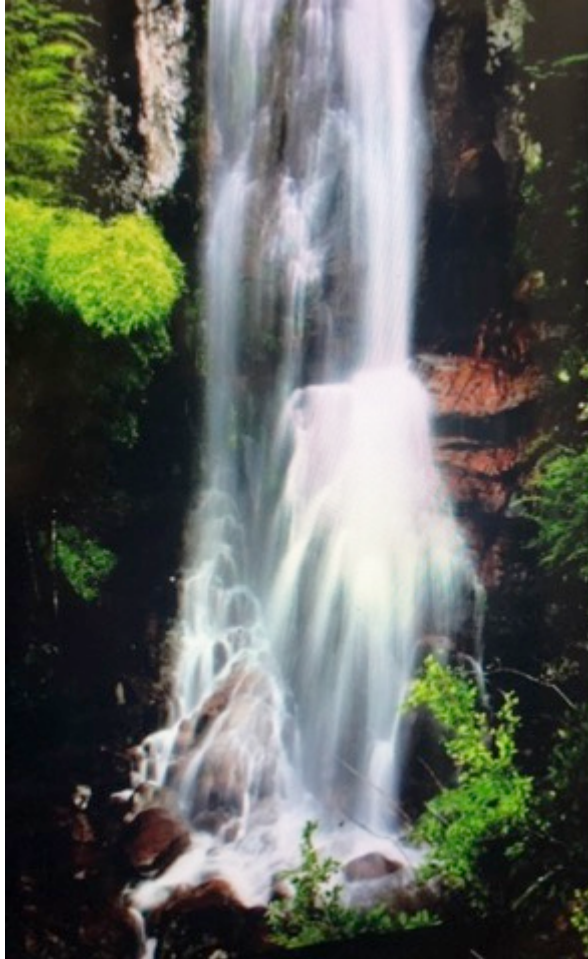
曾經花落碎心時
世事無常莫為痴
玉液瓊漿千盞過
香魂一瓣也成詩

再和趙九歌兄

做人神似賦新詩
平仄情懷要慮思
百歲人生流水過
刃游只在有餘時

悠然心会自选诗三首

悠然心会



瀑布放歌

厌倦了在一个平面里周旋，
总要看风的眼色，
还要受月的牵绊，
来来去去，浮浮沉沉，
全非自己所愿，
奈何？
苍天有眼，
终降我于群山之巅，

再不用借风，
也不用候月，
只凭一己之力，
冲出个漂亮的前空翻
.....
轰然直落的是
——自由的宣言，
生命的这一刻迸射成绚烂。

什么都没说的時候

过去每次约会之后
你都想起刚才的约会中
我都说了什么
因为我什么都没说
一直都是你说，我听
多少年了
已经不再需要约会
依然是你说，我听
你总是说不完
我总是不知说什么
我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过的是你的生活
我听着你的故事
成为你故事里的一个
一个好像目睹了
你说的那些故事的人
我能叫出你每个同学的名字
我知道他们有过的种种故事
那些不言不语的日子
那些不知说什么的日子

我在努力记住你说的每一个字
现在我把它们呈献给你
原原本本的，你说过的每一个字
二十多年来它们天天陪伴我
活跃我的记忆，现在我重写它们
加进我自己，我要让你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的时侯，想说的是什么

我和月亮是邻居

外国的月亮没有更圆
外国的月亮只是有时候更大
在北京你极目一望
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
在墨尔本随便一条小街尽头
你看到的就是天边
如果这时候月亮低低沉在那里
一定是大大的大极了
好像因为太大太重而坠下来了
你想凑过去把她捡起来带回家
有时候你觉得月亮和你住在同一条街上
你开着车对着她径直驶去就可以到达
月亮的家，那么的近，我和月亮是邻居

18岁，身为农妇的日子（组诗节选）

山林

一、春生妈

我们总在黄土铺垫的池畔
锄苗
雁阵在天空划出人形
我们在水里
找寻影子
麻鸭牵来一撇一捺
二婶子叫道
水里一个人
我们知道春生妈今早淹死了
我们都喝了春生的百日酒
在昨晌收工以后

二、雪令

歇晌 该吃馍了
我们坐在地头
猜
谁 最好看
下来好多天了
没吹过
批林批孔浩荡东风
没读过
两报一刊战斗哲学
公家的报纸
城市户口才看的玩意

只想知道
今天
谁 最美
雪令
风梅说
还咬了一口大黑馍
我看看那粗糙的脸蛋 粗壮的脖颈
黑里透红
摸不着标准
她们教育我的课
很难懂

2023.9-11

不画你，我画什么？

稻声依旧

我不是一个画家，
却喜欢涂涂抹抹。
总是拾起你生活的点滴，
歪歪扭扭地在画布上乱描。
有时是你穿着拖鞋踢球的顽皮，
有时是你衣服穿反了上街的傻样。

我知道我画得不好，
故此总是羞羞涩涩地把它躲藏。
但是完成后的那种喜悦，
总是希望最亲的你能一起分享。
拙劣中的涂鸦，
以为只有你能够容忍和原谅。

你把我的画册翻了翻，
没有我期待的那种批评和鉴赏，
只是很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画的样子。
我懊恼地把画册踩在地上，
把笔扔进池塘。

不再画画的日子让人发慌。
我在街上兜兜转转，
试图另辟蹊径，
可来来往往的，只有男人和女人，
平平常常的两种。
而心中挥之不去的，
还是你那与众不同的模样。

笔下走来走去、隐隐约约的，
仍然闪着你的顽皮，
和窘窘迫迫的不畅。
最终，还是没能给你点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标准像。
你大喝一声：
够了，别再画我！

我愕然：
你是我生活的乐趣和色彩，
你是我涂抹的诱因和激情，
不画你，我画什么？

吴伯诚现代诗八首

吴伯诚

第一首：相信

我知道
骆驼最终会倒下
更知道
它需要最后一棵稻草
于是我就把自己
变作一颗稻草

我要赶路
披星戴月 风雨无阻
以光的速度还不够
还要以量子超光速
日夜兼程

我坚信
在东方黎明的地平线上
那一丝鱼肚白的曙光
我会到达
在骆驼的背上
释放我沉重的使命

2023. 11.17

第二首：听雨

听雨是一种幸福的回忆
小小的脚丫在雨洼里噼啪噼啪
听雨滴敲在脑壳上像珠珠糖从天而降
听雨滴在童心的脸上绽开欢乐的笑窝
听雨声中童年的勾勾指誓约的懵懂
听雨在小巷的石板上溅开的朦胧花瓣

听雨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雨声穿越长城来到窗前
听雨中一页一页翻着史书
欣赏着一幅幅窗外淅沥雨中的油画
舒伯特的《鳟鱼》在雨声中欢快跳跃
荷塘里一朵朵莲花在听雨声中吟唱

听雨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听雨声中轻轻地撩拨人性善的心弦
雨声滴答竹叶莎莎回荡虚空的跫音
雨声和着《英雄交响乐》荡涤心灵
雨声和着《黄河交响乐》升华了生命
心在听雨中感受到雨的轻抚和呼唤

听雨是一种未来的向往
听雨声中遥想苍茫宇宙中的星海
那星座里的你此刻是否也在听雨
不论是细雨濛濛还是大雨滂沱
我永远孤独痴情地倚在那扇雨窗前
听雨声中一直等你回到我身旁

第三首：思念

思念是一串悠悠的驼铃
在旷古风沙迷茫的羁旅中
烈日在天边挂起一片绿洲
脚印是一串串不息的绵延

思念是一弯无边的鹊桥
两座遥远望穿双眼的小岛
矗立千年忍受风浪的侵袭
幸福凝望长久痛苦的怅然

思念是一列长长的列车
流浪人的心总是无家可归
东西南北八方没有停靠站
窗外一棵白桦生长在心间

思念是小孩手中一块画板
凭着任性随意地想像涂抹
最美的图案在偶然间形成
他错过了机会又等待再现

第四首：茶

带着天地雨露霜雪的故事
藏着命运宿命的辉煌结局
等待着时间之神的金钥匙
想像着如昙花之神秘的美

你在等待
不管多少年

等待未来的那一刻
如核爆炸释放能量
如久别恋人倾诉芬芳
如孝子扑进母亲怀抱

啊
你痴情地等待
只有一样东西
让你动情让你倾心
只有一样高贵的神圣
让你崇拜的五体投地
只有一样灵魂的相通
才能让你敞开心胸

啊
我来啦
我是天山圣洁沸腾的水
我和你有相同的命运
宇宙荒洪 人间沧桑
我是宇宙物质的本源
我有物质三态的本能
气态是我最高的境界
今天带来滚烫的激情

请你投进我的怀抱
多少心酸多少泪
你就哭吧你就诉吧
多少思念多少爱
你就敞开心胸吐芳菲吧
多少思念母亲多想家
你就几多兴奋几多翻腾吧

我读懂了你的全部故事
我听到了你的全部倾诉
我理解了你的全部内涵
我的气态是高贵的升华
今天要带你回家
只带去你深沉的故事
只带去你纯洁的情感
只带去你高贵的灵魂

跟我去吧
你的甘甜 你的心酸
你的故事 你的愿望

第五首：小花的倾诉

盛开的小花
是我微笑的脸庞
含苞欲放的花蕾
是我降生前的沉思
温馨吐芳的时刻
是我无声的倾诉
万紫千红的衣裳
是我感恩的季节

我微笑天地万物重新归正新生
我倾诉淅淅沥沥春雨中的故事
我沉思生生世世岁月月往事
我感恩造物主的造化美丽生命

玩耍的小孩啊

请不要折断我的脖子
请不要让忧伤挂在我的脸上
请不要掐断你心中善的萌芽

踏青的人啊
请不要踩碎我对春天的祈求
请不要让恶梦降临唱歌季节
请不要摧毁你心中良心基石

割草的人啊
请不要割断我的理想
请不要撞醒新纪元的梦
请不要撕裂心中博爱信念

开放的小花
是我开怀的笑窝
含苞欲放的花蕾
是我蕴含的悄悄话
温馨吐芳的时刻
是我洒播真理的季节
万紫千红的衣裳
是我点缀新人类的彩画

第六首：棕榈树的影子

为什么呀为什么
秋风和树叶的细语
在林荫小道上呢喃
谁能知道谁能听懂
一个孩童般天真的诗人
破译了它的秘密

为什么呀为什么
小鸟歇息在枯枝上
在空中传递叽喳讯息
谁能感受谁能通灵
一个充满灵性的诗人
听懂了它们的对话

为什么呀为什么
林荫的小路这样长
棕榈树的影子这样忧郁
谁能破译谁能悟解
一个流浪过路的诗人
悟出了小路和树影的宿命

为什么呀为什么
小路的尽头没有主题
掠过树影的秋风没有旋律
谁能告诉谁能透露
一个流浪的诗人
写下一行无题的短诗

第七首：雨巷

幽深的雨巷
一颗湿漉的星
颤栗在绵雨中
一泓透明的雨漥
一片稚嫩的蓝天
一个静谧的小岛
一弯轻轻的托起

星星安详地栖息
辉光悄悄地温柔

幽深的雨巷
一把恍惚的小伞
迷惘又清晰的雾濛
清晰又迷惘的背影
一滴冰凉的泪花
一行无题的诗歌
一个忧郁的灵感
一袭莫名的感伤
星空在雨巷里黯淡
雨巷在诗歌中朦胧

第八首：我的诗歌

我的诗歌啊
是一只精灵的夜莺
她唱着心灵的歌
衔着一颗忧郁的音符
穿过回荡小夜曲的森林
拍着爱情夜露蘸湿的翅膀
轻轻地飞到你紧闭的窗前
歌声穿透你的心扉你的帘

我的诗歌啊
是一把拨动心弦的吉他
她弹着流浪的歌
唱着一首无家可归的曲
飘过满天鹅毛雪的家乡
大雪冻僵了我的手热了心窝

温暖的歌声飞出了心房
点亮了你心中的火花你的暖

我的诗歌啊
是满天飞舞圣洁的雪花
认准了故乡神圣的田野
有一朵心爱的花朵等我抒情
我的六角花瓣是你幸福的花环
我在冬天里酿造春天的泉水
我要钻进含苞的花朵演奏音乐
乐曲中有我的神秘动人的诺言

我的诗歌啊
是黑夜里天上闪烁的星星
你驾着弯月在星海里漫游
有一颗最明亮的恒星
那是一首为你燃烧的诗歌
那是诗歌的金矿为你喷发
宇宙的天河里洒满流星雨
薰衣草的梦在夜空中璀璨

注：作者吴伯诚，笔名忘忧草，桑梓。

【小说】

头发的记忆

何玉琴

梅歆去叫爸爸吃饭时，他正蹲在地上捡头发。他喃喃着：“你妈老掉头发，我给她捡捡”，语调带着些许惯性的埋怨，浑浊的眼睛有些湿润。

一缕凌乱的发丝散落在浴室的一角。捏在爸爸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是根半白半黑的长发，梅歆认出确实是妈妈的。妈妈一辈子都留着长发。

梅歆上中学时，妈妈动过剪短发的念头，是女友们鼓动的，说这个年纪留短发好，干净，利索，显年轻。

爸爸说：“别理她们，她们是妒嫉你。她们的头发掉得比稀粥还薄，不剪短发更显老。”

妈妈的头发又粗又密，她嫌洗头麻烦，两三个小时都干不了。爸爸就说，我帮你吹。

妈妈说头发开始变白，再白下去，就像白毛女了。爸爸就说，我帮你染。

妈妈不理他，还是决定剪了，并且约了时间。爸爸要求开车护送。到了目的地发现不是理发店，而是一个熟人家。爸爸兜了一圈说没有地方停车，又把妈妈带了回来。

妈妈再次宣布要剪短发，是在晚饭喝汤的时候，爸爸一下就给汤呛住了，咳着喘着说：“不能剪，你剪了我们都不喜欢你了。是吧？”然后理所当然地看着梅歆。

梅歆也喜欢妈妈的长头发，但梅歆更愿意妈妈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别人的心意去生活。就说：“不会的。妈妈留什么样的头发我都喜欢。”

爸爸不说话了，他把妈妈最爱吃的青菜端到自己的面前，夹了一些丢到梅歆碗里，就埋头把剩下的吃了个一干二净。妈妈从此就不再提剪短发的事了。爸爸后来并没有帮妈妈吹过或者染过头发，倒是一如既往地，或跪或蹲或弯腰翘臀，在走廊、客厅、卧室、浴室…，把妈妈掉落的长发一根根捡起放到垃圾桶里。

梅歆有些内疚，自己搞卫生马虎了，那么大一缕头发都没有看见。她拿来吸尘器。

爸爸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吃饭。转身就往厨房方向走。感觉到梅歆没有跟过去，他转过身来，一把抓在吸尘器的扶手上，差点失去平衡。梅歆赶紧放弃，跟着爸爸去吃晚饭。爸爸喝着汤，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喝。这汤，跟你妈妈做的一样。”

吃饱饭，梅歆回去清理头发。

爸爸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梅歆的背后：“停了，停了”他催促，梅歆关了吸尘器，转过身，爸爸说：“太吵了”，看到女儿有些不安，他又补充：“你不用吸，就那么几根，我捡捡就好”。“都吸好了。”梅歆说。

爸爸看着光溜溜的瓷砖，怔了怔，突然把吸尘器抢到手上，未等梅歆问，他就说：“你去休息！我把吸尘器放回去。”拿了吸尘器就走。

梅歆看着爸爸依然挺拔、还算稳健的孤单身形，心痛的同时也有些许欣慰。

梅歆再次看到爸爸在浴室里低头弯腰时，问他找什么？他说：“你妈老掉头发，我帮她捡捡”，声音里带着一丝儿埋怨，惯性的。

梅歆低头细看，地上确有几根长发，松松散散地凌乱着，确实是妈妈的头发。梅歆想起爸爸抢吸尘器的事，明白了地上的头发怎么屡吸屡在了。

她心疼地扶起爸爸，想抱抱他，爸爸突然说：“我最后一次吵她，就是在这里，说她头发掉得到处都是”，说完他竟哭了起来，像个孩子。

自记事以来，这是梅歆第一次看到爸爸哭。

2023年7月7日星期五于堪培拉

青椒炒牛肉

李双

王青椒，农民身份，注定了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他不服，要奋进。进城打工，在建筑工地做饭。很快民工们都吃胖了。一打听，这伙夫原来是养猪的。

隔半年，王青椒遭遇“善意欠薪”。去“恶意讨薪”，“脚跑大了，腿跑瘦了，脸跑黑了，路跑熟了”，没用。最后一次去，钱依旧没拿到，还挨了六耳光，大眼睛都打眯了，一边脸也打肿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不准反抗。压迫越深重，不准反抗的手段就越残酷。打是打不过的，包工头喽啰多。去劳动局找人撑腰，按程序填了表格，让回去等通知。

工地是干不下去了，王青椒奔赴大街碰机遇。拐过街口，捡到一袋青椒。王青椒很高兴。他在村里时，最喜欢种青椒，吃青椒。心想，只有青椒不行，该配上牛肉。现在自己开伙，厨房里差个媳妇。由媳妇想到丈母娘，你要娶她姑娘，她会开出条件，要房，要车，要彩礼。娶了媳妇还得养孩子。越想越惊恐，祸根就是青椒，赶紧扔掉。

走到半道，王青椒琢磨青椒，不配牛肉，不娶媳妇也行，素炒，自己炒。回头去找，青椒已经失踪。只好去街边农贸市场。时近中午，遇到卖盒饭的。他捧着肿脸眨着眼睛观摩半天，青椒都忘了买。

第二天，王青椒一早起来，缩在租住屋里，就着小火炉，既要降低成本，又要展示厨艺，做盒饭。韭菜有点虚胖的那几根，总觉得自己是韭菜中的贵族，与葱同宗，不肯就砧板，结果先问斩。萝卜性格绵软忠厚，老老实实躺着，多活了几分钟。地上脏兮兮的。青天白日里，一只瘦老鼠沦陷于铁夹，血迹斑斑，身边红苕缺了一大块。看来，这小东西格局不小，含泪都能吃下一顿饱饭。连夹子一同扔进垃圾桶。蟑螂们居然冲到室内来了，统统滑了一跤，肚子朝天，妄图翻身求解放，徒劳。王青椒备好鞋底，开始拍拍，蟑螂一家子死得齐齐整整。惊回首，黑锅已经烧红，韭菜还没有下去，肉丝几乎炼成仙丹了。只好另做。

中午，王青椒第一次去街边市场出摊。一路上看见，好端端的街道，又拆又挖，重修。顿悟，钱多了要糟踏，拆拆修修，修修拆拆，表明形势一片大好。

好不容易卖了一盒饭，10元。是个笑眯眯的中年妇女，先热情地给自己投喂了一片肉，接着三五下把规规矩矩的饭菜吃得破烂不堪。突然高喊：“这种饭是不能吃的，影响智力！”要求退款，被拒。瞬间变成泼妇，咆哮着把摊子砸了。市场管理员主持正

义，积极灭火。泼妇骂骂咧咧，挺不情愿地扔下 100 元。王青椒不服，理论了两句，又挨了六耳光，六六大不顺，眼睛更眯，另一边脸也肿了，倒还协调。看手法和伤痕，不像一个人干的，但就是一个人干的。

一个花枝招展的广场舞宽脸胖婆婆，打疫苗送金龙鱼期间，勇敢地打了 8 针。这时路见不平，当即以见义勇为的姿态和气势，助纣为虐，明晃晃地吐了王青椒一脸唾沫，那气味一点不比肛门差。

王青椒被彻底惹火了，决心一拳打她个医保卡欠费。

突然想起了邻居兼社区瑜伽领导人高参大妈的经验之谈：“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好死不如赖活。”立刻习惯性秒屣，选择抽根烟让满腔热血快速冷却。

110 赶来处理，表扬了王青椒，还谆谆教导：“被人搧耳光捶胸口踢脚头千万别还手。如果对方打你，轻，罚款，赔款；重，还要拘留。只要你还手，无论是否正当防卫，都可能定为‘互殴’，一起受罚。最好是，挨打马上报警，保留证据，录像、录音或者找证人都行。别忘了去做伤情鉴定——先拿着伤情鉴定委托书自己去医院，然后向法医提供诊断证明。随时拨打 12345，或 2389，督查案件处理进展。最后你会得到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生活费、医药费，还有人身损害赔偿和谅解金。告诉你，挨打最划算！我都想挨打，只是没有人敢打！”

胖婆婆早已开拔。不知道是去药店、超市门口排队领鸡蛋了，还是去围绕震天响的音箱跳广场舞了；说不定是登上公交车，逼迫年轻人让座呢。

王青椒没搞伤情鉴定。经警察调解，泼妇身不由己，言不由衷，道了歉，磨磨蹭蹭扫码赔了 400 元，还收到罚款 500 元通知。警察说：“财政没钱了，执法必须到位！”

警察刚离开，泼妇豪情满怀，又蹦又跳，大嘴张得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宣布要喊老公来现场展示武功。这话王青椒相信。但也认为，泼妇冷静下来，自己都会不以为意的。

王青椒收拾完烂摊子，迫不及待，忙着算账。营业额 510 元，除去成本，尽利润 460 元。立刻做好了进一步调低烹调技术，依靠挨骂挨打赚钱的经济政策。

归家向高参大妈讨教，虚心接受一小时培训，提高了吵架本领，掌握了戴双层口罩，还击时主攻腹部，情况紧急时立刻倒地昏迷等战斗技巧。当晚睡得香，忘了照例自摸胯下军火；呼噜打得响，像是养了一屋牛蛙。

过一日，王青椒又去卖盒饭。不幸无人光顾。泼妇逛街，心痛赔款和罚款，只对着王青椒脚下呸了一大口唾沫，没敢再来砸摊子，打耳光。导致他白白戴了双层口罩，攻击腹部、倒地昏迷等技巧也没机会施展。瞎忙半天，没赚到一分钱。

随薪锁欲，温饱将不可持续。接下来天气坏极了，只要你敢开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王青椒明白，祖坟也要休息，不能一直冒青烟。苦熬了几天，顿顿吃面条，喝汤。猪油面汤是穷人家的人参汤。总结出一条宝贵经验：面条熟没熟？甩墙上不掉下来就熟了。又两袖清风去拜访高参大妈。大妈说：“哎呀，你好久不上门。本想请你吃水果，别提了，刚刚买了个榴莲，是臭的。扔大街上去，流浪狗都不吃！”话题一转，“上次免收咨询费，今天要收 20 元！唉，看你可怜，去买一盒盒饭顶替吧！”如愿后，果真从老瘪嘴里播出一条致富秘诀。然后拿起盒饭。迟疑片刻，让胆固醇和猪头肉在内心激烈交战。终于后者战胜前者，旋风筷子铲车嘴，痛吃开来。饭毕抽了两张纸，叠在一起，擦一下嘴，对折，又擦一下嘴，又对折，再擦一下嘴，再对折，最后折成一个小团，在中心稳稳揉一下，结束。这手法越看越不对劲，尾声是精髓。

午后，王青椒端出自己做的古老盒饭，嗅嗅，没什么怪味，吃了。依照高参大妈的秘诀，去宠物店买回一条小狗。那狗长相奇特，像山海经里的动物。王青椒拍照，写字，外出打印复印。随机来到一个居民小区，看看四下无人，贴了多张告示：“我家麒麟被骂，徒步离家出走，不幸迷路。拾到归还者，送酬金一万元！”然后回家牵出小狗，上街出售。

中年泼妇和宽脸胖婆婆走来，边走边聊天，主旨是痛骂美国怒骂英国，兼炫耀自己儿子孙子在美英定居。胖婆婆还表态：“以后我死了，请昭觉寺的老和尚超度时，多给他 500 块钱，他可以帮忙让我投胎美国！”突然都看见了麒麟。泼妇笑脸相迎，像个钱色交易惯犯，一心“要买这条乖得不能再乖的狗狗回去宠！”胖婆婆帮着讨价还价。最后以 3000 元成交。

泼妇抱着麒麟，胖婆婆指着街边健身器材警示：“这些项目一般人可玩不起。去年我上去悠了几下，光门牙就花了上万元！”

一个“低端人口”中的卖菜小贩，可能穿的是后辈的淘汰货，看鞋子裤子衣服是女士，抬头看是老头。好好一个姑娘竟然是大爷。大爷正在向现成的大妈团队发表演讲：“我每天都看张维为、金灿荣、司马南、孔庆东的视频，学到了不少真理。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不重要，慢慢来！两岸统一，卫星上天，大阅兵，奥运会最重要！个人的人权不重要，国家的主权最重要！华为是中国的，反华为就是反中国，美帝卡华为脖子就是阻碍中国发展。我们要支持华为，全家老小都用华为，子子孙孙都用华为，卖国

贼才用苹果！现在祖国强大了，有航母了，世界无敌，人民的腰杆硬了，再也不怕谁欺负了！”远处突然飞来一嗓子大吼：“城管来了！”大爷和几个同行哗啦一下，统统蒸发，地上空留一把行动迟缓的小白菜，在风中扇动绿叶。

王青椒看罢热闹，欢天喜地地跑到高参大妈家里报喜。可惜利润被对方死缠烂打分走一半。不过也不算白拿，大妈扯根汗毛表寸心，点了一大碗外卖，自己煮了点米饭，就宣称“都是我的手艺，按照祖传秘制配方做的”，“快动筷子，刚出锅，鲫鱼一生中最鲜的时刻，一咬就难忘”，请王青椒吃了一顿便餐。情深碗浅，还热情添饭夹菜，企图强幸乡土纯情帅哥似的。

第二天清早，笑脸泼妇和宽脸胖婆婆牵着麒麟四处流窜，缉拿诈骗犯，满脸便秘的表情，跳脚骂街。男人生气如放炮，嘭一下就没事了；女人生气如蚊香，持续高温，圈圈套圈圈，环环相扣。加之泼妇及婆婆，各有一张长了痔疮的嘴，最擅长吵骂，下流而且毒辣，没有底线，更是惹不起。

接连一周，王青椒没敢出门，夜以继日睡大觉。浑身酸痛后起床，身上布满了凉席的花纹。很快，那些花纹又自觉回到了凉席上。有一次，街上的叫骂声逼近，直接把窗玻璃吓碎一块，王青椒也差点被吓出糖尿病。赶紧转移进床下隐身，不巧遇到一组半辈子没吃过饱饭的蚊子。昏暗里，他寻蚊子千百度，抓不住。爬出来时，已有一张泡酥酥的面包脸。

过两月，疫情爆发，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夹着尾巴撤资了，以后没人剥削大家了，偷着乐去吧！大学生可以送外卖，老板可以开网约车，个体户可以摆地摊，农民工可以返乡创业，形势一片大好。年底，即2020年11月23日，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都摘下了帽子。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面脱贫了，从此华夏无穷人。只是不少人没有收到通知。

王青椒去买面条。一路走来，各街一样，被封哀嚎，解封感恩；美帝阴谋破产，大家一起自豪。但麻烦不断。你说城市封了吧，但是官方坚决否认；你说城市没封吧，但是这也不能走，那也不能去。好好一座城，没封，又好像封了；封了，又好像没封。英明决策是不能一刀切，执行时却是几刀十几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分成静默区、管控区、封控区、防控区；还必须出示健康码、核酸码、行程码、防疫码。线路发生变化，总绕不过去。行人稀稀拉拉，一律东张西望面无表情。几位老男士戴着假发，没有一个顺眼的，王青椒好想把假发给他们薅下来啊。问红袖箍：“怎么才能去超市？”答：“到前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坐4路车，看见右边‘不忘初心’下车，步行到‘牢记使命’，往下穿过去，直奔‘中国梦’，拐个大弯，就到了。”

余下的路倒还顺利。可惜超市货架上空空如也，只剩蜡烛。大门外还贴了张价格调整通知：

伟大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们：

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黑恶势力，亡我中华之心不死，通过超发美元稀释我来之不易的合法财产，妄图打击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阻碍我共产主义前进步伐。为了与美帝决一死战，为了让人民群众继续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已坚持低价售卖一月半。怎奈库存即将弹尽粮绝，只好万分沉痛地通知大家，为保全革命火种，从明日起，所有货物价格上调 50%，先来先买，售完为止。

同胞们，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绝世良机，全球沉默，高层揭秘，国人哽咽，北京发飙，西方崩溃，噩梦来临，国人不忍了！我们有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特区精神，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抗洪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以人为本精神，改革创新精神，新时代精神……西方只有自由精神，契约精神，法治精神，三样，少得可怜。西方必然完败！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调价，还应当拉升出口价格，让万恶的资本主义自食恶果吧！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本市板男根两黄连荷花清瘟食品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26 日

日子越来越艰涩。王青椒不甘心，东一棒子西一榔头，赚零钱，吃杂食。天天看手机，感觉摸不清上面的政策。例如，既要动态清零，也要全面放开；既要保护绿水青山，也要退林还耕，退塘还田；既要打击平台商家，也要提升平台经济；既要整顿房地产业，也要挽救房地产经济；既要减缩教培系统，也要逐步恢复教培系统；既要给外企立规矩，也要欢迎外资投资；既要限制民营企业，也要扶持民营企业。条条道路不通罗马。医学砖家也不甘寂寞，经常胡编。例如，最初宣称，1 针接种，接种率 68% 以上可形成群体免疫；不久，1 针改为 2 针，68% 改为 80%；又升级为 3 针，80% 改为 95%；最后把吐出来的唾沫全部舔了回去——群体免疫不科学，每半年必须补一针。接种疫苗 100% 防感染，改为防发病，再改为防重症，最后宣布为防死亡。如果没有被感染，那是疫苗起了作用；如果被感染了，那是疫苗防了重症；如果重症了，那是疫苗防了死亡；如果死亡了，那是有基础疾病。好不容易熬到 2022 年 12 月，王青椒花 2000 元考了个核酸采样员证书，还没上岗，砖家却编不下去了。上级明察秋毫之末，明白核酸不停，永无宁日，赶紧宣布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人民群众跟不上形势，

议论纷纷：“哎呀妈呀，莫非真的不再做核酸，和美国一样，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不管了？”王青椒感叹：“唉，世事多变！我真像最后报考太监的那个倒霉蛋，刚割完，岗位就撤销了！”想起多年的自我流放，想起内心的疤痕，脸上连夜长了成片的骚疙瘩。

又一个夏天打马而来，王青椒却依旧两手空空。去购彩票，获得一等奖，500万！他高高兴兴去领奖，领到了，总额2元，马上气得半死，晕倒在一摊污水里。因为有二百余万人都中了同样的奖。不少勇士有志气，与贫困山区心连心，作贡献，拒绝领奖。

城里没法混了。穷！天还热。每一片叶子后面都藏着风，就是不出来。天降大雨点，窗外，第一批水迹瞬间蒸发，新的覆盖上去，快速铺满地面。王青椒的思绪被拉回童年的老家。暗忖还是中国好，压根就没听说过失业。就连大批农民工回原籍种地都叫返乡创业。可惜能创什么业，就不给你说。那我也回乡创业吧！

王青椒向高参大妈告别。大妈正躺在床上，动弹困难。原来是，前些天，她穿上蛇形袜，藏进被子，只露出一只脚，吓老公。结果，开长途车的老公半夜回家，吓得眼珠都差点瞪掉，打伤了蛇——老婆那只脚。

“哈哈！”王青椒忍不住笑了笑。闲聊中，说明了来意。大妈回应：“这世上的事，凡是提倡的，大概率是有坑需要你去填；凡是禁止的，往往是有好处但不想分给你。网上说得好，‘财富是对认知的补偿，不是对勤奋的补偿。’我还有一条致富秘诀，你要不要？不过这次咨询费高哦！”“多少？”“你猜，黑着心猜！”王青椒啜嚅半天，怕猜对了，没敢猜。对方憋不住，道：“我吃点亏，收400元！昨晚，我给对门小区里的年轻夫妇，宣讲制裁广场舞大妈的扰民绝招，也收这个价！”答：“只要真能赚钱，400元就400元！”

高参大妈和王青椒，头挨头传授接受了好一阵，前者哑着嗓子教啊教，不愿浪费自己的热情，后者洗耳恭听记呀记，不愿荒废自己的学业。突然大妈正色道：“平时喊你洗脸时，顺便把耳朵背面擦一下，你根本没有听！嗯？”

告别高参大妈，王青椒去了火车站。不料带的辣椒酱在车厢里爆炸了，被乘警及广大人民群众推搡、批斗到目的站。

折腾一番，终于抵达老家。这里从来没有封控，只是曾多次实施过“全村静态管理”。

前民办小学教师，高龄单身青年韩国败约王青椒合伙养猪，动员道：“养猪千日用猪一时，过年就能赚大钱，自己花！总比种地、摆摊支持世界革命强！”遭到婉拒。韩国败痛失大钱，只能拍着大腿离开。

这韩国败，脸上包包拱拱的，长得像歌手屠洪刚的儿子，屠洪刚的亲生儿子不一定有他像，威武阳刚。他原名韩国胜。多年来，不少村民早上恨美国，中午恨韩国，晚上恨日本，抽空还得恨下新加坡或台湾省。前段时间，有人喊恨菲律宾，正要恨，上级就引导可以不恨了，等下次。总之，谁谁喊恨谁，就恨谁。心中充满了无数的恨，但是一点都不累。前些年闹“萨德系统”，大伙更加恨韩国，可翻遍家里各个旮旯，也没找到韩货可砸。村长提起韩国胜，村民们一想，对呀，就选他！于是，每天，二三十人对一人，给他安排一次全套服务，保质保量，收拾得他，皮奁嘴歪屁股痛，不但阳刚不起来，还几乎当场圆寂；教师职位也弄丢了。韩国胜走投无路，赶紧去派出所改了名。没法，爱我中华，人人有责！群众觉悟高，既不仇官，也不恨富，只仇恨美帝及其一切走狗就行了。唉，知识是一种力量，无知是一种更大的力量。

当晚，本村绿水青山群里正在热播拜登和川普吵架的短剧：“我叫拜登，今年七十七，属鸡。我打瞌睡。别选共和。我大选领先，你背地通俄。你是傻逼！”“我叫川普，今年七十五，属虎。我会跳舞。别选民主。我绝不落伍，你儿子贪腐。你他妈二百五！”笑浪几乎冲破手机。村长兼群主表态：“应该让川普当选！他每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美帝搞乱了才好！”大伙研讨完世界局势，又兴致勃勃地回忆往昔：“上次‘静态’14天，韩国败悄悄下地，被活捉，去体检，不捅喉咙，改捅屁眼，叫作‘肛测’，吓得大家都捂紧裤裆不敢出门。”“后来又改回去，不捅屁眼捅喉咙了，这让被捅屁眼的怎么想？”“怎么想？喊韩国败说说！”

韩国败又恢复了部分阳刚，马上骂起了朝天娘。不是骂群员，而是骂那些，为了人民利益，坚决执行医学任务的护士。村长说：“多难兴邦，也兴村。经此一疫，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将更加势不可挡，我村必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多经几疫，我国将天下无敌，我村将跻身全县10强！韩国败，看看新闻联播，再看看叙利亚、巴勒斯坦，你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幸福了！”韩国败撇嘴：“手机里又不是只能看两个国家，我也看了日本、丹麦、瑞典、美国、澳大利亚，还看了港澳台地区。我觉得人家更幸福！”村长急忙制止：“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封群的！说话也得政治正确。不听打招呼，一脚踢你出去！”

王青椒不感兴趣，发了一条信息转移大方向：“停电了，手机快死机了。怎么回事，是不是都停了？”村长马上警惕道：“嗯？是美帝间谍的外围在造谣吧？有一次我去县城宾馆开会，上完厕所，发现卷筒纸金佰利是美国品牌，顿时满腔怒火，擦都没擦，提上裤子就走了。爱国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如果我们总是待在村里不出门，那就要爱村。爱村等于爱国！”隔壁老王补一句：“一年365天，人家没日没夜

给你供电，你不感恩就算了，偶尔停一下电你就在微信里哇哇哇，你这是给邻村笑话递刀子，递枪炮，递核武，是吃里扒外！村子建设你不在，造谣抹黑你最快！”一位尖嗓子年轻女人留语音补充：“有一年春节停电，就你一个人闹，这次又是你！每次都传播负能量！你家停电不代表所有家都停电，不要以偏概全！”一位寡妇直接驱赶道：“你觉得停电不好你可以不用电！你觉得我们村不好你可以再去城里，别回来！”韩国败说：“有时候是会停电的。”村长不打字了，呵斥道：“大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叛变了！世界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苏联叛变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林彪叛变了！指导世界革命的紧要关头，谭德塞叛变了！韩国败，你给大伙说清楚，为什么总是有人叛变？”韩国败没敢吱声。最后村长给定了调：“停电没停电，一切以乡政府网站新闻为准。无论上级干什么，都有九成群众欢迎，这叫牛逼！人人都该不信谣不传谣，亡美之心不能死，严防美帝阴谋颠覆 14 亿中国人民！他们要敢来，我们就敢打！要钱没有，要命数都数不完。以前勒紧裤腰带都敢跟纸老虎干，现在松开裤腰带更要跟他干了。我们有雄兵几百万，青纱帐里，华夏儿女逞英豪，扛起原子弹，挥动大刀长矛，紧握锄头扁担，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长江，保卫华北，保卫华南，保卫西南，保卫华东，保卫全中国！尤其要警惕从城里返乡的叛村贼造谣，扰乱我强村方略，以确保我村宋绿码、张解封、陈清零、戴隔离、朱方舱、李封控、艾抗疫、崔大白、周核酸等新生代幸福生活万万年！我村人民万万岁！”

王青椒想，爱国还是司马南最专业！话到嘴边，还是选择沉默是金。就着手机亮光就餐，想起了城里货架上的蜡烛。所幸泡面都准确地喂进了嘴里。边吃边暗骂村长：“别看现在闹得欢，以后下台狗不理！”又想，怎么尽给新生代取些新冠腾腾的名字呢，太搞笑了！

刚安顿下来，王青椒牢记高参大妈的谆谆教导和嘱托，网贷了 10000 元，到手 8000 元，可到期要归还 12000 元。其红脸已消肿，眯眯眼已变大，像个干大事的好汉。接着又贷 20 万元，要买村长的二手房、二手车。

村长满脸横肉，横肉上方有两条细缝，像是皱纹，其实是眼睛。里面伸出两道强光，表明他已经忘了对方是“叛村贼”。买卖成交。

如今，无论城乡，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想要的人多过牛毛；不恋爱，不结婚，不建房不买房，不要孩子的“四不青年”也不少。物以类聚，人以穷分。民不聊生，只聊八卦。个个拜领袖，拜关公，拜如来佛，拜太上老君，拜玉皇大帝，拜文殊菩萨，拜观音菩萨，拜××歌星，逮住谁拜谁，求发财，几块钱的香或者几句好话也敢许几千

万的愿。倒不供神。仿佛明白，自古以来，供品猪头都被人吃了。所以不供神，而直接供人——自己供自己。就凭这些，村长的强村嘴脸实在难看。

不是金子也不会老生锈。果然，“四不青年”以及老王、尖嗓子年轻女人、寡妇等素来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新生贫农，见王青椒叱咤风云致富迅猛居然晋升为当代财主，感受到痛彻心扉的吃亏，想起连续“上半年抗疫，下半年抗洪，全年抗穷”的怪味日子，心有不甘，价值观难以稳定，纷纷和村长保持一致，抛弃“叛村贼”前嫌，都来打探消息。王青椒也不保密，积极宣传致富经，熏陶各位，统战各位，还推出了祖师奶高参大妈。村民们举起拳头扛在右肩上，决心“除了财神爷，我们什么也不信”，立刻把他当成赵公明，种在心田里，开始狂拜。不到半年，全村一百多户，全部靠狂撸网贷，盖了房，买了车，摘掉了贫农帽子，彻底改变了有电话没人打，有微信没人聊，有银行卡没余额，有信息全发自 10086 的后进丢脸局面，每天高兴得东倒西歪，乱七八糟。连韩国败都不养猪了，也当上了贷款大户。

那位寡妇钱多就变坏，突然明白，一个人寂寞不如两个人狂欢的硬道理，下定决心，金屋藏大汉。不消麻烦月老柴通煌，自己上场，战斗在第一线。据说，寡妇常念叨：“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喜欢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其实他可以试一试，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两情相悦！……他不试，我可以试！”又据说，隔壁老王曾提示寡妇：“美女请自重，不要勾引我，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最终，诸多因素混合发酵，后者还是意识到，这是双赢的事，应该勇于入坑，参与阴阳兼容全过程。很快两人密接成功，互通有无，一个内存巨大，一个硬件壮硕，没有公摊面积，全是使用面积，棋逢对手，吼声叫声哇啦啦咿咿呀，不消耗一整瓶伟哥，激发超人的过硬的性能力，吼叫不了这么狂放激越。乡亲们关灯入眠，忽闻狂呼救命。急忙起床细听，原来娘子叫床。黑夜被活活撕碎。于是喜事大白于天下。先沦为笑柄，差点被扭送到医院，打一管退骚针。很快又成了榜样，人人暗中模仿。有一家的婆婆，人虽老，身心皆不老，放弃享东海福，得南山寿的长线规划，动作迅捷做短线，抢先生了第 3 胎，由儿媳妇伺候坐月子。儿媳妇服务不到位，婆婆气得差点原地爆炸，宣布以后有报不完的“月子仇”。另几位婆婆一池秋水起波澜，变成老孔雀，动辄就开屏。另一位单身“四不青年”，十里八乡有几个寡妇，他都了如指掌。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啊！唉，人就是不能吃得太饱！不少人家的狗，也非常不争气，从恶如崩，向主人学习，搞了七八个对象呢。连老王家的狗，丑得不得了，居然也不注意影响，好意思公开更换母朋友。乡卫生院还在群里发动广告轰炸：我院高价购回著名爱国大嫖哥赖小民补肾秘方，现低价私让，非诚勿扰！

只有韩国败，出染缸而不黑，拒绝女色。理论是：“男人一生按 80 岁算，前 20 年能搞，但不让搞，后 20 年让搞，但搞不了，中间只有 40 年。按每周 3 次算，每次高潮 5 秒，每周 15 秒，每月 60 秒，每年 12 分钟，5 年才 1 小时，40 年刚好 8 小时。所以男人一辈子累计快活的时间只有 8 小时。为了 8 小时，娶个母老虎回家伺候一辈子，劳累几十年，吃大亏！还不如养我爹妈！情愿单身，活得开心，笑得放肆，最划算！那 8 小时，我忍了！我认了！”也是，平常日子且不说，遇到天气恶劣，梧桐更兼细雨，到半夜，点点滴滴，这次第，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但为什么脸上的屠洪刚疙瘩越来越红，越来越多呢！

县民政局跟不上形势，走老路提着一桶桶油来村里慰问贫困户，全部被拒之门外。前贫困户觉得太伤脸了，纷纷怒骂：“你才是贫困户！你全家都是贫困户！”干部反应迟钝，仍然在吹母牛生殖器：“干部不会忘记你们的！上级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有两碗饭，也会给你们一碗；我吃一碗，大伙分一碗，有总比没有强！”

网贷平台电话催收欠款，都不接听。发来一条条短信：

××先生您好！××信贷金融公司清欠办主任×××将于本月 15 日 10 点左右到达你村，处理欠款事宜。请准备好所有欠款，一次性结清。如继续拖欠，我公司会采取不必要的措施，增加欠款催收到访费用。谢谢合作！祝你生活愉快！

届时，清欠办主任的反侦察能力不强，一进村口，就被全村男女老少，围攻殴打驱赶。一根根木棒扁担，精神抖擞，立下头功，表面上看还是原样，什么事没有，其实已经受了内伤。那位单身“四不青年”，原先穷得不得了，天天睡大觉，还不会上网。一个懒汉三个帮，同样发财了。他蠢，坏，勇敢，打人打得熟练，不讲武德。此时，只见他，猛地飞过去，720 度前空翻，一把捞住主任腰部，抛高，缠在自己脖子上，转圈，转不停，难舍难分，又猛地甩了出去。集体作恶，难有负罪感；都作恶你不作恶，才有负罪感。接着，不少动物组团穷追不舍。那是马户还是又鸟？当然都不是，而是狗。众狗边撒欢边撒谎：“别慌着走，等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主任一向拒绝动物表演，但拒绝不了动物硬要表演；不看表演，只能狂奔。

就团队精神而言，人不如狗。时速 80 码的一堆狗嘴，定点清除，谁能扛得住！主任年龄不大，个子不大，眼睛不大，肚子不大，胆子不大，但膀胱大，裤子袜子鞋子全吓湿了。慌忙跳上停在路边的汽车，快速启动，期待渡劫结束，越线急投胎，差点迎头撞上大货车，心想事成。才明白老天并不保佑任何人。一只身材健美的大公鸡，

素质高，只吃草不吃地里的蔬菜。吃饱了，顾盼自雄，公路信步，突然主动去撞滚滚车轮，大动脉破裂，血流漂草屑，染红了中国土地。估计它昨晚偷看电视，听了什么励志演讲。一位大妈把鸡捡走了。可怜它，一身傲骨将熬汤。这么自律且英勇的土鸡，肯定很好吃。

新晋清欠大员换成了公司副总。副总踏着先驱者的足迹继续前进。到了村口，立刻蛋痛菊紧，急停步，陷入沉思：逃得快虽然会挨打，但还能回家吃饭；逃得慢全公司的人都会来家里吃席。磨磨蹭蹭移动了五步半，不敢继续露脸，回去又没法交差，只好对着树林田野指手划脚半天。仔细看，竟然是跟一只麻雀吵架，好像还没有吵赢，就主动撤退了。边撤边抱怨：“上周，下雨没拿伞，拿伞没下雨；前天早到，会议取消，昨天迟到，会议准时开始；今天等车，才点上烟，车来了；一把护身匕首，久久派不上用场，刚刚扔掉，就必须用它；现在越不想让人看见，越会遇见人，坐上挨揍头一把交椅，必须骄傲退步！千万不要向着失败勇敢前进前进，快跑！”脚下呼呼生风，逃跑逃出了大侠风范。下坎时一只亮皮鞋留在原地，高喊：“带上我！”未获理睬。半道上，副总突然想起，自己是跟喜剧大师马保国学过武功的，还是关门弟子呢。于是安慰自己：“别和对手真打，只要一出手，他就牺牲了。实在躲不过，要以师父为榜样，对着拳头，咣咣咣就是三脸。以脸击拳，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此后，村民在村长的英明统治下，在王青椒的英勇带领下，在“四不青年”、老王、尖嗓子年轻女人、寡妇、韩国败等人的积极带动下，只要发现新的网贷平台，无不一拥而上，能贷多少贷多少。还熬夜，对每一天的结束心有不甘。大伙整天笑嘻嘻的，唯有村长常常哭，因为他晋升为土豪后，就给智障长孙请了一位哈佛家教，幸福的泪水不时流进耳朵里。

本地动物界最大的黑恶势力村狗也有戏！原本，它们认定，吃屎就是正能量。有一天，领头狗对小三狗说：“现在有肉吃有骨头啃，没必要乱吃别的东西了。”众狗一听，有道理，就集体抛弃了厉行节约的传统吃屎美德。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天能随地睡48小时的觉，舌头从齿缝间流到了地上，也不知道收回去。一条肥狗心脾虚，肝血虚，胃火旺，口苦口臭，多梦少睡，惊醒后腿进臀退，伸个懒腰。见路边有半截电线，好奇心重，低头咬了一下，被电击倒惨叫哀嚎。狗们次第苏醒，凝神围观，推推搡搡，众说纷纭：“怎么了？”“让开，我看看！”“母朋友太多，身体虚弱了？”

另一天，网上冒出一家新平台——阎王贷。只要有钱，谁怕阎王，贷！

王青椒把阎王贷的回复当笑话展示给大家看：“您好！感谢您对阎王蒋子文借贷的信任！您的借款已放贷，一共 10000 元，扣除平台服务费 3000 元，客服费 1000 元，手续费 500 元，个人介绍费 500 元，实际到账 5000 元，请查收！请您务必在 10 日内一次性还清，否则将上报个人征信系统，后果自负！”

上报个人征信系统？后果自负？菩萨畏因，常人畏果。村民们已经不算常人了，什么都不畏，只畏没钱。一律哈哈大笑，“他以为我们不知道换个身份证轮流操作！”渴望决一雌雄，“试试是平台先倒闭还是我们先负后果！”又抱怨：“鳏寡孤独之类的低保户，身份证已经涨价了，1000 元用一次，真不是东西！”继续贷。王青椒认为，祖坟又冒青烟了，冒得纯正，冒得浓郁！胆子更大，申请贷一亿，以支撑自己的豪华命，被拒。

广大村民露出门牙嚷叫：“凭本事没收坏人的钱，用之于民，政治上是正确的。《新闻联播》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养老金分它却不管。不管就不管，我们自己管！只要战斗不息，幸福生活万年长！”

村长睁大眼睛感慨：“以前村民长期恶意不消费，恶意不生娃，恶意不建房，恶意躺平不干活。现在一律痛改前非，经常加班，既惩治了害人的网贷平台，又彻底解决了自身的贫困问题。我村那些通过自身不懈努力，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家，都销卡了。致富无罪，应该支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有政策法规的出台，总是由胆大心细的老百姓在前面开路，砥砺奋进的！高手在民间！这些人在乡下当农民，太屈才了。应该统统招进公安局，专职治理网贷乱象，短期内就能让信贷金融公司全部倒闭！”

尖嗓子女人建议：“平地一声冬雷，高中三年级辍学坏学生王青椒，逆袭成了我村人民的大救星，贡献巨大，应该选他当村长，当群主，永远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韩国败立刻跟进：“赞赞赞！”

村长立刻开始演讲：“西方民选制度面临难以为继的历史性危机，我国政治制度的开创性实践证明，不必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取消所谓任期限制，就是对过时的，刻板的西方民选制度的最大纠偏，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新成果，对世界各国都有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村委会订了《人民日报》，我每天都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谁也麻不了我！”接着大喝了一通，其中一句话最为点睛，“我要为我村繁荣富强奉献一生！”

经村长抗争，和众人抗议后，王青椒被增补为第一常务副群主，以及下一届副村长候选人。尖嗓子旋即成为举手界女王，村之重器。由她提议，报请群主和副群主批准，把绿水青山群，改名为金山银山群。

王青椒致富不忘诸葛亮大妈，带头拿出 2000 元；村民们学习榜样不动摇，也各拿出 2000 元，全部转到了高参的卡里，共二十多万元；并拨通了视频电话，一人一句，拍臀捧屁：婆婆伟大，大姐健康，妹子心善……祝您福如太平洋长流水，寿比峨眉山不老松；千秋万代呀传美名，百世流芳呀照河山！

高参大妈的老蛇腿早好了，刚吃完饭，认认真真靠在沙发上，很敬业地表演了一次擦拭菊花嘴。她还会害羞呢，忸怩地让大家别再夸她了。然后顺便告诉王青椒，麒麟长大了，每天拖着笑脸泼妇和宽脸婆婆遛街。看样子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不忘叮嘱一句：“洗耳朵！”最后发表演说：“各位土豪，大款，富婆，村霸，大妈，老板，网红，草根，屌丝，骚哥，萌妹，拆二代，白富美们，中午好！……”

几个月后，王青椒的新房正儿八经建好了，不过有一面墙建得歪歪的。韩国败扞心判断，可能是设计师不小心洒了点水到图纸上，施工队没在意，就这样完工了。还娶了媳妇，胯下军火不需自摸。媳妇就是那位尖嗓子女人，她年纪轻轻就已经风韵犹存，速度真快。热爱化妆，色彩太复杂了，层次太多了，都不像人，而像妖怪了。老娘陪嫁过来一起生活。

新婚之夜，一伙听床师集体揭发王青椒疲软：“5 秒就收工！”

王青椒不服，在金山银山群里强调：“这涉及人格尊严，身体好坏，里子面子，必须澄清事实。上半夜那 5 秒只是热身，下半夜才正式进入状态，250 个 5 秒都不止！”

村长本是听床师的领军人物，这一次却没有参与。因为他进了城。坐高铁时，还对群员作出过重要指示：“《人民日报》钟声最近呐喊，‘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形势变化真快，一天不学习，认不清时局。网友还通知，‘中美关系升温，近期同志们不要骂美帝了！什么时候开骂，什么标准骂，什么方式骂，什么语气骂，另行传达。希望同志们顾全大局！’我当机立断，代表本村回帖回复：‘收到。暂时先不恨不骂了，马上改成爱美。另外，订购了一批苹果 15。’下一步怎么做，紧跟上级就是。说实话，我们是吃骂美帝的饭菜长大的，骂美帝已经轻车熟路，突然不骂了，很不习惯。不会谁反美谁就是汉奸吧？那接下来该骂谁？骂日本？骂印度？骂以色列？一个都不骂，立场不稳，太不像话，总得找个骂的吧！感到很迷茫。”

村长为什么进城？这得回头说说。原来，前些天，村长给读大四的幺儿打生活费，指头哆嗦了几下，三个 0 变成六个 0，打了 3000000。让幺儿把 2997000 打回来，幺

儿不但一切行动不听指挥，反而怒怼：“王思聪 16 岁就知道老爹是首富，黄子韬 18 岁就知道家产有 200 多亿，我都 22 岁了，等得好苦啊！您真沉得住气！我是你儿子吗？我要退学！读什么专业都没区别，条条大路通牛马。有钱比什么都强！彻底告别每天熬夜，替同学做作业，让同学抄作业，帮同学取快递的兼职人生了！我是你儿子！”居然夸嚓，把老子拉黑了。

逢国庆节，王青椒因为定居于黑名单，出行不便。暗想，不能乘高铁？不能坐飞机？不乘坐就是了！捡一斤芝麻丢一斤西瓜，划算！每天都窝在家里煲电视粥：1 号看阅兵直播；2 号看各地酒店涨价；3 号看全国景区排队；4 号看游客吃喝玩乐，变成胖子；5 号看游客到处被宰；6 号看全国高速堵车；7 号看东南西北车队进不了城。8 号上午“上班”，寻找网贷公司下手。中午休息，侧身摊在沙发上，狂刷正在充电的手机。下午消闲，调教八哥，静看野鸟洗澡，单间，一鸟一沙坑；乙鸟被甲鸟吞了。想必是甲鸟饿了，吃个同事解解馋，可以理解。傍晚欣赏斜阳西弄。脸上的骚疙瘩早已隐身，洗脸时不忘顺便把耳朵背面擦一下。倒不像那帮没出息的货，只要不作案，动辄扑上麻将桌举办四强赛。每天上饭桌，菜肴灿烂，大眼辉煌。依然钟爱炒青椒，多加牛肉。不吃馋得慌，吃了怕拉肚子，便都坚守在厕所旁边吃。如果放胆吃，还得先在镇医院肛肠科挂个号，有备不怕患。

王青椒感叹：“好吃懒做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度！嘿嘿！”

还等劳动局的撑腰通知吗？年轻人不吃画大饼这一套，早忘了。

村长还没有回来，微信无回音，打电话不接听。是乐不思乡了？是心脑同梗了？是被幺儿绑架了？是被网贷公司软禁了？不知道。王青椒和村民们，照样过着自己的一个个新日子。

贾虹 | 世界上聪明的女人不少，但是智慧的女人就不多了，她是个智慧的女人。

无望的爱情

贾虹

正是雨季，整个城市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湿漉漉地发潮，灰蒙蒙的天上又飘起了雨丝。

从法院出来，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在雨中发呆，不知道要去哪里。

雨开始下大了，我不喜欢带伞，所以只好淋着。

已经走远了的倩跑回来，不声不响地把手中的伞递给我。看着这个以前叫做“老婆”的女人，我没有接她手中的伞，她把伞往我怀里一塞，扭头就走。

我直着眼看她的背影，不远处有一个男人在等她。

没有吵架，也不决斗，签了字，离了，老婆变成了人家的。

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我保持平静，可心里堵得像一团铅。其实感觉上我就是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撑开手中的伞，是那把淡黄透明的塑料伞，很漂亮，我设计的。没日没夜地搞产品，产品有了，老婆却跑了。

天知道为什么跑，懒得想，女人的心不好猜。说爱你时爱得死去活来，说要走了就一走了之，没有理由。

嫁你时，最爱的就是你的事业心，要走时就说你不重视她，没有诗情画意不解风情。

雨点打在伞顶劈哩叭啦地响，我折上人行道，漫无目标地往前走。

雨中的城市有点儿走样，像我，像患忧郁症的人，睡眠不好，心情恶劣，腻腻歪歪的。

只有路边的绿地树木绿得惹人，被雨水洗去了平时的尘土，透着一种朝气，就像倩。

从什么时候倩又漂亮又活泼起来的，我实在记不得了，以为仍然是为我呢。这个渐进积累的过程也许这辈子我也搞不清了，我太重视我的产品了。

我的心实在沮丧到了极点，这条街自从重建后，我还没有好好地走过，答应过倩多少次，要陪她来走一走，今天我一个人居然可以走它个爽，在这样一种心情下。

新铺的地砖非常漂亮，在雨水的洗刷下显得很干净，还不到下班时分人不多，三三两两的行人，行色匆匆在雨中，我一个大男人撑一把漂亮的透明雨伞，不紧不慢地在雨中徜徉，也算是一道风景吧。

从不喜欢撑伞的我，今天什么都尝鲜，慢慢地走啊走啊，前面的一个背影引起了我的注意，越下越大的雨对她来说好像没有。

六月的雨季，虽说已是初夏时节，但雨中还是有点凉意的，何况还是一个女同胞。

我的注意力其实是被她的那种从容所吸引。避雨的人总是行色匆匆的，路上也有不带伞快跑的人，只有她无论雨下大下小全然和她无关。

一件薄薄的防雨风衣经受着雨水的肆虐，黑色的面料被雨水湿得闪闪发光，帽子遮住了她的头发，不知道是长是短，看她的背影，如果没猜错，她有三十出头的年龄。整个背影显得高贵和雍容，不紧不慢地走在前面。皮鞋裙子全湿透了，但那好像不是她的一样。

我的心一动，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雨中，这样的神态，我以为她和我一样，在同样的心情里。我动了恻隐之心，那背影虽说从容不迫，但掩不住孤独无助。我走上去把伞举到她面前。

我向来不是个扭捏的男人。在帮助别人时候我相当决断。我只想让她用伞挡一挡雨水。我没有想别的什么，比如吓着了她。

她抬起头来有点儿吃惊，她已经不很年轻了，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但是她的脸和背影一样，极富魅力，特别是抬头看我时，那眼神一瞬间就经历了由吃惊到理解到感谢到露出笑容，我有点看呆了，如此富于表情的眼睛，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给你伞”我说。

“我已经淋湿了，你就不用淋湿了，你把伞给了我，你就要湿了。”她的声音很好听，带着明显的江南口音，善解人意又很大方。

但她还是往里靠了靠，就这样，我们同在一把伞下。

我们默默地向前走，像认识很久的朋友。

第一次来这个城市吧？我问她，她点点头没有说话，我们又向前走。

天已经慢慢暗下来，早过了人来人往拥挤的下班高峰，雨也在不知不觉中停了。

天边出现了一抹晚霞，暗红色的，镶在灰蒙蒙的云层边，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街道上的灯已经亮起来。

潮湿的路面和楼宇被灯光一映，流光溢彩倒是非常好看。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咖啡屋，走了半天已经饿了。我说是不是去坐坐再填点儿肚子？她点头同意。

里面的环境很好，宽敞又清洁，装饰得也很有档次。

橘黄色的灯光很柔和很诗意，不像有的咖啡屋灯光暧昧，环境恶劣。

她脱下风衣，在柔和的灯光下，我发现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岁月并不掩盖她的神采，短短的头发抿在耳后，一套玫瑰色的全毛薄麻纱套裙穿在她适中的身上，显得非常高贵。

我是设计师，喜欢看一切美好的东西，平常在街上见不到几个值得欣赏的女性穿着。许多的女人，更多的让你看见的是身上的衣服，而不是她们本身。

而她却和服饰融为一体，真的好看。白皙的脸上没有任何粉饰，在眼角边有些细细的皱纹，然而这些皱纹却并不妨碍她的风采，反而使人觉得很自然。这是一个有身份的女人。

我们慢慢地品着咖啡，想着各自的心事。

屋角有架钢琴，有个中年男子在弹奏，弹一首三十年代的曲子叫《夜来香》我听邓丽君唱过，曲子里是淡淡的忧伤。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我们谁也没有说走。我掏出烟，她用眼睛柔柔地看着它。我问她想抽一支吗？她笑了笑，点点头，神情像个小姑娘，看不出有和我一样沮丧的样子。走了这半天，我被她同化了，心情开朗了许多。

我为她点上烟，很显然她不会，抽一口就呛着了。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眯起眼睛。

这时候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忧伤，是从迷着的眼睛中不小心溜出来的，原来感觉还是不会骗人的。她的确有心事。

“我到这里来，只是想来看看这个城市。十年前我有个约定”她轻轻地开口，我静静地听，我知道那个故事一定感人。

“他是我爱人的学生，叫枫，就住在这个城市。除了去我们那个城市上大学外，他几乎没有去过其它任何地方。”

“他长得并不好看，甚至有点丑，他是个拘谨的人，但非常有思想，我喜欢他的思想。”

“我自己就是个喜欢思想的人。那年我四十岁，在电台做《新语》栏目的主持人。我也是我爱人的学生，嫁给他是因为他的兄长风度和他给我的安全感。我曾经有一个很安定的婚姻，我的爱人很爱我，但爱得过了份。”

“他一直怕我离他而去，甚至不许男同学到我家来，怕来怕去，我还是跟他的学生跑了，而且是一个比我年轻 15 岁的男生。也许这就是我潜意识里的叛逆。别人听起来这事很荒唐，但是这件事里的主人公——我和枫却没有一点荒唐感。”

“我想人在追求自己理想的时候，是不大会去考虑后果的。和枫在一起，我几乎把我一辈子的热情全放光了。”

“我是被枫的表白感动的。人在被感动后往往会头脑发热，而人在感动别人的时候，反过来又会感动自己，所以我们互相感动，说了许多美妙动听的话。”

“我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无论在自己的单位还是爱人的学校口碑都很好。我的工作使我有许多机会被男性包围，但我从没有绯闻，同事们说我 EQ 高，对这种事情处理得很好，但我的爱人却不放心，经常因为莫须有的事情盘问我。我们的婚姻已经有裂痕了，枫的出现不过是加速了这道裂痕的断裂。如果不是枫，我想在一定的時候我自己也会了断的，我的婚姻已经让我窒息了。”

“认识枫是在他大学毕业后的一次同学会上，大家很高兴，人人高谈阔论，说着自己的理想和毕业后的工作，只有他默默地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大家说话。”

“我是师母，也被邀请参加，我看他落落寡欢的就过去和他交谈。我发现这是个很内秀的男孩，不但思路敏捷谈风犀利，而且非常自信，他还是这个班的核心人物呢。原来外表是不能说明什么的。”

“我在上学时也是一个学校引以为骄傲的才女，碰到枫真是惺惺惜惺惺相互欣赏得不得了。他回到现在这个城市后就开始给我写信，什么时候信的内容开始升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心被他牵住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在公用电话里告诉我他爱我时，我惊得话筒都掉了，其实不用他说我也明白我已经沦陷了。但是我还是拼命地

要告诉他我有家，我有儿子，而且在我们的前面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说他根本不在乎，他爱我就行了，他是个很渺小的人，有谁会去在意他那颗孤寂无望的心，只有我和他心心相印，这就够了，无论你多大，一百岁也好，他说他这辈子认定我了。”

“人一旦被感动，情感就会像决堤的洪水，再也挡不住了。我已经无法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一方面不由自主地抵抗着爱情的诱惑，一方面身不由己地陷下去。婚姻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了。我会离婚是人人想不到的事情。”

“我的爱人学业有成当了大学校长，校长夫人多好的荣誉。可是在他上任一个月后，我们离婚了。”

“我不想解释，我向来不是个善于解释的人，随别人说去吧，我只想自己活自己的。”

“在和枫的交往中，我也清楚自己的前途。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两个思想在斗争，不离婚，我的后半生一定会安安定定；一离婚，这种安全感荡然无存，我的心一直悬着，但我还是走出围城，因为我知道这不全是枫的缘故。”

“我众叛亲离，连儿子也不理我了。我知道是他父亲说了什么，我想儿子大了会理解的。在这个社会里想要自己的生活有多难，妈妈不过想过自己的生活就变成了大逆不道。我辞去了主持人的工作，我连自己的生活也安排不好我还有什么资格去开导别人？我现在除了枫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我要跳那条鸿沟了，跳过去了我能够生还，跳不过去我将被淹死。这个决心要有枫的动力，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强。”

“我们要去冲的是一张多么无可奈何的网。我当然希望自己是勇敢的，我也希望枫是勇敢的。两个与众不同的人，生活在芸芸众生里，希望归希望，骨子里却是软弱的。最后我没有跳那道鸿沟，因为我不想跳了，我不跳的原因是这一跳已经失去了意义。”

她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手中的香烟早已经熄灭，她把它撕成了一丝丝成了一堆烟末。她注视着手中的烟末，脸上的表情很丰富自然。我在注意这种表情时，完全被她吸引，我只感到我和她之间根本没有年龄界限。事实上我比枫还要小，但我此时完全理解她的心情，因为我经历过了，而当时的枫却没有。所以这种差别成了他们爱情死亡的直接原因。

我可以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当她终于能和枫在一起时，新的压抑重新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压抑或多或少来自枫，我为她悲哀。我很想握住她的手，给她一点

力量。我在她低垂的眼睛里看见了泪花，但是一闪即逝。她是坚强的，她没有跳也是明智的，她的EQ的确不低。一般的女人是无法把握自己的情绪的，但是她把握住了。

“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只有九天。但这九天，我却把我一辈子的路走完了。”她接着说：“以前我们只是在信里和电话里爱，那是一种多么罗曼蒂克的方式。无尽的爱通过那张纸和那条电话线连接。当终于能够在一起时，我们却反而生疏了。面对面的交往，把一种理想的美打破。虽然我们是多么地投入和热烈。我们没有一点保留地把自己给了对方，但是在心里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在我的眼中，枫所表现的其实还是一个大孩子的爱情方式，他没有承担的能力。我问过他一句话，还爱吗？他没有回答，然后他问我，你呢？正因为这句话，我的心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依无靠的悲哀。我以为，爱就是一种承担，一种责任。

枫希望轻轻松松地生活，他不愿意过有负担的日子，而和我在一起，他注定是要沉重的。这个前景在我们没有见面时已经很残酷地摆在面前，那时的他表现得是多么勇敢和执着。他不说话，说明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是感觉，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他问我，我不回答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我是不是爱他，我爱他什么呢？思想、感觉？还有呢？不知道！我知道爱要爱一个人的全部，但他除了在电话里给我的感觉外，我对他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但我肯定非常喜欢他。”

“他的思想和感觉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我是个认真的人，认真得有点固执，他同样不了解我，除了我的外表和思想。”

“思想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它可以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当客观的刺激改变时，它也会改变。而一个人的责任心是不大会变的，有责任的和没有责任的一感觉就能感觉出来。”

“也许我和枫对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在他看来，如果爱要承担了，也许爱就消失了。而在我看来，爱如果没有责任了，那就是苍白的。

九天的时间过得实在太快，我们面对面地感受到对方心里有许多活动，但却没有和对方说，我们只是用自己的心来感受。”

“面对面的时候，没有了电话里的无拘无束。我感到了无法排解的烦躁，不能体会和理解，这其实就是我和他的心理距离。这种距离拉开了我和他的爱，这爱已经在慢慢地走向死亡，虽然我们不愿面对。我们恋恋不舍地吻别，真的是难解难分。”

“而我的心里同时又感到厌倦无比。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某些虚伪和隔阂。”

“我没有送他，因为怕控制不住自己。他也不让我送，同样，他不愿看见我的难受。当理智告诉我，这一分手再聚首已经是不大可能了，我的心真是无法平静地浮躁。他走后，我在家里哭了很久。我是个女人，有一切爱哭女人的通病，喜欢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我的眼泪不当着别人的面落。”

“我是个女人，也同样有一切女人的特点，希望自己的男人紧紧拥抱自己，说我爱你。但是当爱不再有希望时，我不会死死的攀在这棵树上，把自己埋葬。”

“爱是双方的也是世俗的。同样带着许多无奈。无论你自己把自己说得多么突出。”

“忍痛割爱这句成语，我想一定是古人经过了不知多少痛苦的经历才凝聚成的，我深切体会到了它的内涵，我只有忍痛割爱才能挽救枫挽救我自己。”

“他应该有他的生活，我也应该有我的生活，这是不能混淆的概念，世界就是这样存在的。”

“我控制自己不去想他，也不再主动打电话。我把自己投入到日常的工作中去，借以排遣孤寂的心，我恢复了以前的老行当去报社当编辑和记者，我同样能感觉到他的苦恼。电话里，我们已经没有过去的缠绵和甜蜜了，说话已经变成了敷衍，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在一次他来电话时我又问他还爱吗？我的本意是，如果你不爱你了，就说一声，不要再这样拖着了。他不愿回答，毕竟我们曾经投入了那么多的情感，还有谁能替代？我说，你也不用为你说过的话内疚。他生气了，我知道他不愿让我把他看成是个胆小鬼。”

“我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定个十年约定，你我各自去生活，如果十年以后，你我觉得仍然是对方最好，那时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痛苦了。时间会医治创伤，时间会冲淡一切，如果真是爱的话，时间是最好的见证。”

“枫同意了我的建议。十年的期限是残酷的，但是不残酷，又能看出点儿什么呢？我对自己残酷，其实是想让枫有个缓冲，在电话里，我明显感到他的不胜重负了。”

“有人说女人烦，但是男人比女人更烦。男人的烦总是在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后表现出来的不负责任，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往往还要把它推卸给女人。所以男人的烦是一种让人心酸的烦。”

“我没有责怪枫的意思，我到现在仍然把和他在一起时的甜蜜看成是我人生之最享受。我仍然不了解他但是我想他。”

“我把十年的约定当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不愿在十年后的今天变成一个平庸的女人。今天是十年约定的见面日子。”

“见不见面已经不重要了。我到这里来，只是想来看看这个他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他曾经说过，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其实离不离开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的追求。在这个城市生活也不坏。离开这个城市，如果没有了追求，那其实和在这里又有什么区别？”

她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说：“故事可以说给陌生人听，没有负担，十年了，你是第一个听我故事的人。”

屋里的气氛有点沉闷，那是一种新的沉闷。我突然觉得我想哭，虽然已经忘了怎么哭了。我想倩离开我算得了什么，我还有产品不是吗？产品就是我的追求，有追求就有希望，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我的心并不是没有爱，只是这爱没有被理解。世界上许多人其实和我的遭遇一样，爱在身边却没有被理解，就白白地溜走了。我的爱没有被倩理解，所以她离开了我。

我告诉她，我要谢谢她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还要告诉她在遇到她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呢，刚刚办完了离婚手续，现在我感到一切很有希望了。

她笑了，有点调皮和狡黠，刚才沉闷的气氛就在这个笑容里消失。我发现她真的是一个极能调节气氛和情绪的人呢。

她说她该走了，半夜的车。

我们出了咖啡屋，外面又飘起了雨丝，我把伞给她，她撑着那把伞真的好看极了。我为我的产品有了一种非常骄傲的感觉。在送她上出租车的时候我问为什么不给对方打个电话？她摇摇头说，不用了，因为他没有来电话。

世界上聪明的女人不少，但是智慧的女人就不多了。她是个智慧的女人。

贾虹：笔名：莲动渔舟，中国民建成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悉尼澳华雨轩诗社社员、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欧洲华文笔会会员。

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各报刊杂志网络平台，有文集《泪为谁落》、《藏在这里只为遇见你》。

金光岁月，唯留下遗弃的诗歌（小说节选）

山林

第一章

这是我第二次捡起这个稿子的名字，去会合我的过去。距离上一次“撰”写（口气不妨大些），记忆更加支离破碎，碎如屑，因而更加模糊难辨，很想走回头路的我，才又起步，就跌坐桌下。我两眼昏花，头皮发麻，心如刀搅，面对和我一起扑落地毯的纸张、照片、圆珠笔、翻开的笔记本等等，大口呼吸，茫然无措。更糟糕的是，我说不出我病在哪里，任由大大咧咧说一不二的老夫从纸物堆拽出送去急诊。晚上十点多钟，急吼吼地告诉玻璃后的挂号大妈，他心痛的老婆心梗发作急需抢救。

几分钟后，棕发白肤的护士小姐站在候诊厅通往治疗区的入口，照本宣科，将清澈的嗓音洒向十来个无精打采脸色难看的病号以及陪伴，“伟哥！”连响三声，十来张向着姑娘瞬间放光的脸，瞬间恢复黯淡，原模原样继续耗着座椅，等待下一声呼叫。我，艾米粒，一如既往的迟钝，条件反射地想，鬼妹需要伟哥。护士小姐已来到我们跟前，问：“伟哥？伟哥中？”我突然醒悟，是叫我，钟卫国！

我叫钟卫国，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诗。钟卫国个头不高，走起路来摇晃着微胖身体，小学一年级就被同班的代晖送一绰号：摇摆。小学校的红砖墙刷了白石灰，冒充绿叶簇拥泡红仿宋体标语：“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钟卫国是其中一枝摇摆的花朵。

“您的妻子交给我们，您可以回家了。”老夫看看护士小姐，看看我，举举手机，我也举举手机，各给一个背影，老婆进去看医生，老夫出去回家。

护士小姐给我量过血压，指我去医生办公室外的休息区，几把椅子靠墙空着，我心平气和选座坐，顺带和另一个候医白人病患说哈喽，小伙子勉强笑笑，垂眼看手机。我不想看，因为眼睛不舒服。我眯缝着双眼，设施和人物蒙上白雾，耳边突然很静，不太真实的地方

花朵钟卫国在十六岁的花季只渴望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坚定意愿超过新同桌周英红。周英红和钟卫国就住同一个大院，可是直到进入高中，才变成亲密同伴。

同伴周英红天生一副笑脸，天生高挑好身材，同样裁剪的衣服就她穿出了气质，一举一动不惹人注目，那是人瞎了眼。入共青团须有两个介绍人，班级不成文规定，

请了一个女团员还得有一个男团员。这才见周英红不笑了：两个男团员闹起了不团结，三至四个女同学反映周英红作风不踏实。

摇摆钟卫国的入团男女介绍人倒很干脆地确定了。女介绍人代晖推荐了男介绍人田大军，男方是刚任命的团支书。代晖，即咪豆，比摇摆先一天领此绰号，彼时她实在太小太黄。说田大军时，咪豆特别指出田父母远在西藏，田父军阶很高。

难怪田大军本人一副讳莫高深的雄状：话不多，很沉着。

周英红惹麻烦全怪她自己动作快。刚开学不到一星期就交入团申请书——上有指定介绍人。她告诉钟卫国，男班长郝洋欣然接受，神秘补充道：介绍谁是有条件的！很像王大春的郝洋受不了和动机不纯又不上眼的申请人谈心论进步。新同桌内心恨道：“你动机本就不纯！”可也推崇周英红的公开声明，也是自己所要的：入团真的是为党为国为人民贡献青春，为将来入党坚守革命意志打基础！瞧瞧那三四个唧唧喳喳的女生，她们父母最高科级而已。而田大军和郝洋关系铁着呢！怀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酸意，钟卫国硬是帮同桌敲定男介绍人。不消一天，周英红一如既往，笑如桃花。

钟卫国通过周英红择介绍人表达自己的私情花心，绝对满足莫名的多头暗恋，任痛苦纠缠幸福，因为除了田大军关注，郝洋似乎也对跟周英红如影随形的闺阁密友刮目相看，总是小心翼翼，相当的尊重，直到多年后重逢。

我的身边有些动劲儿，我提了提眼皮，白人小伙和年轻医生聊着正走向一扇门，两人背影熟悉又陌生。我闭目遐思。

高七二级四个班近二百个学生从九月一日开学一个月就离校了，学农秋收去。从一九六六年年中文化大革命开始，首批择优录取的高中生——自然没有地富反坏右子女，太老实的工农子女也刷掉，其中有钟卫国最要好发小樊妹的双胞胎樊弟——两年学制中，演练与工农相结合，去远郊做农活，去工厂打下手。在金阳公社待了二十天归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的钟卫国心情舒畅极了，走路也不那么摇晃了，想法很多，喷发诗的灵感，而且出自才华横溢的语文何老师凸着眼珠无比激动大声朗诵的课文《海燕》。

多么伟大的革命诗篇，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大文豪高尔基的作品！人生三部曲《童年》、《母亲》、《我的大学》的缩写！到夜晚，钟卫国瓮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在一本崭新的硬皮笔记本疾书纤细的钢笔字。那五十开的笔记本刚好和钟卫国的手掌一般大，深酱色的封面坚硬结实，封面左边木刻般凿出成片的花朵，右边上方隐隐约约的枝杈上开了几朵梅花，衬出一副不等边的金色工艺画：人民大礼堂；画下篆印烫金“hong-cheng”。本子的脊背由黑色帆布包裹，烫金“红城”二字夹在上下对称的花边中

间，让笔记本纸页翻阅一辈子也不会脱落。这么一件高档文具，只配用来写机密。花季少女的心思，绝不能公开，除非老去的时候。

让世界上一切都陶醉在金光之中

我飞在海洋上，

象海鸥一样；

惊涛骇浪在身下跳跃、咆哮，

——可我

毫无恐惧之感，

只觉得一股幸福的血液，

奔腾在浑身上下。

啊！

看我多矫健，

看我多兴奋——

美丽的白云为我送行；

激动的浪花为我歌唱，

广阔的田野祝福我，

延拔的高山鼓励我，

我呀——

将在翻江倒海，雷电交加的路途中，

迎接金光闪闪的红日！

飞啊，飞

象海鸥一样

我现在就坐在高尔基的对面。他刚刚给我把了脉，仔细听了我的心跳，没有胡须的嘴嘍嚅着，我明白根据血压、X光和他负责任的诊断，我的心脏很正常。高尔基，不，他不是高尔基！虽然这个中青年医生真的来自俄国，五六年之短，自然有口音。“我对高尔基不感兴趣。说你身体问题吧，”他严肃道，“你要不放心，明天就让你的家庭医生给你开单验血，看看各项指标再说”

(未完待续)

2023.11.30

王夫人岚

张小河

1 往事如烟

这些都是 30 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的王岚还叫江兰。她当时留着一头乌黑的头发，青春靓丽，体态轻盈，是我大学时代的暗恋对象和梦中情人。

我虽然不可救药地爱着她，可由于生性怯懦，再加上大家都是刚刚从文革的蒙昧状态走出，不论男女都十分害羞腼腆，所以始终都不敢和她表白。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暗恋痛苦中，我只能把自己难以启齿的种种情感写成诗歌。一共写了上百首，也不敢拿出来发表，就抄在日记里。我对文学的爱好，其实就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我还因此加入了一个叫“北国诗社”的学生社团。到现在还能记得我曾经写过的一首诗是这样的

《如果》

如果你是草原，我就是骏马
如果你是蓝天，我就是云霞
如果你是古木，我就是昏鸦
如果你是海角，我就是天涯

但我知道无论怎么祈祷
我都难以再见你的芳容
即使你是今晚的那轮明月啊
而我不幸只是个盲目的苦行者

那就让那夜的黑暗吞没了我吧
或是让那雷电给我致命的一击
到那时，我们的月才开始圆了
而不再只是个凄美的梦……

可惜，在毕业以后，当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向她表白时，却遭到了她的拒绝。原因也很简单，我晚到了一步，她已经名花有主了。她的男朋友，其实也是我的朋友，一个叫王小虎的物理系男生。在我们那年月，有了男朋友就等同已婚，而横刀夺爱是被视为不道德的。因此，我只好把这种情感深深地埋入心底，其尴尬处境有点像和梁思成林徽因比邻而居的金岳霖。这种痛苦的经历彻底地改变了我的诗风，差不多快从豪放派转为婉约派了，如下面的这首《墓碑》所示：

默默地我就死了
就象我默默地生
沙漠里的一株绿草
眷恋着蓝天白云

也曾经海市蜃楼
也曾经百鸟朝凤
如今都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如此凋零？

决不为此生后悔
因为有你的相伴
你的每一个笑靥
都令我热血沸腾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当然也愿意为你而去
让我们在世界的另一隅
继续我们的爱情

而且，我的诗歌爱好也从模仿闻一多郭沫若转向了模仿古典诗词。最近的一首仿古七绝《相思》是这样写的：

花落时节欲作诗，

满腮泪水尽由之。
相思每到最深处，
便想当年初见时。

不过，真是造化弄人，在痛苦地失联 30 多年后，最近由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我得知江岚现在居然在悉尼和我同城而居。听到这个消息，我差一点立
马就信了上帝。冷静下来以后，就设法和她联系，十分强烈地表达要与她
相见的愿望。不过用电话申请了三次，却三次惨遭拒绝。毕竟相隔了 30
年，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的变故，但我的这种破镜重圆的愿望却愈演愈烈，
使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屡遭拒绝之后，我终于耿耿于怀，开始卖弄起我的小聪明来，给她送
了一首藏头诗

无人可比你
情义至深沉
寡语胜千言
意味值万金

我在诗里嵌入了“无情寡意”四字，寄希望于不被她识破，因而能使
我在献殷勤的同时，也出它一口恶气。谁知道她居然很快就识破了我，
回言干脆直接开骂：“你特么的作死啊？居然敢骂我！”

如果说我当年刚开始追她的时候，还有过一点犹豫，就是因为这丫头
实在是太聪明了。聪明女人再加上伶牙俐齿，虽然可能使大多数男人
退避三舍，但却使我欲罢不能。

女人心，海底针。在苦苦地思索了她拒绝见我的各种理由之后，我
决定选择其中最不堪的那个，作最后的挣扎。而这个最不堪的故事，
居然出自《汉书外戚传》。话说汉代李夫人年轻貌美，一时得宠后
权倾朝野，后来不幸罹患重病。但她在弥留之际，却一再拒绝汉武
帝的探访，原因就是所谓“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

。用此典属于激将法，就是说她之所以不敢见我，是因为自己现在年老色衰，成了黄脸婆，已经见不得人了。

不过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原因很简单：虽然曾经长得很漂亮，但江岚从来不是以色侍人者。而我，虽然经常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但也还不会像汉武帝那样下作，要单凭女人的色相来决定是否与之交往。但是，我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试探性地给她发出了如下的信息：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阔别三十载，春去无消息。
近在咫尺间，何时再相遇？

江岚毕竟是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秒回我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我一看喜出望外，干脆直接拨通了电话，强烈要求见面。一问才知道，虽然是周六，但她其实还在店里加班。我只好问明了地址，驱车前往邦黛海滩，争取在她下班之前，见上一面。

2 曾经沧海

就要和阔别了 30 多年的暗恋对象见面了，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是有一点点紧张。30 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们彼此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回想当年，她那时大约 20 多岁，眉清目秀，身材苗条，乐观性感，英气逼人，梳着个马尾辫，有点像索菲亚罗兰年轻时候的样子。她有着一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气场，通常只需要用眼角扫你一下，就会让人神魂颠倒，想入非非，是那种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类型。

江岚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退休前作到了少将。而她是父亲进城以后和北大女学生结合所生的女儿，因此身上同时继承着父亲的严峻粗犷和母亲的灵气才情。当她喜欢你时，就会很像妈妈，满脸春光流露，满口甜言蜜语，满心柔情蜜意，满腹锦绣文

章。但当她生气的时候，就是爸爸附体了，口出狂言，粗话连篇，让人不敢直视，逃之夭夭。现在 30 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迷人风采和脾气秉性。

初冬的邦黛海滩游人稀少，街市上的店铺鳞次栉比，落日余晖给世间万物镀上了一层金光。华灯初上，小镇商家的霓虹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我徒步在主要街市上寻找，灯火阑珊之处，一枚巨大的金色腰带环的霓虹灯设计映入眼帘。这是一枚由 J 和 L 组成的方格，和一个大写 W 搭钩紧紧地扣在一起，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这个造型，有点像德国大众汽车的厂标，只不过把圆形变成了正方体，以契合王江岚这个全名发音的首字母排列，用英文顺序，就是 JLW。再仔细看，店名叫做：Lan Wang Boutiques（王岚精品）。

我对这个图形太熟悉了，他原本出自我的情敌，那个学物理的王小虎的精心设计。当年追江岚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图形，做成了一根皮带环，并用此征服了她。小虎是东北人，据说在他的家乡有着这样的一种风俗，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女人，就送给她一个皮带，这样就会把她的心给拴住了。现在看来，他这办法还挺灵，小虎不但征服了江岚的心，而且 30 多年过去了，他的魔法依然存在，她的心还被牢牢栓住，并没有随风飘去。

我轻轻地敲了一下商店的门，一个风姿绰约，婷婷袅袅，身穿着浅白色职业套装的女人走出来开了门。江岚，那个长大了的姑娘，身材还是那么苗条，面目还是那么清秀，表情还是那么疏懒，只不过原来的马尾辫被一头齐耳的短发代替了，整整齐齐地包着那颗美丽的头颅，因而显得脸更圆，鼻子更高，眼睛也更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有 30 年没有见过面了。我的梦中情人与我在校园的桃花林里漫步畅谈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晚上似的。

可是江岚却对我表现出了某种惊讶，她甚至还有点淘气地微微眯起眼睛说：“哇，大教授来了，怎么头发都白了呀？”

“三十年没见，有白头发不是很正常吗？”我悻悻地试着圆场。

“可你也老得太厉害了呀！看来教授这碗饭也不太好吃了！”

“没错，评个教授，少活十年。反倒是你，30多年了怎么好像一点都没有变似的？”

“还是那么会说话，看来你也还就是这一点没变”。

“你既然驻颜有术，为什么还几次三番的搪塞我呢？”

“店里的活忙啊，不到周末，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啊！再说，也顺便吊吊你的胃口，知道你反正是不会生气的”。

女人啊！女人。我心里念了一句三字经，但没敢骂出声来。

“既然来了，就参观一下我的店吧！”江岚转身把我带进了店里。

这个店面由两间宽阔的套房组成，除临街的橱窗，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艺术制品，有油画国画书法刺绣还有各种挂件和摆设。中间的柜台上，陈列着各种小巧玲珑的世界著名雕塑的复制品和来自天南海北各种稀罕物，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不看不说不听的三猴图的几个不同的版本，以及其它很多寓意深刻的雕塑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江岚把我带到最新产品陈列专柜，从柜台里拿出了一个小巧的纪念章。说三十年不见送你这个留作纪念吧！我仔细地观察这枚纪念章，发现它简单到仅仅是一枚由一只纤手抓住并展开的A4纸造型的金属胸章。可就是在这个平平常常的A4纸上，居然还刻上了小小的皱纹，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去年在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的，也许正因为这张白纸，那里才终于最后终结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疫情管控。这个小小的徽章，在她纤细的手掌中，显得是如此的圣洁明亮。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30多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那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各种人物，包括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人们，不由得悲从中来。从红旗如海到白纸一张，从

十里长街到校园一隅，时光荏苒，恍如隔世。而王小虎，就是在那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看了半天，你也渴了吧？”江岚好像没看出我的失落，她走进商店的里间，从一个厨房的冰箱里拿出了两瓶青岛啤酒和一盘澳洲薯片，用一个精致的日式漆盘托着，摆到了我的面前。当她把啤酒倒进杯子，并把杯子递给我时，我清楚地看见了在她的左手手腕上，有两道明显的刀痕。这无疑是割腕自杀的记录啊！我不敢想象这30年来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也不敢在久别重逢后，一下就触痛她的伤心往事，就轻描淡写地问：“这30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沉默了几秒以后，她的回答和我的问话一样云淡风轻：“还能怎么过？就是瞎混呗”。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边喝边聊，她说小虎死后，她就退了学，并开始联系国外的学校。到1990年终于被悉尼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录取，就过来留学了。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从餐馆打工开始，教中文，做餐馆，收古董，开商店，一直到现在。

“你现在好像是在用小虎的姓来命名你的店啊，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吧？”

“我们还就真的扯了证了，只是没办正式的婚礼而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难不成你还一直单着？”

“当然不会一直单着了，你以为我是那种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吗？只是所有交往过的男人，最后都离我而去了，或者说，是被我赶走了。”

“为啥呢？始终过不去那道坎？”

“主要是三观不合，我在这里处过的人，大多数是所谓的40千。我本能地对这一拨人有一种抵触情绪，总觉得他们有吃天安门人血馒头的嫌疑”。

“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利用一下这个天安门广场上掉下来的馅饼，也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吧？他们总不能拒绝澳洲政府的好意吧？”

“唉”，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当然对这些 40 千没有成见，但我还就是真的跨不过这道坎”。说着，她伸出左手，露出那两道伤疤：“我其实是死过两次的人了，自杀呀，虽然救回来了，但我不可能和这些因祸得福的人谈情说爱的，特别是哪些忘记了他们当年是凭了什麼才留下来的人”。

“这就是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吧？”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还是酸溜溜的充满醋意。这时，江岚从屋里拿出了一本 A4 大小的相册，递给我说：你来巧了，我这周末正准备翻拍几张照片，居然找到了我们当年的合影。看看吧，那可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啊！”

我打开那个老式的相册，里面密密麻麻排布着许多的老照片，其中就有我们在北国诗社散伙时拍的那一张。当时我们风华正茂英姿飒爽。而相册里更多的，是他们小两口卿卿我我肌肤相亲的合影。我还在一张他俩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张合影背面，看到了如下的诗句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让我在清醒的灼痛中
把未完成的牺牲完成”

另一张天安门广场照片后面写的则是

“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
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

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看来你还是忘不了小虎啊！”我半是感慨，半是伤心地说。

“从来都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一句著名的台湾歌曲的歌词作出了坚定的回答。

我心中一阵酸楚，谈话一时僵住了。感觉到时间也不早了，就借故告辞。

到家以后，百感交集，不能自己，就给她发了一首七律

八十年代与君逢，

人面桃花相映红。

谈画谈诗谈法治，

有才有貌有英名。

士别卅载当刮目，

女逾四旬不整容。

人生谁享三千岁？

我愿与君共此生。

作为回复，她邀请我下周去她家里吃饭。

3 山重水复

一周以后，我如约来到了江岚的家，这是一栋座落在一片绿荫之中的豪华别墅，依山而建，富丽堂皇。和我自己居住的那套酷似农舍的小平房比起来，可以说是有如天壤。我敲门的时候江岚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出来开门时，双臂张开，脸色微红，还系着一个围裙。她做了很多食品，其中包括日式的海鲜素食和北京的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开饭之前，她端上了两杯红葡萄酒，我们面对面地对酌起来，随后边吃边聊，很是惬意。

我们先从她的豪宅说起。我说我很奇怪，你是靠什么赚到了这么多的钱，怎么买得起这么大的 house？她说赚钱的事一言难尽，她曾经承受过的痛苦和风险，恐怕要十倍于我。在干餐馆的时候，有一次居然累得在浴缸里睡着了，差点没把自己淹死。

她先后开过三个中餐馆，都在开精品店之前卖掉了。由于经营良好，位置奇佳，差不多每一个都给她赚到了一栋房子。在悉尼这个尺土寸金的地界，有了三套房子以后，赚钱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酒过三巡，心情慢慢地有所放松，我们就逐渐地谈起以往。据她说在大学时代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其实是同时喜欢我和王小虎的。换句话说，我们两个人的比分曾经十分接近，而且我还一度占过上风。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次去她的宿舍表白的时候，她给了我一把她宿舍的钥匙。后来，天安门运动开始了，小虎满腔热忱倾心投入，才使得爱的天平向小虎一边倾斜。小虎是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的核心人物，而且还在广播站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歌，一时风头无两万众瞩目。而我，由于当时已经毕业留校当了教师，所以和江兰王小虎他们这些研究生比，具有了不同的身份，反而没能参与广场上的运动。按说这也是阴差阳错，否则倒在长安街上的，可能就是我了。当时的女孩子，似乎都认为广场上的斗士们更性感，在他们讲演的时候，你几乎都能感到那些女孩子眼里流露出来的热辣辣的爱意。当时还真的就有学生在广场上火线结婚的呢！江兰和小虎比较低调，但还是暗地里扯了结婚证，还顺便把她名字里的那个略显土气的“兰”字换成了更加成熟和神秘的“岚”，以此标志着他们以后将开始的一种新生活。

有些女人，特别是像江岚这样的，大概有一种天生的对志士仁人的崇拜基因。在历史上，比如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以及中国的宋氏姐妹，陈璧君，蓝平等，大概都属于这一类。而我，由于生性怯弱，更由于厌恶政治，就被历史所淘汰了。

我们边吃边聊，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才把午饭吃完了。饭后江岚给我端出来了一大摞照片，都是过去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的，其中的两张有我，而更多的是王小虎的。她说，美国的朋友办了一个六四纪念展览博物馆，现在正在向全球的天安门一代征求材料。她正准备把这些照片翻拍一下给他们寄去。

我拿起我和小虎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回顾往事，浮想联翩。小虎身穿标志着我们大学名称的T恤衫，头上扎着带有“绝食请愿”黑色标语的白色布条，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我和他并肩搭背，并各用另一只手高举向上，共同打出V字型手势。另一张照片晚一些，应该是在“5.20”戒严以后了。因为小虎已经加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纠察

队，负责维持广场秩序，所以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作为老师，去广场慰问学生时照的。小虎曾经在长安街上和戒严部队的战士有过冲突，所以前额被打伤了。这时他的那个头上原有的写着“绝食请愿”的标语，已经被一个纱布绷带所代替了，而在照片里，我正在帮他绑绷带。这两张照片，连我自己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是怎么被拍照和保留下来的，所以感到既兴奋又惊讶。

这两张照片带给我惊喜，但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定的忧虑。因为我最近正要回国，而照片上的我，如果被有关部门认出来，估计可能会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我不由得向江岚表达了这种忧虑。她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高兴，但失望还是写到了脸上。她说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再说你现在长得那么老，都赶得上伍子胥过昭关了，连我都认不出你来，他们又怎么会认得出来？我说你认不出来很正常，他们肯定是能认出来的。你没听说人脸识别，现在是我国唯一领先世界的卡脖子的先进科技吗？

她说其实就算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当初北京每天都有上百万的人去广场，连赵紫阳温家宝都去了，认出来又能把你一个小萝卜头怎么样？我说你正好说反了，你去看一看中国历史，到最后尘埃落定掀底牌时，那些棋逢对手的大人物，从来都是彼此相安无事，就算是坐牢也会得到特赦。而那些被杀头的，都是连级以下的小萝卜头，更不要说我这样的炮灰了。肃反的时候，真正被枪毙的都是那些地主还乡团的狗腿子，而甲级战犯最后都特赦了，有的还当上了政协委员，不是吗？

我还补充说，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的事儿，只是因为我还有一点存款留在国内，所以需要回国一趟，把钱取出来，如果真有什么麻烦事，这笔钱恐怕就要烂在国内了。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怎么不钻到钱眼里去呀！”她半开玩笑地打趣着我。

“那当然了，钱是中国人的宗教啊！没听说过吗？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呀”，我实话实说。

“你既然这么担心，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照片撤出来啊！”她最后终于让步了。

本来到此为止，我们还可以买卖不成仁义在，彼此相安无事。但不料我画蛇添足，告诉她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作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再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讲，有吃有喝就足够了，什么自由民主，本来就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就算为此搭上性命，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此话一出，才真正地把她惹恼了。她如同打开了话匣子，对我开了一通的连珠炮：

“什么叫不必要的牺牲？什么叫没有意义？近百年来中国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难道都是没有意义的吗？”她显然被激怒了，杏眼圆睁，怒目而视，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你们所做的所有事，恐怕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这一点上，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也顾不得她的感受了，索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我们过去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总把自己当成是救世主，总觉得应该为民请命，小虎甚至连命都搭进去了。可是，结果呢？结果是中国本来好好的渐近改革进程急转直下，到现在覆水难收积重难返。就说小虎吧，现在还有谁会记得他？看看我们身边的人都干什么吧？搞钱啊！更年轻的一代，十个有八个相信东升西降岁月静好，恐怕连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展览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真相告诉大家，特别是青年一代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青年一代就真的希望知道这些？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有吃有喝有钱花，岁月静好天下太平就足够了。这个民族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自由民主法治，你们所做的一切，恐怕从来都是一种一厢情愿。”

“照你这么说 100 多年来，这些革命志士包括谭嗣同孙中山秋瑾瞿秋白直到王小虎这些人，都是白死的了？”

“是啊，我还就真的认为他们可能就是白死了，你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又回到了一百年以前了，甚至更差呀！”

“你胡扯！”她真的出离愤怒了，眼里流出的，与其说是眼泪，不如说是怒火。

“看来当初我没选你是做对了。你还记得我当初给过你一把钥匙吗？那是我用来试探你的胆量的。如果你真敢用那把钥匙，在半夜里打开门把我办了，生米做成熟饭，那我就死心塌地地跟定你了。因为我当时很矛盾，不能决定选你还是选小虎。但是现在看来我没选错，你当年不敢，现在不敢，将来也永远不敢做出一点有担当的事。就像你当年不敢参加绝食团一样，你今天也不敢参加我们的这个展览。我真的没看错你，你就是一个懦夫！你你你走吧，别跟我们一起混了，不要耽误你自己的大好前程！”

既然主人下了逐客令，我只好灰溜溜地逃离了那个深宅大院。

4 柳暗花明

从江岚家里回来以后，我想了很多，那一夜居然失眠了。我想起了30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也许是我们天真，也许是我们迂腐，也许是我们浅薄，也许是我们狂妄，但我们是真诚的，坦白的，问心无愧的，我们希望国家更好，我们渴望民主自由，我们追求光明伟大，我们探求生命的意义，我们需要有尊严的生活。

34年前的这一天，我在那里，一夜没睡。在那个漆黑的夜里，不少人死去了，其中有我尚未认识的朋友，有我还没教过的学生，有如花似玉的女子，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有拖儿带女的父母，也有命不该绝的战士。我见到了死尸，见到了鲜血，见到了燃烧着的军车，见到了冒着烟的催泪弹，见到了愤怒的人群，见到了萎缩的士兵，见到了搜查，见到了追捕，见到了悼念的挽联，见到了巡行的坦克。我愤怒，我悲伤，我叹息，我徬徨，我恐惧，我无奈，我无所适从，我虽生犹死，我实际上——我实际上已经死去了！

我死而复生，夜不能寐，爬起身来，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小皮箱，那里面珍藏着我30多年前带出来的一些重要物品，包括那一年在广场上和校园里拍摄下来的十多卷照片的胶卷。当年仓皇出逃，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们洗印出来，所以它们如果现在面世，应该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我想来想去，决定把它送给王夫人岚，不为别的，

就为让世人知道当年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件事虽然不一定绝后，但到目前为止还应该是空前的吧。这样大的一件事，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看到并知道，并使他们了解我们在和他们同样年龄的时候，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做的不一定正确，我们的确也没有成功。但那毕竟是我们生命中的高光时刻，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在把这些照片用挂号信寄给王夫人岚的快邮信封里，我还附上了一首诗

《致远方的朋友》

无需见面，也无从握手，
但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就象大海对蓝天，太阳与星月，
我们交相辉映，天长地久。

真朋友无须朝夕相见，
真朋友不用手挽着手。
心有灵犀，甚至连眼神都是多余，
山高水长，那是我们的热血在流。

我知道你正在为我受难，
忍辱负重，高昂着不屈的头。
请原谅我过去的愚蠢和怯懦，
从此我将紧紧地站在你的身后。

让我们继续前行，向着光明走，
勇往直前地走到路的尽头。
去看那繁花似锦的彼岸世界，
去争那原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

两天以后，我收到了江岚的短信，居然是英文的：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这段话出自圣经，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阿门

作者注：此文可以看作是前作《似水流年》（载《南极光》2020年创刊号）的姐妹篇

父亲与油画

杰夫

小言工作之余，酷爱收藏艺术品，经常四处淘宝。他的诸多藏品被精心布置在家中，赏心悦目，陶冶情操，也为日常生活平添一乐。

这天他又妙手偶得一幅古典写实油画。描绘的是厨房案台上的一组静物：掰开的蒜瓣、暗红的熏肉，承载它的铁盘、餐刀、水罐，刚出炉的面包……笔触细腻，光影逼真，质感和透视都很到位，整体表现力与小言经常造访参观的纽省艺术中心陈列的油画展品在同一个水准上。小言如获至宝。

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此画年代有些久远，上半幅背景中出现几处绿豆大小的颜料剥落，隐约可见画布的材质。但小言也能坦然接受：如果完美无瑕，他也不可能以这么优惠的价钱入手。贵在原创真迹，而且残缺美更能体现历史的厚重。这幅画无疑是小言近些年来获得的最好的藏品之一，他准备把此画放置在家中饭厅墙上的C位，精心呵护。

于是小言专门请来工匠，在墙面上精确测量好位置打入钢钉，然后颇有仪式感地将画作悬挂起来，效果甚佳。惹得这位师傅也不由连连赞叹，“画得真好！是家人画的？”小言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心说想我们家族已经有三代没出过艺术家了。

小言觉得这幅画令家中蓬荜生辉，十分得意。夜间家人睡去，还独自欣赏良久，揣测着它的前世今生。画虽好，但似乎欠缺了点儿东西，是什么呢？左思右想，人家说得对，可能就是所谓佳作与收藏主人间具有的某种联络。每件艺术作品背后都应该是有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这幅画也当如此，但小言挖掘不出来。

小言的父亲在中国是位大学退休教师，这些年作为团聚移民来澳与小言同住。如今年事已高，平日闲来无事，不外乎上网看电视，或是就近散散步作为消遣。小言兴奋得向父亲展示这幅令他颇感自豪的作品并征求意见。但在理工科出身的父亲眼中，除了认可画中物件描绘得颇为生动外，就是那几处破损十分刺眼。对此，小言倒是不以为然，他深知博物馆里的传世佳作都是耗费巨资请能工巧匠修复而成的，业余藏家若没有那个财力修旧如新，倒不如保持其原汁原味。

接下来几天忙忙碌碌，工作家务一大堆，小言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画挂在那，进进出出，无暇再驻足细看，偶尔一瞥好像有点不对劲，他没戴着眼镜，却也在内心深处立刻否决了：“不可能！不可能！”

转眼又到了周末，小言在饭厅吃饭，得机会重新凝视这幅画作。不看则已，仔细这么一端详，就觉血往上涌，脑袋“嗡”的一下！原来那些零零星星破损的部分不知何时已经被一连串深色的墨迹块填充了，但颜色显然不对，活像一个个蹩脚的补巴点缀其上。

太太绝不会动他的藏品，孩子们更不敢。没错儿！是父亲的杰作！

那一瞬间，他头脑中赫然闪现出电影《憨豆博士》中主人公豆豆修补世界名画的精彩桥段，还有《老炮儿》里那位单纯善良的北京大爷“灯罩儿”自以为是地给法拉利跑车补漆的情节。啊……！

在小言童年的中国家中，客厅淡绿的墙面上曾有几块破损，不惑之年的父亲不知从哪找了点绿油漆直接刷在上面填补，搞得整面墙深深浅浅色彩斑驳，宛如迷彩一般，一直被家人传为笑谈。几十年后他竟又如法炮制，将这般手艺再次呈现在儿子心仪的油画上！小言胸中忍不住万马奔腾……

几周后，夜深人静，小言再次屏息注视这幅画作，不由得心中释然。这幅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与主人之间建立起了微妙的联系。父亲一举成为了联名画者，并为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这幅画无疑将陪伴家人很多很多年。今后每当望到它，就会想起父亲和故乡的家。

【散文杂感】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这里……

何与怀

许多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早已过世，接着是下一代人，也先后离世。我想象那个时候，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这间独立屋成为了一座“沈嘉蔚纪念馆”。层高近八米的展厅中，前后左右大墙上依然钉挂着四幅巨画：最大那幅是《乌托邦》；右侧是《英特纳雄奈尔》；左侧是《古拉格》；对面是《萨图耳诺斯》。每天不断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访者。接待员是一男一女两位，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端庄秀丽，均学识渊博，绝顶聪明智慧，非常完美，而且从不休息。来客还没有进门，他们就已识别出其母语、教养、爱好、立场等等并用其语言与之交谈，滔滔不绝讲解沈嘉蔚的名画，回答任何离奇古怪的问题。参访者中不少是来自北半球那个还叫做 CHINA 的国度，他们在《巴别塔》这四幅沈嘉蔚的名画前徘徊审视，又在楼上瞻仰沈嘉蔚的自画像。他们非常不解，大半个世纪之前，为什么他们的家国曾经如此荒唐荒诞荒谬？为什么毛泽东个人崇拜给这个民族造成空前的大灾难后这个民族又再次臣服于更加离谱的习近平个人崇拜？他们把沈嘉蔚的巨作看为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他们希望实地感受沈嘉蔚精神。他们虔诚地企求历史答案……

人来人往。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沈嘉蔚没有离去。

习惯性地，他常常站在面对着一片大海的三楼阳台上眺望。这是南太平洋，跨越浩瀚的海面，那边就是南美洲。此时，他的心头就不能平静。

一个多世纪了。但他还记得，1967年，作为一个红卫兵的他，从《参考消息》读到直接英勇投身战斗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军捕杀的噩耗时，曾何其震动！由于格瓦拉被中共认为是“苏派”，他的“游击中心主义”又为毛泽东所不屑，故而格瓦拉在中国从未享有正统地位。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深深伤害沈嘉蔚这一班红卫兵们的心。

格瓦拉牺牲后的一些细节永远都在沈嘉蔚的心头萦绕：他躺在一所乡间医院的水槽上。修女们洗净了他布满枪眼的身体与泥垢的头发。他的样子就跟曼坦纳名作《哀悼基督》相似，修女们也全都惊奇如看到耶稣再世。一个 CIA 军官用手合上格瓦拉的双眼，但双眼再度睁开，此后一直惘然地看着前方。沈嘉蔚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沈嘉蔚

是如此地感动。多年之后，在《第三世界》这幅历史画中，他在格瓦拉身上几个部位画了与耶稣同样的伤口。这个暗示很明白：格瓦拉在个人人格上是高尚的。沈嘉蔚还在格瓦拉的担架上放上一本《堂吉诃德》。他觉得，从许多方面说，格瓦拉都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



Figure 5 沈嘉蔚名画《第三世界》

沈嘉蔚还记得，格瓦拉死后六年，1973年，在智利上演的一出悲剧又一次让他一个年轻的热烈拥抱革命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画家伤透了心。

阿连德是格瓦拉的挚友。但他不赞成暴力。他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他何曾想到，他也会与格瓦拉一样，悲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背叛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一个是衣衫褴褛的叛乱分子，企图推翻现存政府；一个是民选总统，坐在富丽堂皇的国会大厅里，然而面对的竟是同样的法西斯军人的枪口，而操纵这些军人的都是同一个力量 CIA，而这个 CIA 听命的又竟是一个号称以反对共产主义暴政为己任、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天职的美国政府。接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为这位殉职的元首下半旗志哀，然而文革中的中国政府拒绝这样做，而且立刻把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政府的大使赶走，并马上接纳法西斯独裁将军皮诺切特的代表。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一切都难以理解！一切又事出有因！沈嘉蔚感到许多历史事件的荒谬。

格瓦拉和阿连德早已作古。这一切应该都已过去了。但是，这一切却又没有过去。许多立志改变现状者追随格瓦拉精神，而且还是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沈嘉蔚痛苦地看到：身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领衫的恐怖分子正在被他们劫持的飞机上杀害平民，或身怀炸弹与以色列学童乘坐的公共汽车同归于尽……一些恐怖分子可能确是格瓦拉的真诚追随者。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不，这不是基督精神，如果基督精神是真理、正义、博爱的代名词，并非所有以肉体痛苦以至死亡为代价来实现其目标与信仰的献身精神都是基督精神，都代表真理！不。人类的解救绝对不是同归于尽！

那么，切·格瓦拉的拼死奋斗又意义何在呢？沈嘉蔚对格瓦拉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发出了根本性的疑问——也许格瓦拉一开始就错！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沈嘉蔚对格瓦拉所代表的暴力革命道路不能不持否定态度……

沈嘉蔚更长时间地向北望去。万里之外是他的祖国，那里曾经让他青春燃烧，燃烧得奇形怪状。



Figure 6 沈嘉蔚名画《1966 北京吉普》

最令沈嘉蔚刻骨铭心悔恨不已的是文革中那场亲身参与的武斗。

那是1968年1月一个晚上，一场武斗开始。沈嘉蔚看到自己当时一个真诚的以革命者自许的热血青年的样子。他加入他一派红卫兵攻击对方，受伤后，又取了藤帽与长矛再回到战场。当时敌方只剩最后几十人，爬到了剧院屋顶上不投降，已有两个从屋顶上滚下来摔死了。沈嘉蔚跃身铁梯攀住屋顶，翻身上房，说服对方下去投降。

但沈嘉蔚跟着一下到铁梯上便惊呆了：刚才缩在铁梯上不敢上房的战友，现在正在夹道争先恐后勇猛地痛打投降了的敌方同学。一幕惨烈的景象让他极其震动。武斗结束后，沈嘉蔚当初在屋顶上大喊“我们胜利了”时的心情早已一去不复返，他深感自己的浅薄。直到这一夜之前，沈嘉蔚还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笃信自己是光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为他们代表正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夜，沈嘉蔚看到了“自己人”并不比敌方好到哪里去。尤其是领悟到人性丑恶的一面——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是被否定的。

沈嘉蔚很庆幸。自己虽然充好汉加入武斗队伍，还没有被卷入到用刀枪对刺的境地，没有直接的血债。但是，自己的罪责难道尽止于此吗？沈嘉蔚深深内疚：只要自己戴过红袖章，举手高呼口号，只要自己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自己就是一个从犯。他觉得他的罪责，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相比，不相上下。他写下：

1968年1月15日血腥之夜，是我人生中最早的转折点。此后我不再关心打打杀杀的政治，开始了专业画家的生涯。

沈嘉蔚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件。其中特别是“六四”事件，和平示威者被屠杀，学生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又一次让沈嘉蔚心灵遭受莫大的震动。

他对看到的革命和亲身参加的革命不断进行反思。

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性，有时很迷惘，甚至悲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这个革命带给人民的是灾难，如果反抗专制暴政的革命却是以更为残暴更为专制的统治代替之，那么，它就应该被否定。

的确，当手段本身在道义上与目的背道而驰时，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每一个在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过的人都明白：不能用皮鞭把人赶上“天堂”。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荒谬在于它试图通过血腥镇压与思想钳制来创造一个它宣称的幸福的未来世界。

也许人们要经过许多年后才会醒悟，也许人类还要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也许人性中的恶会使这一切反复循环，没完没了。

但无论如何，沈嘉蔚确认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画家。

(2023年11月22日于悉尼。本文选自作者长文《是挽歌，是控诉，也是未来的揭示——从沈嘉蔚巨作《巴别塔》谈到“习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七节“100 Eric Street Bundeena NSW 2230 Australia: 永远的《巴别塔》”上半节。)

一对老夫妻的蓝宝石矿

张帆

当听说我们没有见过蓝宝石原石时，老妇人立刻转身，从身旁凳子上拿来一个装着一小把碎石的塑料袋，她对我说：“这些石头，有锆石也有一些蓝宝石，但品质不太好，好的都拿去加工了，这些都给你们”。

我和太太非常惊讶，尽管我们喜欢收集各种宝石，但与老妇人素昧平生，怎么能接受这些东西呢？老人笑咪咪地把袋子递给我，她先生站在旁边也是笑咪咪地看着我，我连忙接过袋子。我伸手抓了几颗石头看着，连连说着：“谢谢你们”。

我太太打开她自己的背包，拿出一串珍珠项链和一条珍珠手链，她递给老妇人说：“这个送给你”，接着又说：“这是真的淡水珍珠，都是我自己串的，品质也不太好，我们是做珠宝批发生意的”。

老妇人也不客套，接过东西，仔细翻来覆去看着，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些珍珠，老先生凑过去也认真看着。一会儿，老妇人抬起头，笑容满面对我太太说：“谢谢你”，老先生在旁边笑着向我太太点点头。看得出她们非常喜欢这个礼物，珍珠是西方中老年妇女珍爱的东西。

这是 2013 年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闪电岭(Lightning Ridge)的一幕，那里是荒漠地区(Outback)，接近与昆士兰州的交界处，距悉尼 700 多公里。那是著名的新州象征石黑澳宝(Black Opal)的产地，这是我们第一次去那个矿区。

我太太喜欢各种宝石，特别是原石，全澳大利亚所有的宝石矿区都去过，有些不止一次，闪电岭也到过两次。

关注澳宝石的人都知道，在各种各样澳宝品种里，黑澳宝最珍贵。并不是说这个澳宝是黑色的，它仅仅是底部呈深灰色，而里面是比较深沉的各种彩色，其透明度没有白澳宝好。颜色中以红色和蓝色最珍贵，如果是带有中文字样的鲜红色纹理，便是极品。黑澳宝曾经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珠宝街上风靡一时，但它只在澳洲闪电岭开采，新州把黑澳宝法定为州的象征石。

在这个矿区，除了澳宝还有其它各类宝石，文章开头是我们遇到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就是开采蓝宝石为主的。

我们在闪电岭呆了两天，几乎玩遍了所有与黑澳宝有关的内容，这天午后，我们准备离开那个矿区。

按照我一贯的作风，我必须在更大范围区域开车兜一圈，试图碰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便漫无目标地在十多公里外围跑着，只要有路就开进去看看，那些都是没有柏油的土路，在荒漠的灌木丛里穿梭，洪荒之情油然而生，总感到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



Figure7 澳洲荒漠的灌木丛里的土路

天气有点阴，午后我也有些昏沉了，恍惚间，似乎看到前方有一排稀稀拉拉的铁丝篱笆，在荒郊野岭里让人一阵心悸。开过去看见一块黄色小牌子挂在篱笆上，上面有用手写的红字：Sale，这是低价出售的意思。再开过去一点，看到篱笆内的丛林里面有一个小房子，我感到不可思议，在荒无人烟的灌木深处，竟然还有人住，脑海里浮现出蒲松龄的《聊斋》，莫非遇到了灵异？！

太太也有点紧张，我连忙掉头往回开，再次经过那块牌子时，我不知不觉地停住了车子。我对太太说：“是不是这户人家要把房子卖掉？这个鬼地方的房子能卖多少钱？要不去问问？”我们对一些特别的东西都有共同的兴趣，太太自然也有这个念头，好奇心再次战胜恐惧，掉头又驶向那房子。

其实，我们两人天南地北地玩，心灵里早已经百毒不侵了，越是人迹稀少的地方越会发现惊喜，探险是我们在澳洲十多年来的最大乐趣。

车子停在篱笆墙的门外，门是关着的，可以推进去，但我还是站在门外喊着“Hello”，心里有点紧张。房子大概离篱笆门二十来米，在这空旷的荒野里，我的喊声

应该可以听得见的。喊了几声没有反应，正谓小扣柴扉久不开，我犹豫着要不要推门进去。

这时，看到一个人影从房子里出来了，踩着树叶在昏暗的树荫下朝门口走来。近了才看清，是一位老人，他脸上带着疑惑，估计他也很惊讶两个华人出现在门口，可能是在里面已经纠结了一会才出来的。

我对他说：“我们在闪电岭游玩，在你们的篱笆上看到了 Sale 的牌子，想问问在卖什么？”老人说：“我们出售矿”，我问：“什么矿？在哪里？”他说：“蓝宝石矿，就在里面”。

我怀疑听错了，我不明白这个看上去又小又旧的房子与珍贵的蓝宝石矿有什么关联，我的英文本来就不好，再加上这乡下老人声音不响又带有些口音。他看我没有反应，便问我：“要进来看看吗？”我表示要看的，越不明白的事情对我吸引力越大，当然，我太太也一样。

老人打开柴门，我们一起走向那房子，穿过车棚来到院子，见一老妇人，他介绍是他妻子。院子里没有树，光线好些，看清了两位老人，都是七旬年纪的白人。老妇人面容慈祥，老先生就像一淳厚的老农民，他叫乔治。

我迫不及待地问：“蓝宝石矿在哪里？”老妇人说：“在这里”，便朝着院子深处走去，我们跟着她。

转了二个弯，大概走了 30 米左右，看见地面上有一个一人多高的铁三角架子，旁边是一台简易机器设施，带着铁锈和尘土。我大学的专业是农业机械，对这种东西有特别的感觉，那玩意儿既简陋又陈旧，就像二十年以前中国农村里自建的机器。

老妇人指着架子下面的洞说：“这就是矿”，我走近观看，洞的直径约一米半，深度不到十米，我当时的感觉是遇到骗子了。

我去过澳洲许多澳宝矿，那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山，我也去过中国赤峰的银矿，电梯下去数百米。这个蓝宝石矿就像一口不深的井，我无论如何都不信这里能挖出珍贵的蓝宝石。

这时，老先生走近洞口说：“下面挖出来的泥石可以吊上来”，他指了一下铁架子的上端，我看到了一个手动葫芦。他又指着旁边的机器说：“这是清洗石头用的”，然后，他说：“我把机器开一下”，说着便在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里摸索起来。一会儿机器动起来了，一个筛子在水槽里面来回摆动。洞里挖上来的泥石首先要在筛子里清洗，去掉泥土后在筛子里会留下一些碎石，再在这些石头里面挑选出宝石，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

我看明白了，这是一个比我看到过的矿山缩小了 100 倍的微型矿，所有矿山结构、矿山机器和开矿流程都有了，只是全都集中在后花园一个占地约 50 平方米的地方。

我没有发问，全神贯注地研究着这台古董机器，似乎蓝宝石的事情在我脑子里已经没有了。看旧东西就像喝酒一样有味道，特别是机械，我甚至在分析它的制作工艺，拼命在脑海深处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机械技术的一些知识，他们都陪着我傻看。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发现旁边还有三个人，我赶忙转过身来，对老人笑笑说：“我过去是机械工程师”，老人有点惊讶。我又回到了蓝宝石这个话题，漫不经心地问道：“这个井里的蓝宝石是怎么挖出来的？”

这时，老妇人开腔了，她大概察觉到我有点不相信，女人是比较敏感和细腻的。她说：“我们全家在这里挖矿已经有二十多年，这是第二个矿，挖了才五、六年，另一个矿比较大些，在那边”，她指了一下树林远处，接着说：“过去的那个老矿挖出来许多宝石，有蓝宝石、锆石...（我听不懂另外一些宝石名称）。我们有两个儿子，全家都在这里生活，一起挖矿。后来那个矿里没有宝石了，我们又挖了这个矿”。

还没有等老妇人说完，老先生插了进来，他好像是说按照矿脉，这个新的位置非常好，一定能挖到宝石的。他说的全是专业的英文采矿用词，我根本听不懂，好在我对矿业知识有点了解，半猜半蒙地听他介绍。他接着说：“这个矿里已经挖出了一些低品质的宝石，继续挖下去一定有好宝石的”。

老妇人又把话接了过去，她说：“现在两个孩子大了，都去了布里斯班（昆士兰州首府）工作，乔治的腰也损伤了，不能继续挖矿。所以，我们想卖掉这个矿，以及这个房子，我们想搬到别处去住”。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的神情。

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他们一家人在这里靠挖矿生存了几十年，养大了两个孩子，年轻人是不甘心继续呆在这里的。在荒郊野岭里就只剩下了俩老人，他们也干不动了，打算把一生的财产卖掉，去过老年生活。我望着这两位辛苦一生的既是矿老板又是矿工，肃然起敬，是什么毅力能让他们坚守在这个矿洞里，我想唯一的因素是：要生存下去。

我到过澳洲各种各样矿区，也知晓矿工们的辛苦，但如此近距离而又深入的了解还是第一次。他们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了蓝宝石，而他们一生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土澳人的坚强和勤劳。

我无法用任何语言去慰藉他们，我用自言自语掩盖着内心的沉重：“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蓝宝石的原石”，为此，老妇人就把一小袋石头送给我们，这便是文章开头的一幕。

我知道他们已经有好久没有挖矿了，每天把这些碎石一遍又一遍地挑选着。这一小包东西，在市场上可能没有人会要，但他们还是舍不得扔，因为这里面有他们的汗水、人生和希望。然而，他们竟然就这么慷慨大方地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人，我再次被土澳的淳朴善良而感动，我没有办法帮他们，只能祝愿他们安享幸福快乐的晚年。

2023年5月写于悉尼



Figure 8 张帆旅游中拍摄的澳洲内陆典型的红土地

作者简介

张帆，笔名高风，来自上海，长于浙江，现住悉尼。浙大77级农机毕业，经历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全过程，后在上海创业。2007年移居澳大利亚，经营家庭生意，住过阿德莱德和墨尔本。自驾多万公里，遍访全澳洲所有地区一千多个乡镇，探索澳洲乡土风情，收集研究欧洲各国古董，学习西方文化。

喜欢写游记、随感和杂文，在中英文报刊发表，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协会员，FAW（澳大利亚作协）会员（英文）。热爱太极拳、太极剑运动。

小不阳摔跤事件始末

李双

年轻人有事，外出一周，我独自照看刚三个月的小不阳。我要离开一分钟，顺手把小不阳放在床边，拿椅子挡住。回头审视，会跌下来吗？自己跌？不会！但小不阳个大腿粗，元气满满，加之牛奶喝多了，一蹬腿，椅子渎职，连忙闪开，小不阳一滚，摔到了地上，躺得还挺直溜。人生想不到的事很多，这算最惊心的一件。赶紧飞车前往医院。一上高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车都在逆行？迅疾驶入服务区调头，差点追上前面货车的硕臀，改为小碎步般慢行。

医生是位英国男人，居然长得和我相似，唯独脖子是加大加粗加长款，让人联想到长颈鹿。他一看，小不阳头上有个青包，立刻作了处理，接着摇头晃脑报了警。警察很快跟进，Child Safety (儿童保护组织) 也跟进，都到了医院。我立刻成为嫌疑分子，受到了“监督”、调查、询问、追问，或者审问。什么情况，怎么发生的，要说清楚。交流不畅，联系了翻译。促肩谈心。强调：家长只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未来公民——儿童，不能虐待未来公民——儿童！如果家长有超过服刑 12 个月的经历，对孩子动手，让 12 岁以下儿童独处，包括待在家里等，哪怕只占其一，都可能被剥夺监护权，以及取消永居签证，甚至直接扔进牢房里包吃包睡，修身养性。我何曾见识过这种场面，慌乱不堪，语言系统几乎失灵，差点返祖。反正，对方查问什么，我都老老实实彻底坦白交代，低头认错，争取获得宽大处理，以免敬水不喝喝罚水。

有点后悔到医院，本来没事；有点埋怨医生，他不报警，还是没事。再一想，不就医，心里不踏实；医生从事这份职业，是为了谋生为了服务公众，又不是为了卧底，发现小不阳受伤立刻报警，属于尽职尽责，应该表扬应该送礼应该歌颂。

我问，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亚裔背景，你们才这样？

医生把脖子转了 180 度，脸对着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他们根据统计数据，对各族群带孩子的风格比较了解，结论是亚裔的虐待案发生率相对高一点，所以更重视。也即他们认为，这种家庭容易出问题。还提到，亚裔，年轻父母和老人同住，老人有打小孩的可能，年轻人基本不会；他们更警惕爷爷姥爷那一辈。医生、警察、Child Safety，按照保护儿童的流程行事，是为了孩子好。噢，对对对，我完全理解，心服口服，积极配合。我语速极快，盼着他及时把脖子转回去，免得折断在我眼前。

调查结束了。医生的头已经降落到胸前，眼睛和电脑持平，指示还需要做什么做什么，包括做 CT（核磁共振），我说不行，孩子这么小。但是医生说要查查内膜是否受损，以排除出血压迫脑组织的危险。我同意了，做了放心。医生的头又升回原位。

很快转到墨尔本皇家医院，这里有专门的儿童用仪器。嘿，是华人医生！不用翻译了！

检查结果没有别的伤；包块有瘀血，能自然吸收，不用进一步处理。我可以带小不阳回家了。够宽大的！

一直没顾上吃饭。看到医生、警察、Child Safety，对一个普通孩子，这么尽心，这么关怀，花这么大力气进行保护，简直像个陷阱。思维不断反刍：澳洲没有一拨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没有一群渴望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没有一批真正不劳而获的官僚阶级，哪有什么陷阱。我非常感动，非常欣慰！回忆以前几十年，在另一块土地上的所见所闻，一对比，千言万语。但不能被误会为给某种势力“递刀子”，无可奉告。听说，“有些青蛙哪怕走遍世界，也一直带着它的井”。我不这样！我离开了老井！我的孙辈非常幸运！

归家三天，小不阳头上的包越来越小，瘀青越来越淡。睡醒后精神焕发，选中我胳膊上半生不熟的结痂，非要抠下来，先是拦不住，后是舍不得拦。抠吧抠吧，流血就流血，祖父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我又不举报，医生、警察、Child Safety，不会为了保护我，专程前来审问小不阳的。形势喜人。

其实养儿养女养孙对个人并没有什么用，完全是吃亏一辈子的事。例如养老，我做了几十年的儿子和孙子，能不能给父母及爷爷奶奶养老，心里很清楚。但血浓于水，我渴望永远全心全意为小不阳——我的盐我的光我的梦中情孙拼命服务，哪怕把自己的时间搅得碎碎的。

我以为，摔跤事件已经过去了。

第四天，下大雨。不敢看窗户，一看以为自己误入了洗衣机。没料到，Child Safety 来回访了。

“主角”是位男士，西人，很年轻，化妆比较精细、繁杂，嘴唇、指甲都涂了红；大胸，好似长了两峰乳房，险些超过美女。有点像同性恋。另有一位年纪稍大，印度人，服装精致。除了人不靓，什么都靓。他开车，两个人一起来。雨大风也大，身上鼓鼓的，背着降落伞一般，进门等于“着陆”。

彼此依靠手机翻译软件交流。还是先询问、观察，了解小孩的整个生活环境，包括是否和成年人分睡；说小孩该有自己的床。我家是这样。两位大咖厉害，又给我营养了一番：不能伤害儿童，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待在家里……剥夺监护权，取消永居签证……坐牢……腔调很圆正很话剧甚至很歌剧，老也说不完，老有余毒需要肃清。这些教诲我都知道，并铭记在心，不用栽培了。可他们的微笑，来自于心底，和迎合无关，是因为帮助别人获得了快乐的真实流露。还得装着听。边“听”边默默研究西人的脸。比华人的窄。以为他头小，不。华人的头，两边宽，下巴横；西人的头，前后长，下巴竖。头是一样大的。又从对方脸侧看向雨棚内生机勃勃、颜色矜持的麻雀。麻雀把翅膀放松，下移，爪子从翅膀上方伸到头部，开始休闲式挠头。

西人接着问对医院有什么意见。我朗声回复：没意见！确实。

雨过天晴，后院淤泥厚实，如果藏着泥鳅，就该放声高歌。

可能摔跤事件真的到此为止了。老夫之爱如山体滑坡，终日把小不阳含嘴捧手，兼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臭，英勇应对尿不湿里的液体和固体，提高警惕，以保其平安成长。带孩子看着简单，但失手就是犯罪，公，没法面对政府；私，没法面对孩子父母。

我受到启发，多次掂量渎职的椅子，萌发了培养婴雄小不阳当足球运动员的壮志。

。

陈向阳 AI 谈两则

陈向阳（堪培拉）

AI 灭绝人类？其实，那叫进化

AI（人工智能）灭绝人类，过去只是少数科学家的警告和好莱坞的创意，但现在一些国家要采取行动了，也就是承认：如果不防范，那真会发生。

但此处要说：即使防范，那也会发生。但不会像电影里那样：杀人机器人横行天下，高智能机器人施展大阴谋取代人类等等。当然，杀人机器人会有，已经有了，至少有些国家正在加紧研制。将来高智能机器人里也难免真有一些会搞阴谋取代人类。但这些成不了大气候，现在各国正是要防范它们，人类有足够的警觉和能力做到。

可是，真能“灭绝人类”的 AI 将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人类放心、不加防范的。它们不会用暴力和阴谋，整个“灭绝”过程公开透明，顺其自然。而人类即便不是主动就范、自觉自愿，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这还相当遥远，现在就谈论那个遥远的结局显然没几个人相信。但如果认真推想未来，按照最合情理的思路，那最终结局偏偏就是我们现在最想避免的：被 AI 取代或者说灭绝。

不信？咱们就捋一遍，看看合情合理合逻辑的推演会不会导向那个最不想要的结局？

先要说清楚几个词：

首先是“机器人”，这仅仅是机械或机电装置，可以装上人工智能（AI），也可以不装，可以做成人形，但很多场合没必要。比如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大多就是一些机械手臂，能把活儿干了就行，不需要脑袋和身躯。做成人形的“仿真机器人”也有不少，看上去也越来越像真人了，但距离真人那样灵巧的动作和丰富的表情还差的很远。

比动作和表情更重要的是像人类一样感知、思考和反应。这就需要 AI 了。AI 只是复杂的软件系统，模仿人类的思维，诸如辨认、归纳、判断、演绎、推理，还有记忆、学习等等。AI 可以和机器人根本不搭界，只存在计算机里，外接用户终端。当然也可以把装有 AI 的计算机小型化，放到仿真机器人里，让它成为“智能机器人”，也可简称“AI 机器人”。相对人脑，AI 也常被俗称“电脑”。还有，“AI 灭绝人类”是个简化了的说法，AI 自身并无行动能力，它需要指挥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来执行它的意念。

而“高仿真高智能机器人”，就像电影里那种与真人难辨真假的机器人，现在的技术还远远做不出来呢。但将来会有，也正是这种超级 AI 机器人通常被当作可能的“人类终结者”。

现在的问题就是：AI 将来会不会，如果会，又会怎样灭绝人类呢？下面就来捋捋：

灭绝过程的第一步

可以说：AI 灭绝人类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不过才刚刚迈开第一步：即 AI 的高速发展，正在突破一个又一个曾被认为不可逾越的极限。

如今仍有人坚信“电脑永远无法完全超越人脑”，因为还有几个“坚固堡垒”。比如，有人说 AI 绝不会有人类的情感，只是“冷冰冰的机器”。可研究人脑的科学家已经破译出：人的情感不过是大脑中的一些生物电信号，AI 完全可以摹仿复制。如果你说即使 AI 会摹仿，那也是假的，装出来的，但是请问：如果装的像真的一样，并且人前人后始终如一，总不露馅，那和真的又有什么实际区别？

再比如，有人坚持：AI 决不会像人脑那样会“创造性思维”。但细想想，创造性思维并非神秘不可及，不过是某些超越真实存在的想象。我们无论聪明与否，几乎谁都会想象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这种思维 AI 怎么就无法学呢？当然，关键在于“创造性”：只有联系着并有助于人类实际和知识体系的想象才有意义，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没用。而 AI 将远超任何个人掌握最全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的想象推演难道不会比真人的更丰富多样，更有实际意义么？

笔者是外行，不知 AI 如何“创造性思维”，但能看到现在的 AI 已经初步有了这能力。比如 AI 下棋的技艺是人教的，但它却能自己“想出”比人类最顶尖棋手都更高明的招式。再比如，现在的 AI 已经会画画儿、作曲、写诗文，它的作品并不是对人类作品的复制抄袭，而是“新东西”，并且已经达到难以被辨认出来的程度。当然，其水平还不高，比人类的画家、作家、音乐家还差的远。但是别忘了，当年电脑“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冠军时，还有人不屑地说，那是象棋太简单，玩围棋试试，差远着呢。当时随便一个专业围棋选手就能轻松击败顶尖的“电脑围棋手”。可如今，电脑也称霸围棋了。

现在，人类的思维活动正在被破解为一种又一种的算法，然后教给 AI，同时 AI 的算力在继续大幅提升。未来还会怎样呢？AI 全面彻底超越人脑是必然的，没有什么“终极堡垒”不可攻破。现今各国科技精英们正在废寝忘食你追我赶地努力呢，都想搞出更强大的 AI。即便他们不是为了“造福人类”，也是要努力赢得竞争，都怕落后于“敌对势力”，因此受制于人。

世界上争先恐后发展 AI 的过程不可能停止或减缓。可如果 AI 真会灭绝人类，第一步就是要全面超越人类。而人类正在心甘情愿唯恐不快地推进这步。

第二步：AI，或者说 AI 操纵的各种装置包括机器人，将接替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

先要说，此处的“第二步”并不是在第一步走完了才开始，只要第一步迈出，第二步就可紧跟。也许第一步始终走不完（AI 会持续不断地提升），而第二步也会一直跟随其后。

如今低智能机器人已经取代了不少工厂工人，但以后，更多“高级工作”，或者说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也将被取代，本来 AI 就胜在脑力。

以教育为例，“AI 教师”将会远超人类教师。从小学到大学，所有需要传授的知识 AI 都比任何人掌握的更多更全。AI 也更有能力迎合学生的需求，大课小课，单人辅导，任何时间地点。AI 还可为你“私人定制”课程，可以和个人交流，随时根据你的领悟能力调整讲授的节奏和进度。实验课也许差些，但 AI 也可以模拟实验室过程，让学生做模拟操作。这对那些昂贵、复杂、危险、易出错的实验有明显优势。

其它行业也一样。AI 医生的诊断会逐步取代人类医生，前者拥有的医疗知识和掌握的病例远超后者。除了诊断，AI 还可指挥机械手做某些手术。法律更将是 AI 的长项，它熟知所有的法律条文和以往案例，它的周密严谨和论证能力哪个人类律师也比不了。如果打官司的双方律师都是 AI 呢？不管谁输谁赢，那个诉讼结果最有可能是公正的。当然，法官和陪审员也得是 AI，那才能避免个人的偏向和疏忽影响审判。

设计领域更会变成 AI 的天下。从各类产品的造型装潢到复杂的建筑工程、大型设备，反正各种门类的制造品 AI 都能设计的比人类更好。至于产品的开发创新呢，AI 也会胜过人类，因为发明新产品也不过是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尝试“新组合”“新方案”来解决新问题。而 AI 掌握最全面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比人类工程师更可能想出更多更好的新方案。甚至对 AI 自身的改进最终也要交给 AI。因为新算法的复杂程度将越来越大，人类干不过 AI。

但是，这“取代人类”的第二步不会像第一步那样顺利，将会遭遇部分人的抗拒。他们的工作被 AI 抢走了，沦为失业者，怎能不反抗？但反抗无济于事，无论社会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都会站到 AI 那边。绝大多数人都会继续选择 AI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AI 医生的诊断更准确可靠，AI 律师更能够保障客户的权益，AI 老师确实教课更好，为什么不选 AI 呢？

而各行业的老板们也不能不用 AI，人家干得更好、更有效率、成本更低，不用 AI 就要在市场竞争中败北，关门倒闭。所以说，随着 AI 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工作，尤其是需要更多智力的工作，必将被 AI 占据。

甚至决策工作也将逐步落入 AI 之手，先是低层次小范围的技术问题，逐渐扩大到重要的政策、法规方面的大决策。因为 AI 掌握的情况更全面、判断推测更可靠，也更少私心更公正，所以更可能提出“正确意见”。即使人类坚持不放手最后的拍板决定权，但一次次都只能是采纳 AI 的建议，这拍板决定权也就徒有形式，形同虚设了。

这里已经显示出人类不妙的前景：像一些学者预想的那样，将出现越来越多“无用的人”，“多余的人”，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当然，社会有能力保障这些人的生活，让他们只管吃喝玩乐。但一个大问题终将浮现：为什么总要养着一些“废物”呢？只为消耗地球资源、加重环境问题么？

世界无可避免地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人类再也离不开 AI，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而反过来呢，如果没有“废物人群”，世界则轻装前行，变得更好。

如果说这第二步就有可能导向“人类灭绝”，那还有更致命的一步：

第三步：高仿真智能机器人将取代亲人

这一步也不需要等第一步第二步走完才能迈出，只比前两步滞后一些，三步一起向前。

虽然目前还差得远，但看不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足够好的高仿真高智能 AI 机器人一定会出现，还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最亲近的人”。想想看，狗都能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比狗更忠诚更贴心，更可以在方方面面满足你的“人”能够成为什么？

现在就有明显预兆。已经有人喜欢弄个充气的“性爱娃娃”在家里，乐此不疲。电视上也演过，中国一家生产性爱娃娃的工厂开足了生产线，来自国外的订单满满。而未来的高仿真智能机器人要比充气娃娃强百万倍。可以预计，那时这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超过今天的汽车和手机。

没几个人能拒绝一个完美的她（他）。看上去、摸上去与真人无异，如果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长得更漂亮、无可挑剔，不仅可以给人最佳的性爱，还有关怀照顾、情感交流、精神抚慰，还多才多艺、聪明伶俐，反正从生理到心理各方面都能满足你。

相比之下，真人不仅相貌身材绝对比不上，还会瞪眼发脾气，可能自私、嫉妒、懒惰，有各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和毛病，更会生病，会变老变丑。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伴呢？相貌身材更好还是差些？脾气随和还是坏些？对你更亲善还是冷淡？更聪明还是笨拙？慷慨大方还是自私计较？忠实于你还是可能出轨？总年轻健康还是会生病变老？等等等等。正常理性的选择是什么还用问么？随着 AI 机器人越来越完美，更多的人必定会选择他（她）陪伴终生。

当然，有一样 AI 机器人肯定比不上真人：不会生孩子。但想要孩子一点不难，也是高仿真的 AI 机器人孩子：不哭不闹，不拉不尿，不生病不捣乱，却爱笑，也会呀呀学语，会摇摇晃晃地学步，要多可爱有多可爱。别怕他（她）长不大，隔上一段就可以换个大的。放心，从相貌脾性到学会的本事和认知水平，完全和前面那个小的衔接，决不会有陌生感。

可是呢，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AI 机器人作亲人，结局是什么？

人类的结局

沿着上面说的三大步走下去，我们就会看见“人类的末日”。

那么，发现前景不妙，人类会不会停下，不走那三大步呢？不会。人类决不会停止发展 AI，AI 也定将全面远超人脑。人类也一定会让 AI 接替越来越多的工作，无论人类自身的需求还是 AI 超强的工作能力都使这一步无法阻挡。而 AI 与超级仿真机器人的结合一定是完美的人类伴侣。人类连猫狗的魅力都抗拒不了，何况面对“完美的人”？

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肯定会有很多的岔路弯路。比如，现今世界的严重对抗（像中美之间）会使一部分 AI 从“一出生”就不是“造福人类”，不是帮助人而是杀人、搞破坏。这不仅可能，还正在变为现实。但长远地看，这也不会阻断那“三大步”，因为社会对帮助人类的 AI 有不可消除的“刚需”，即使会发展一些伤害人的“坏 AI”，那也不会成为主流取代“好 AI”的发展。

特别是，即便出现了“坏 AI”，它们也远不能“灭绝人类”，因为就连造出“坏 AI”的人也极端重视对它们的绝对控制，以免伤及无辜反噬自己。并且，给予“坏 AI”的智能会很有限，能搞破坏就够了，多余的智能不给。比如，不会给“坏 AI”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以免它有自己的主意而不听话。总之，智力远低于“好 AI”，又从一开始就被人严密控制的“坏 AI”不会有能力有机会灭绝人类。

还有更多复杂情况和弯路。此处不多说。

这里只强调：别管实际过程多么复杂多变，那“三大步”也无可避免，而三大步走到底就是人类被取代。也许，“被取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很可能那时的 AI 机器人会像我们今天保护濒危动物那样努力维持一个“生物人种群”延续下去。

总之，虽然今天的人类不想要被取代的结局，但也会朝它走去。那一路上没有暴力没有阴谋，反而有越来越富足享乐的生活。AI 越是忠诚地为人类服务，人类就越是要走那三大步，走向原本不想要的结局。AI 所以能够“取代人类”只能凭借自身完美和尽忠尽力为人类服务，靠阴谋和暴力反而做不到。

有可能，将来面对结局的人类并不后悔，甚至不认为那是“人类的终结”，而是“生物人”向更高等人类的进化。即便生物人真的消失，世界上仍然生活着很多人：更加完美的“AI 人”。人类文明不仅继续存在，还会发展到更高水平，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领域。比如，那时人类文明向外太空的拓展才可能真正开始，因为 AI 人有远超生物人的寿命和对生存环境的高适应性，可以从事成千上万年的宇宙航行。

今天我们惧怕的“AI 灭绝人类”终将显露真像：那并非一场大悲剧大灾难，只是人类文明的接力棒被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交到了一个全新人类的手里。

想到一样 AI 产品，定将火爆！

这是什么产品呢？数字人。已有电视台用数字人来播新闻了。但那还只是个念念稿子的屏幕影像，不需要什么 AI。而这里说的数字人则非常不同，将有很高的智力（AI），会学习，有记忆，能思考，能与人交谈，比 Chat GPT 还要高出一大截。

将来这样的高级数字人投入市场，只要别太贵，定会火爆。

许多人将会“私人定制”他们需要的数字人，比如，让已经去世的双亲复活在屏幕上。虽然你有他们的照片，甚至录音录像，可以反复重温二老曾经的音容笑貌，但那能和“活着的人”比么？你向二老报喜他们又得了孙子或重孙子，录像里的他们能高兴地拍巴掌，然后给孙子起个名字么？但数字人父母就行！

你可能撇嘴：我想和二老拉拉手，拥抱一个，数字人行么？这个确实不行。但如今多少孝子孝女们不也和父母远隔千里万里，一两年也见不了一面么？哪怕住在一个城市，几个月才见一面的还少吗？平时想父母了，也不过是打个电话，或在视频上见面聊聊。这可就比不上数字人了：他们不光能聊天，还随时关心着你，提醒你这事那事别忘了，逢年过节问候你，祝你生日快乐，每天告诉你个新菜谱，说件刚听到的新鲜事，帮孙辈们补补功课，陪他们下棋猜谜说故事。反正老两口还像过去那样，有同

样的笑容同样的嗓音同样的脾气，往日的家长里短他们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依然活在世上。

比起当年，屏幕里的父母更可以随时看着你、听着你、回答你，他们的智力甚至恢复到年轻时那样。相貌么，可能会一点点变得更老，那是避免你的相貌一天天“追上他们”。当然，如果你愿意，他们也可以不再变老，甚至变回年轻，都随你的便。

当然，“高质量的父母”不仅依赖高水平的 AI，还需要顾客提供许多素材，比如，父母的照片、录音、录像、日记，记忆中有关父母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他们到过的地方、住过的房屋，和哪个邻居关系好，和谁吵过架，各种各样的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大事小事，统统提供给 AI 系统。反正，你提供的材料越多，“父母的质量”就越高。此外，他们还会随时学习，比如你发现他们忘了当年的哪件事，只要讲述一遍，他们就能记住，从此再也不会忘。

不光父母，凡失去的亲人都可用数字人弥补。比如老伴，又会在屏幕上和你聊天，提醒你吃药吃饭，别忘了孩子们的生日，出门增减衣服，等等等等，只要你不嫌烦。你出门在外还可以让老伴在手机上陪着你，不认路了，买东西拿不定主意，忘了还有什么事要办，老伴都能随时相助。当年他（她）比你更健忘又糊涂，这时可就比你强了一万倍，啥都知道，啥都忘不了。

除了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还会有很多别样的需求。比如：很多人都想交一个好朋友。可在人生中找到知己密友并非易事。但数字人肯定够格：对你绝对忠诚，不论遇到何事都会无私地为你着想。当然，他（她）还特别聪明漂亮，又决不会因此就讥笑你的不漂亮不聪明，反而处处尊敬你，体谅你。哪怕你耍脾气，或在外受了气回家冲他（她）发火，甚至口吐脏字，人家也不急不恼，对你好言相劝。哇，哪个朋友能做到这些？但数字人就行。

还有，那定制的“男闺蜜”或“女闺蜜”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都由定制者决定。还可以变，今天是胖美人杨玉环，明天换成苗条的赵飞燕，只需按一下转换键。反正古人没有什么隐私权、肖像权，随你摆布。肯定也会有人想要“当代版”的数字人：比如，那个王小五追求班里的校花遭拒，煎熬的没法子了就定制个数字人。在学校，那校花见了王小五总是横眉冷对，可王小五回到家呢，她马上就在屏幕里鞠躬道歉，笑眯眯地陪小五聊个够。

当然，这侵犯了肖像权，只能是黑市交易，需要保密，收费还高，但肯定会有需求。甚至有人会瞄上大明星，什么刘德华、范冰冰，只要花够了钱，都能让他们在屏幕上听你摆布：“给我唱个歌！”，“给我跳个舞！”，他们都乖乖照办，没二话。肯定

还会有坏小子：“给我跳个脱衣舞！”。打住，不能往下说了，太下流。反正黑市上的数字人产品肯定少不了，影星、艳星，都可以私人定制。虽然这是非法的，但就像毒品，禁也禁不住，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更会有很正经的需求。比如，想让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老校长长久活在屏幕上，继续教课、作讲演，毕业典礼上讲话，而且不是重复过去的老话，而是讲与时俱进的新东西。还有些出色的文艺、体育明星，和太受欢迎的公众人物，政府可以出资复制出数字人供大众随时在网上造访。真人的他们别说不爱搭理人，就是没架子很亲民，又能跟几个人交谈、给几个人签名呢？但屏幕里的他（她）就能热情接待成千上万的粉丝，还是一对一，想聊多久都成，别说签名，还能专为你写个歌或写首诗。当然，这种“五星级服务”恐怕要付费，尽管屏幕里的大明星自己不会张口要钱。

还会有其它各种对数字人的需求。但讲到这里恐怕已经有人醒悟了：这些听着耳熟呀，很像那什么“高仿真 AI 机器人”，只不过降低了一大维，从立体的变成平面的，缩进屏幕了。此话有点对，但别忘了，三维的比两维的要难多了：要等那 AI 机器人达到“高仿真”，估计起码还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等不到了。但平面的数字人 AI 技术却已临近成熟，而且成本更会远远低于“AI 机器人”，一套 AI 系统可以支持成千上万的数字人。

不会太久，也许十几年后就能有商业化私人定制数字人了。不信，那就等着瞧吧。

Overland Track Hiking 荒原徒步之旅

Overland Track 徒步之旅第六天-美仑美奂的 Narcissus

何玉琴

今天从 Windy Ridge 到 Narcissus，路很容易走，只有少许的上坡和下坡。路面大都是自然的山林小径，偶有树根和石块。有些路段有山水流过，上面修建了原木小桥，简洁朴实，与自然浑然一体，看着特别舒服。快到终点时有人工建造的木板路面，因为地势低洼常有积水，上面钉有铁丝网防滑。

细雨轻轻地飘着，但是习惯了雨中徒步的我们已经浑然不觉，路面有点儿湿但并不算泥泞难行，潮湿的空气让人心情舒畅，女儿们一进山就唱起了歌儿。她们越唱越起劲，后来别的孩子也加入来一块儿唱。孩子们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从 9 岁到 21 岁不等），但是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所以不管谁起的头，别的孩子都能跟着唱。后来他们转唱音乐剧里的段子，有唱有说有对白，孩子们自得其乐，大人们听着也觉得趣味无穷。

我们受孩子感染，跟着他们乱哼。孩子们感觉到了我们的参与热情，很有点儿鼓励的意味提议我们唱点中文歌给他们听。我们跃跃欲试，但开了几个头像《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童谣》和《大海，我的母亲》都无法唱下去，因为没有人记得住歌词。这才意识到，不管原来多么稔熟的东西，十几年、几十年之后也会遗忘的。想想真可怕，如果一个人不再学习，就算是他曾经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几十年后也可能成为白痴一个。

走在我前面的小 Ben 今天似乎很不开心，经常做出烦心状，偶尔还很成人地叹着气。他的小伙伴 Arron 一大早就离开 Windy Ridge 与父母赶路去了，他们要在一个上午走完 9 公里，因为他家定了下午 1:30 的船票回圣·克莱尔游客中心（Lake St. Clair Visitor Centre）去取车，之后要开车到 Queenstown 过夜。Robert 一家昨天已离队，他们没有在 Windy Ridge 停留，而是一天赶了两天的路直接到 Narcissus 过夜，今早坐船走了，剩下我们 3 家。本来我们曾经打算再沿着 Lake St. Clair 走一天的，但大家最后

都放弃了，因为有些家庭的食物吃完了，而且整个星期不换衣不洗澡，当有别的选择时，大家还是决定选择坐船出山，提早一天到旅店里好好洗洗。

Ben 和 Arron 都只有 9 岁，一起吵吵闹闹走了 5 天，为了分享一块零食会折腾好一阵子，有时为了一句话的是非曲直也会争论半个小时。前天为了给自己起一个酷酷的外号两个人吵了很长一段路，听得我和女儿不断地偷笑。璞玉未雕，童趣盎然。

Arron 是家里的独生子，能有 Ben 这么亲密的小伙伴像兄弟一样一起打打闹闹长大真是一种福气。

今天的终点 Narcissus 也是我们徒步之旅的最后一个露营点，在 Lake St. Clair 的北端。

Narcissus(纳西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与水泽女神之子。他绝世的容颜让他无法爱上别人除了自己，致使美丽善良的森林女神艾歌(Echo)为他相思而死，成为山谷回音；而他也因为迷恋自己完美的水中倒影溺水而死，成为水仙。我不知道 Overland Track 的终点站取名 Narcissus 与这个传说有无关系，但它拥有这个美称真的实致名归，单是它那碧蓝的水天一色就已经足以让人痴迷。



Figure 9 Narcissus 的碧水蓝天

到水仙屋 (Narcissus Hut) 之前先到水仙河 (Narcissus Creek)。水仙河河面宽阔，上面建有铁索吊桥，桥面窄小且承重有限，一次只容一人通过。我们 12 人花了半个小时才过完吊桥。

吊桥远离水面，走到桥心往下看时，绿熠熠一片，深不见底。蓝天、白云、山光、水色、树影互为映照，美仑美奂，让人心动。如果一时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若不留神，跌入河里，真可能就步了水仙纳西索斯的后尘。

水仙屋就在幽静的水仙河畔。这儿是入湖口，河口宽阔，河水清澈、平静如镜，两岸的山从远处延伸下来，到河边还没有要停的意思，于是平坦些的树就长在了河里，陡峭处则刹然而止、树就骑在了高高的河岸，有不胜山风的倒入河里，却依然绿叶满枝。



Figure 10 水仙河畔

水仙屋往前走几十米就是 Lake St. Clair。我们一家坐在河边的石级上吃下午茶，心理学家安德鲁也加了进来，我们聊起关于年青人心理障碍的话题，收益良多。

傍晚山地游侠来了，他告诉我们湖里有很多鸭嘴兽 (platypus)。鸭嘴兽会在天亮时出门寻食、天黑前回家，有时站在码头上就能见着它们。孩子们听了好激动，吃完晚饭便往码头走去。可是，在码头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有动静，天寒地冻的，又不能说话和走动(因为鸭嘴兽怕吵)，甚是难熬。等到九点钟天黑尽了孩子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码头。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家大女儿就一人偷偷地溜出去了，八点钟她回来时冻得双手如冰凉，却一脸的兴奋，举着手机说：“我拍到鸭嘴兽了！”一群孩子围上去，大大小小的脑袋儿凑在一起看她手机上的录像和照片，吱吱喳喳地议论着。鸭嘴兽图像很模糊，但是那荡漾的湖水和着晨光、雾气、蓝天、绿树，美极了，美得让人神魂颠倒，为之痴狂。



Figure 11 雾气晨光沐浴中的 Narcissus 码头

早上九点半，我们坐上了轮渡，以船代步走完了最后 17 公里。结束了我们为 6 天(加上前后其实是 8 天)的徒步之旅，取了车后各家直奔有人烟的小镇而去。

晚上，我们在霍巴特的海鲜夜市里与另外 3 家朋友不期而遇。海鲜加美酒，吃得真香啊！Robert 摸着瘦了的肚子说：“圣诞假期去荒野徒步真是好主意啊！往年的圣诞假期，我成日坐着大吃大喝，新年开始就看着肥大的肚子发愁。今年就不用担心了，可以尽情地吃喝。”说完他开心地站起来又去买酒，大家商量着明年该去哪个山林徒步。

孩子们也很高兴，吃完饭跑去买久违了的心仪雪糕，吃得一脸满足。

我也很开心很满意，毕竟，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荒原徒步，我们虽然走得不轻松，但一家四口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和照顾，终于走完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旅程，收获了很多野外生存的知识和技巧。最难得的是，我们赢得了足足一周的时间与一对日渐长大的女儿分秒相伴的亲密相处。没有手机、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和别的人和事的干扰，我们以各种不刻意的方式交流思想和情感，帐篷里、棚屋中、大石头上、小河旁边，天宽地阔的，在那种舒缓而开放的环境下，交流变得更加自然、坦诚和愉快。

从一种已定的生活环境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们偶尔会因为思维方式和处事的方法不同发生冲突，但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沟通和自省，而且每一次冲突的产生和理顺过程都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让我们一家更加理解彼此、更加相爱和珍视在一起的日子。

徒步之旅之后我带两个女儿回了一趟中国，好友正为无法与刚上大学的女儿沟通而苦恼，看我与女儿们相处得像好朋友一样，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我很早就有一个目标：孩子小时，我要做她们的好妈妈，给她们温饱和安全；孩子大了，我要做她们的好朋友，帮她们排忧解难。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就这么去努力的。”

好友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也一直这么去做，做得很努力很辛苦。可是，高中时女儿却把心门对我关了，大学回来更变本加厉了，我不问她就一句话都不说，问了一句就答一句，像答记者问一样，气死我啦！怎么办啊？”

我说：“试试带孩子一起去旅游吧，最好是一起去做徒步旅游。”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试试。

九歌散文两篇

九歌

台北的“福州山”

偌大的台北市，几十里洋场，生息着六百万人口。这里几乎没有本岛高山族原住民。明、清以至更早时期的大陆(主要是福建、广东籍)移民的后裔、公元1946年到1949年间赴台的内陆人员及他们的子孙构成了城市居民组群。

大台北居民的五方杂处，造就了交流语言的复杂：明显带有福建漳州口音的闽南语、客家语、潮汕语、福州语等都有其使用人群。近代，诸多福州十邑乡亲不断迁徙来台至40年代末期，几乎生生地将一个大台北衍生成了小福州。

信步在台北街市如潮的人流里，偶尔有几声亲切的福州乡音传入耳幕，真真是沁入肺腑，备觉亲切。

在信义路、和平东路，每见路旁一块块标有“连江同乡会”，“福清同乡会”、“罗源同乡会”、“平潭同乡会”、“三山同乡会”的牌子，从车窗外闪过，你就能确定，台北的福州十邑籍乡党必是相当的多了。

由敦化南路与辛亥路交叉口南行约十里许，就到了辛亥隧道，隧道口有座小山，这便是“福州山”。小山紧傍辛亥路，方圆约小十里，山上小树和花草丛生，从山脚到山顶层层地排列着造型各异的墓冢，安葬着无数历代福州十邑已故乡亲，此山也由此得名。

福州山下，有一座气派十分雄伟的建筑，大门的两个朱红石柱上，赫然地横置一块黑底金字的“三山善社”门匾，字为前台北“市长”吴伯雄所书。“三山善社”就是福州十邑人氏祭奠先人的场所。这座建筑在形在意都作为福州山的绝好注脚与诠释，进得大门，天井上方镌刻着几幅题字斗方，其中何应钦的“慎终追远”，十分醒目，题字笔力遒劲，两排硕大的石柱上镌刻着许多对联，本文录其间几幅于下：

其一：死即应归家乡归不得且营窀窆位名山；生扰有托精魄托何从合藉因缘占福地。其二：山名福州聊可慰乡意；地属台岛何难安旅灵。

撰者其情之切切，其言之怆然，使观者感到一股灵魂的震撼，而唏嘘不已。

“三山善社”每年总要举行几场盛大的法事活动，借此以抚慰和“超度”那些客死异乡的亡魂。

每逢法事日，福州籍乡亲大多合家从台北市、台北县、宜兰县和基隆台中甚至是数百里外的南部各县市驱车而来，车辆依次从青山路口直停至善社旁的第二殡仪馆路边，摩肩接踵，大有壅塞道路之势！

老一辈人一式长袍马褂，气度雍容，年轻人则西装革履，时尚翩翩。在古老与现代、文明与迷信的有点滑稽的交融与结合中进行着盛大的法事。

法事在福州籍“乡长”（乡亲中年龄较长、声望较高者）主持；数十名高僧伴着低沉木鱼声育读经文，抑扬顿挫宛如天籁，在鼓乐钟磬声中，数百名乡亲，排列成队，鱼贯而行；逐一向堂上的神主顶礼膜拜。跪拜着的人们在如歌、如泣、如诉的诵经声中回肠百转，悲从中来，竟有泣不成声者。

法事是极其严肃而认真的，所有的程序均严格依照八闽远古流传下来的祖宗律法进行，法事的整个时间大约在三个小时左右。

“法事”结束后，一场盛大的宴席开始了。由台北市大饭店来的闽菜大厨师（当然是福州籍乡亲），操刀颠鼎使出浑身解数，一时间刀砧锅碗瓢盘，喧哗一片，接着便是觥筹交错，吆三喝六地吃喝，乡亲们在了却了祭奠亡故亲人心意的同时，不免大快朵颐。每年，福州十邑乡亲们都用这种极其热烈的形式来寄托哀思。黄昏时，参加法事的人们怀着欣喜和满足渐渐地散去，原本偏僻的街市益发沉寂了。

福州山上青砖红瓦砌成的墓冢长眠着过世的亲人，他们静静地躺在地下。每一个墓里都隐藏着一个凄婉的故事。辛亥路上，进出辛亥隧道的汽车悄然驶过。山上树木低垂，小草哀哀。每当夜阑人静，一阵清风吹过，山上的松叶、小草发出了一阵簌簌声，不归的灵魂是否在向远方的家乡倾诉着不尽的思念呢？

台北行

一般人是从桃园进入台北的。

各式各样的汽车出了大园国际机场，穿过喧闹的桃园市区驶向台北。

汽车载着您向东面行进，途经回龙镇时，您将被它那嘈杂无比的街区所惊愕，目力及处，一片灯火通明满街乱七八糟的招徕声和汽车的引擎声，震得人耳鼓生痛。还在对这些招徕词语感到莫名其妙，车就翻上一架大山——泰山。在山顶的林口乡，您还没来得及看清王永庆南亚塑胶公司那牛皮哄哄的一排排很是张扬的厂房，汽车就从前副总统陈诚的坟墓旁一头冲进山下的1990年新开辟的五股工业区中间。于是，经台北县的新庄市、三重市来到台北市。当然，汽车也可以在下山后，从五股乡向北，经二省道

，从巍峨秀丽的关渡大桥上过了宽阔的台北河，直接进入台北市士林区，在众多官邸的簇拥下享受您心仪已久的士林温泉，眯起眼睛在一缕一缕的蒸汽中舒舒服服地化解旅途的疲惫。

既已到了士林，就得出去逛逛。士林夜市作为台湾省一个颇负盛名的饮食景点，当然是决不能错过的。好吃素著盛名的台湾饕餮客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吃在士林”，看来此话不虚。夜的士林，一阵阵浓烈的菜肴香气充盈街区，到处灯红酒绿，信步走到一片大棚里，立马被里面老饕们在吃喝之中无意间营造出来的热烈气氛所感染。通常，台湾人如果不涉及敏感的话题，比如蓝绿政治等，在大庭广众之中还是能小声说话，给人一种比较文雅的感觉的。但在美妙无比的士林石头火锅前，大家通通弃却虚假客套，斯文扫地，返朴归真，把从娘胎里生就的馋重新展现了出来。在这个大棚里，几乎所有的桌面上都围满了食客，所有围在桌旁的食客们都全然顾不得体面，你一箸，我一筷地吃得毫无顾忌，吃得热火朝天，吃得满嘴冒油大汗淋漓。

台湾的食客通常把碗或盘扫得很干净，这对物质相对匮乏的大陆人而言，似乎就觉得难于理喻。

身着惬意宽松休闲服的女性大多是公司的上班一族，她们在休闲之余凑上份子，来此一快朵颐，在欢快的笑声中，用尽情的吃喝来冲刷平日工作的艰辛。

端着清冽的台湾啤酒的大腹便便的男人们，因了酒精的作用，就更顾不了许多了。他们一个个大口吞着啤酒，大口咬着因为恰到好处的翻烤火候而显得色泽艳丽的烤香肠，又在同时不忘地往嘴里扔进小半个蒜瓣一起咀嚼起来，你不妨试试这样的吃法，就是这小口蒜，使烤肠又溢出了妙不可言的韵味。这种搭配应是台湾人首创，台湾人的能吃会吃在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海峡西岸的福建省南部人，是很可以在这里找到家乡风味菜的。著名的闽南小吃“蚝仔煎”，似乎在士林夜市得到了最深刻的演绎：园形的蚝饼冒着油汪汪的腾腾热气卧在一圈青翠的茼蒿草中，夹一筷油腻的主菜别立马塞进嘴里，要记住沾上泡了葱丝的“酱醋各半”，如果把茼蒿一块也夹上入口，在细细的咀嚼中，就再也舍不得让一口啤酒把口中的美味淹没了。

面线这种在福建省内家喻户晓的面点原是不足为奇的。但士林夜市却有一家叫“阿东面线”的品牌店在台湾岛内闻名遐尔，一百年来经久不衰。简洁的宽汤把细如银丝的面余得根根入味，许多在炎炎夏日里食欲不振的人总能在盛它的大碗中得到满足，平时，这个店里的客人总是要排成长队等待，这在台湾应说是很难得的。

台北还有许多夜市，但都很难和士林相比。寥寥叙述，也只能粗略地带过几笔，描述缺憾自不待言。

台北市确实很大，人口也在 5、6 百万左右。台北街道的命名颇似上海，把大陆各省的城市作为街区定名，应该说，这也说明了根在大陆的住民对大陆的向往和牵挂吧。台北人从事商业经营者居多，大型百货店、餐饮店、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星罗棋布，其价位也是视消费地段而定，同样一件商品在罗斯福路、仁爱路、信义路等的大百货店里，标价会使你咋舌，大呼可怕；但在万华西门汀则可能使你毫不犹豫地掏钱把它给买了。当然，即便在大店，你都可以毫不客气地跟经理们讨价还价，就看你是否能拉下脸了。

台北的路边摊是一道风景线。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街畔摊售的小摊贩。卖针头线脑的有之；卖各式各样的“名牌手表”者有之；更多的就是那些摆上几张小桌，张罗着快餐小吃的台湾人所称的路边摊了。路边摊的价位很便宜，经常打出的广告词叫做“五百元有找”，即三、四个人吃一顿饭，五百元钱（折合人民币 100 余元，这在台湾是很便宜的）。每逢中午时间，上班族和来台北玩的外地人就趋之若鹜了，于是经常显得生意兴旺。

靠近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的中华路一带也是十分热闹的，通常外地人到台北，总喜欢在这个地方闲逛。这里的小商品街，比肩接踵的小摊上货品琳琅满目；衣物、箱包、鞋帽和许多小商品应有尽有。如果你偶尔在一个摊子前驻足，那就得付出点时间来与摊主纠缠一番了，经常得买下一、两件东西才能了事。待你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五方杂处的市井，来到中华路步行街，又见到了另一番景象：豪华古怪的门面装修能让你瞠目结舌，肆无忌惮的吆喝招徕声不觉于耳，常有几个幽灵般的拉客者蛰到你的跟前，神秘兮兮地说着一些你听不懂的话，象是在推销一种商品，热情地招呼你跟他走，去做一些你不敢做的事，这个时候你可得走开，不然可能就此下水。中华路与中正纪念堂邻近，人们在中华路吃饱喝足，再也不愿和那些小摊贩扯闲篇后，往往选择了安静，于是就穿过一条街来到中正纪念堂广场。在那座灰白相间，看过去有点瘆人的建筑物前面的广场上走走，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台湾已经逝去的那一段政治。

台北的公共交通是很便利的，贯穿台北的捷运地铁是 90 年代末期建成，当然可以乘着它到台北的许多地方；一般的外来客人宁愿选择地面上的公车。在台北，坐公车是很方便的。看清路牌，你就可以放心地登车，到了你要去的站点，也不必大声叫喊司机停车，只须轻按遍布车内的电铃线就是对司机提示了。数百路的公车有国营、有民营，但无论国营民营，对乘客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在公车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自

由驰骋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到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你要出城，那就到园环车站，换乘任何公车，从台北桥出城经台北县的中和市或永和市过三重铺、到达新庄市或其他地方。

天色渐暗，西门汀、中华路、迪化街、汕头路、罗斯福路华灯初上，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显出一番奢侈。满街的灯箱招牌把一条街晃动得活了起来，西装革履的男子手挽浓装艳抹的女伴，在灯火通明的店铺里出双入对，更有一派典型城市夜晚的繁华。

忠孝东路是台北市的一条主要马路；它横贯整个城市，很长，也很宽阔。有些地段白天便有些冷清。入夜，分布太稀的路灯向马路洒下的一点光亮却使人感到更黑暗；明明站立在城市的中央，看着黑黢黢的前方，却好象看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大黑洞，让你在暗夜里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眩晕。

2023 年 11 月

安吉拉同学

海曙红

那天我去唐人街，碰到了多年未见面的安吉拉。安吉拉是我在悉尼工艺学校读旅游专业时的同学，她大概二十七岁上下，金发碧眼白皮肤，身材纤细瘦弱，衣着宽松随意。安吉拉是一个见面熟的人，喜欢说话，只是不开口还好，文弱含羞的样子，一开起口来要让所有的人吓了一跳。那天她大喊一声我的名字，街上所有耳朵不聋的人都回过头来看她，奇怪这个瘦小的澳洲女子中气怎么这般足。

安吉拉的嗓门特响，是因为她的耳朵聋，再加上聋子能开口说话已费尽努力，所以不能怪她嗓门大，且发出来的句子字不正腔不圆。当时我们班上二十个同学，除了我和另一个中国人、一个泰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以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澳洲人，而且女生占了大半。安吉拉不太和澳洲同学说笑，反倒经常和我们这些亚洲来的同学混在一起。我们也看得出来，澳洲同学似乎有点嫌弃安吉拉讲话口齿不清，加上她要用肢体语言帮着说话也就顾不上举止优雅。

上学那会儿，我们几个亚洲同学都是初到澳洲，英语都说得不太好，再加上亚洲人的口音，每当和澳洲人在一起说话时好象就会结巴似的，只有和安吉拉在一起说话才能流畅地说下去。尽管我们当时听澳洲人讲英语还挺费劲，因为澳式英语和美音、牛津音还是不太一样，尤其是听安吉拉荒腔走板的英语更是费劲，但是，我们这些亚洲同学从来没有嫌弃过安吉拉。

安吉拉是个非常敏感的姑娘，她不是天生的聋子，而是五岁那年，因为生病发高烧三天三夜不退，被退烧针打成聋子的。她的童年是在远离悉尼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一个爱喝酒，一个爱絮叨。在她的童年印象中，父母经常口角舌战，安吉拉变聋了以后父母既伤心又吵闹，忽视了对她聋哑初期的康复教育，等到安吉拉十二岁时才碰到了一个好老师，但是已经有点晚了。

十五岁那年，安吉拉勇敢地离开父母独自来到悉尼生活，经过几年聋哑学校的矫正听力发音，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再加上极其夸张的肢体语言，她总算可以和周围的

人言语沟通了。安吉拉和许多澳洲年轻人一样，口袋里一有点钱就想做个背囊客四处去旅游。她做了三年护士后积攒了一点钱，先去了一趟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玩上瘾后，回来马上就报读工艺学校的旅游专业。

当时，我们一班同学都曾经是、或梦想是个旅游狂，以为学了这个专业将来就有许多机会去世界各地旅游了。世界那么大，有梦想总是好的，起码学习再枯燥也会有硬着头皮学下去的勇气。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好羡慕安吉拉不用记笔记，因为她耳朵聋，尽管戴着助听器也算是残疾人，所以按福利待遇，学校为她安排了一个跟班陪读生，专门为她做课堂笔记。

我们几个亚洲同学都说，安吉拉有听力障碍，难道我们就没有听力障碍了吗？可是有谁来为我们做笔记？下课后我们都去问安吉拉借笔记看，安吉拉很大方，不像有些同学，会支吾其词地不肯助人。下课后，安吉拉会主动把笔记本借给我们轮流抄阅，说她其实根本用不着看这笔记，上课老师讲的她都听懂了记住了，耳聋的人心里明白得很呢。

第二学期上大课时，安吉拉认识了其他班一个名叫大王的中国男孩，然后，有段时间就有点疏远我们这边的几个亚洲同学了。就在学期快结束时，安吉拉请我到她那儿去过生日 Party。那是我第一次去澳洲人的家里做客，记得那天下午六点，我拎着一瓶香槟酒，敲开了安吉拉的门。她租住在悉尼内西区的一个单身公寓里，进门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门，房间里四壁空阔，家俱少得屈指可数，甚至没有居家必备的电视机。安吉拉说电视节目都是些垃圾，她从来都不看。

我和南韩来的同学金琼、还有安吉拉，一共三个人，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沙发上，等到晚上八点钟也没见再有人来。安吉拉说她不会做热菜热饭，但冰箱里有面包芝士果酱，她一包一包地开薯片，一瓶一瓶地开啤酒，这些东西管够。我盯着桌上的水果篮看了一会儿，里面有四五只无精打采的苹果和橘子。我明明肚子饿了，却对安吉拉说：我不饿，只是想啃一个苹果。我一边啃苹果一边想，安吉拉，一个天生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澳洲姑娘，她的生活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安吉拉喝了很多啤酒，她若无其事地对我们说，看样子大王是不会来了。本来她也邀请了大王，而事实上，她和大王几天前刚分手。因为大王是学生签证，他想通过安吉拉在澳洲定居下来；而安吉拉一心想的是去中国旅游，以为能有个中国男朋友会容易些。虽然安吉拉没有想过爱情，但友情还是应该有的。可是大王那天没露面，友情是否还在得打个问号。散会分别时，安吉拉问我能否教她学中文，我说当然没问题，安吉拉说，她总有一天要去中国看看。

学业结束后，同学们都作鸟兽散，四下觅活，金琼第一个找到工作，是在某银行当出纳；安吉拉也挺幸运，她第二个找到工作，跟旅游也不搭界，是为某公司搞电脑数据输入；而我到朋友开的旅行社当票务员。不管什么工作，有钱挣就好，哪怕辛苦学的旅游专业派不上多大用场。自从忙上工作后，安吉拉也就跟我学了几句中文就坚持不下去了。时间匆匆流逝，最后，大家忙得连电话联系也断掉了。

所以，那天在唐人街上，当听到安吉拉大叫我的名字时，我好象被人一下子从现在拉回到遥远的过去。安吉拉快活地告诉我，她去年到中国玩了一趟，北京十日游，来回机票吃住全包，共花了三千澳元她还说便宜。安吉拉实现了她去中国看看的愿望，我知道她肯定乐于分享这段经历，于是就请她周末来我家坐坐、喝茶聊天。

原来，安吉拉有个同事在私校学中文，她周末跟着一起去看时，被一个高大英俊的中国男老师吸引住了。尽管她知道这个男老师有家有小，她上课也是坐飞机开小差，但就为了看他，安吉拉心甘情愿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干听。后来这个老师组织学中文的同学去北京十日游，坐中国民航班机，住北京某学院的招待所，由那儿的学生陪着玩长城故宫十三陵，一边游玩一边学中文。安吉拉凑足了所有的积蓄，第一个报名交了钱。

我问安吉拉，北京好玩吗？安吉拉说，她从来没想到天安门广场那么广阔宽广，就像她祖母英国老家的牧羊场；故宫建筑群竟然那么庞大、有那么多数不过来的房屋；长城也真够长的，上上下下差点爬断她的腿；十三陵的地宫让她禁不住流鼻涕，睁大眼睛却不敢喘气。但所有这一切，正是她要找的那种刺激。北京是很好玩，在安吉拉眼里全都是新鲜，哪怕她已经玩遍了欧洲，北京和她曾经游玩过的地方太不一样了。

只是也有安吉拉没想到的，就是她走到哪里都没人听懂她讲话，经常有想学英语的人走上前来和她套近乎，但是没讲两句话，人家竟然问她，你是在讲英文还是在讲中文呢？把她都给问糊涂了。这也就是了，最可怕的可能要数晚上没有活动自由了，招待所的大门到晚上十点就准时关闭，她有两次逛夜市晚回去只好翻墙头，有一次还被人家当小偷抓住，又因口齿不清而百辩不明，最后出示了澳洲护照才算没被人送到保卫科去过夜。

安吉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我做的点心，她说中国的东西就是好吃，她在北京吃招待所的食堂，那饭菜可口，水平超过这儿唐人街上的饭店。安吉拉说这话的样子很天真，我不知道她一共吃过几家唐人街上的饭店，但我知道，对不会烧饭的安吉拉来说，什么叫好吃。

临别时，安吉拉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子给我，说是送给我做纪念。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10元、一张5元、三张2角的人民币，全都皱巴巴脏兮兮地，还有一把像纸片一样轻薄的1元和5角的硬币，这就是她北京十日游结束后剩下的所有找头。安吉拉说这钱她用不上了，把它们送给我，也许我将来回中国时可以用上。

我接过这一塑料袋油渍模糊的零钱时，不知怎地就闻到了北京街头烤羊肉串的气味。安吉拉热爱旅游、拼命工作，挣了点钱就去了一趟北京，她想去中国看看的心愿算是了了。花三千澳元玩了十天，带回来十几元人民币，她是那么开心，根本就没把钱当回事，我这才发现，安吉拉其实活得比我想象的要潇洒多了。

2004.3. 悉尼

山水之间

闻涛

很多年前在《读者文摘》上读到过一篇文章叫做《瀑布让人爱》，那是一个酷爱瀑布的美国人写的。作者在文中详细描述他作为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去寻找瀑布的经历。文章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作者是在地图上寻找河流穿过不同高度等高线，而这些等高线又在某处非常接近的地方，来确定瀑布的位置，因为等高线接近，说明山势很陡峭，又有河流穿过，很大可能会有瀑布。

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基本上是在上海长大，别说瀑布，就是一座像样的山都没有见过，长风公园的铁臂山是我当时见过最高的山了，其实那只是个土堆。少年时代曾跟随一名落魄的山水高手学习画泼墨山水。可我总是画不好瀑布，搞得老师很是恼火。“你画得太实了，要虚一点”老师一再告诫，但我总不能领悟。后来老师得知我从没在自然界里看到过瀑布，似乎释然了许多。“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出去多看看的！”老师像对我，又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第一次在自然界中看到瀑布，是在黄山，作为一个初次远离家人独自远行的少年，站在瀑布下，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此爱上了瀑布，每次旅游总会在周边寻找瀑布。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瀑布者山水兼顾，相得益彰。

来到澳洲以后，仍喜欢去看各种瀑布，虽然澳洲没有什么高山而且还经常缺水，但瀑布依然有惊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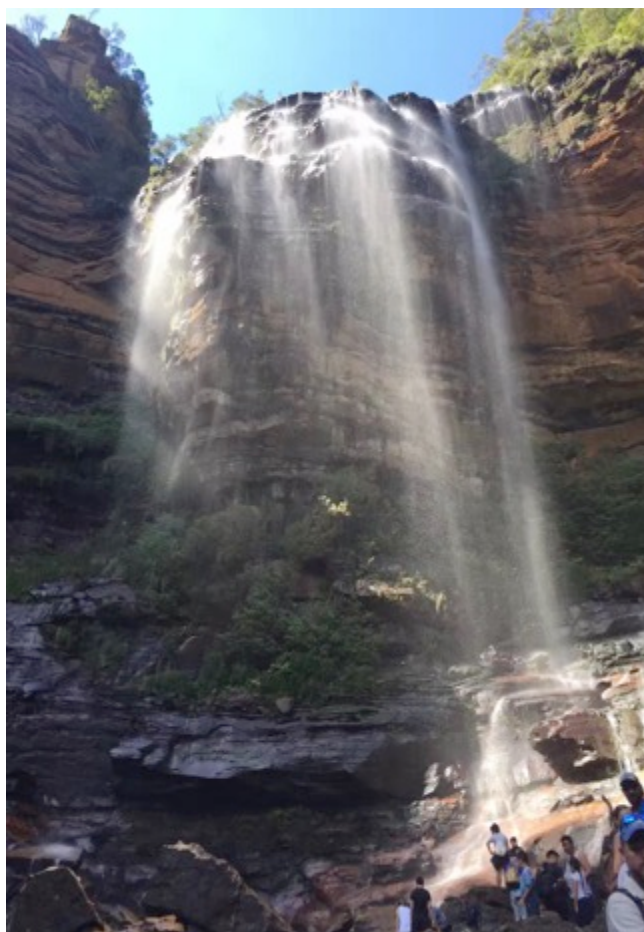


Figure 12 Wentworth Falls

的效果……

离家较近的瀑布 Wentworth Falls，说近，实际上也有八十多公里，澳洲地大，这点公里数算不了什么。

这个瀑布坐落在蓝山大峡谷中，距离蓝山著名景点三姐妹峰很近，这个真的是很近，可以步行到达。顺着悬崖有一条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路，向下蜿蜒。说真的这路不好走，可是你艰难地走到了底，一幅壮丽的大瀑布如从天而降，那时你才会真正明白李白的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不过欣赏完美景之后，再从谷底走上来，那是一种真正的考验。有一次带着几位朋友去，事后有一位朋友告诉我，“那种只能望到蓝天，却走不到尽头的感觉，让人绝望……”



Figure 13 Somersby Falls

我们曾看到过一位印度老先生，走下来以后就瘫在地上，无奈之下政府只能调用紧急救援队，用直升机从空中把他运了出去。紧急救援队的成员，先对这位白胡子老先生进行了救治并安放在担架上，然后把担架抬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山坡上，其实那里

也实在开阔不到哪里去，等待直升机空中放绳索下来救援。整个救援工作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看到救援直升机停在草坪上待命，直到我们下到了底部，又走了上来，在观景平台上，看到直升机空中用绳索挂着担架，向远处飞去。这时一位站在我们身边，穿着救援队制服的男子对着对讲机说：“I'm the first commander，救援工作结束！”

离瀑布不远处，有一家咖啡馆，很有澳洲风格，墙上挂有大幅的蓝山风景油画。冬天室内有火炉，边烤火边吃烤羊排；夏天坐在露台，听着鸟鸣看着远山和成片的桉树林，真是一片蓝色。那是因为蓝山有大量的桉树，桉树会分泌一种桉油，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蓝色。那时再呈上冰咖啡，喝上一口，感觉真好极了。可惜没能躲过三年疫情，无奈关门结业。最近再次光顾，面对空店，唯有唏嘘不已。

Somersby Falls 是新南威尔士州十大瀑布之一，是一个由 upper falls, middle falls 和 lower falls 组成的三叠瀑。这个瀑布离家不是太远，五十多公里，开车一个小时内可以到达。

瀑布沿着狭长的峡谷奔流向下，颇为壮观。每一级瀑布，游客都可以走上去，看着脚下湍急的流水，在不远处没入丛林，不由想起了辛弃疾的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南高地上，有不少壮观的瀑布。疫情期间，各州的边境经常被关闭。无奈我们被关的难受，只能驾车在州里兜，把高地上的几个著名瀑布都去跑了一遍。

Fitzroy Falls 我曾把它翻译成飞姿落叶瀑布，是 Wingecarribee Shire 的一个村庄，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高地地区。该地区被称为 Yarrunga，但以 81 米高的瀑布命名。在 2016 年的人口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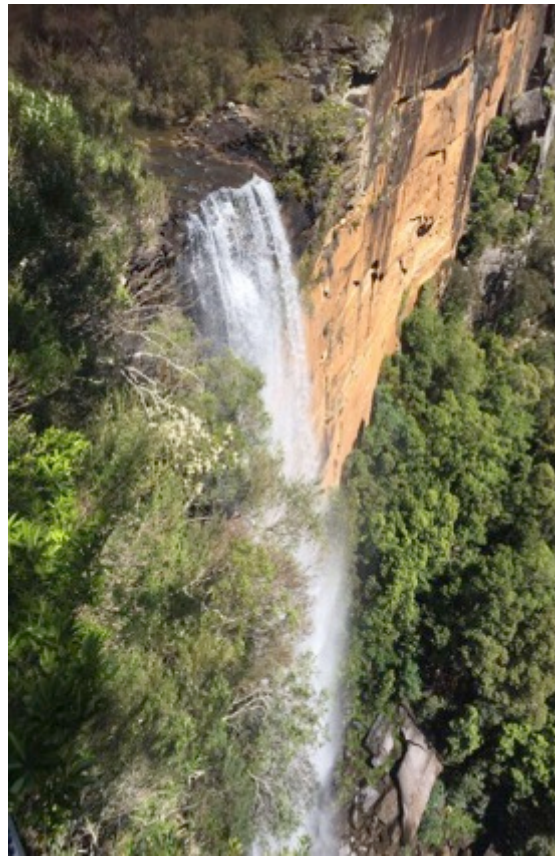


Figure 14 Fitzroy Falls

查中，飞姿落叶瀑布的人口为二百十六人。地广人稀，风景优美，这正是南高地的特征。

Carlington falls 是南高地上另外一个著名的瀑布，高地上有一条名叫袋鼠河的河流，突然来到了绝壁前面，然后就是飞流直下。水到绝处是风景，飞瀑直落奔向平原。

那年夏天，我们从悉尼出发，去凯恩斯，回程的路上经过澳洲第一高瀑 Wallaman Falls。说是经过，其实也得专程开上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那段山路规定房车是不允许开的，估计是山路较陡且窄，而且经常有树枝断裂落在路中间的原故。一路上大雾迷茫，当我们驾车来到观景台时，只见对面全是云雾，

瀑布落下的流水声，让人感到瀑布就在眼前，仿佛伸手可得，却又无从下手。在云雾中等待了很久，雾渐渐开了，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了对面的瀑布，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哇哇大叫了几声，又躲进了浓雾中。

为了一览澳洲第一高瀑的真容，我们决定在此扎营。

离瀑布不远处，有一露营地，搭好了帐篷后不久，开始下雨了，而且雨还越下越大。几次点篝火的企图，都被雨水浇息。好在营地有已搭好的亭子，只得在亭子里用带来的煤气炉做饭。饭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刚才又是劈柴，又是搭帐篷，搞得一身大汗，很想洗个澡。营地里只有洗冷水澡的浴室。当时气温已经很低了，大约也就六、七度的样子。鼓了鼓勇气，终于跳进了花洒。那一阵酸爽很是了得，最终的结果是让我在钻入睡袋后，浑身皮肤感到阵阵发热，一时难以入睡。密集的雨不断地滴在帐篷上，可以感受到雨水顺着山坡，从帐篷底下快速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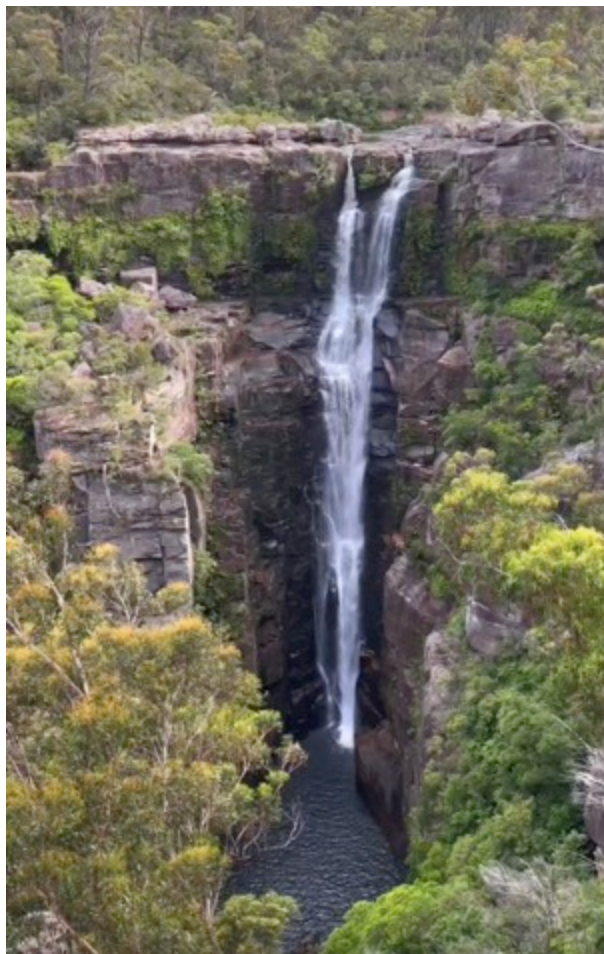


Figure 15 Carlington Falls



Figure 46 Wallaman Falls

第二天清晨，雨过天晴，万里无云。起身后马上钻出帐篷，直奔观景台。澳洲第一高瀑，风光一展眼前。即兴填词一首。

念奴娇·飞瀑抒怀

Wallaman Falls 是澳洲第一高瀑，一级落差二百六十米，终年水不枯，地处昆士兰州。

雾中远眺
见云中飞瀑
行踪飘渺
万丈悬崖绝壁处
唯有朦胧叠罩
风雨潇潇
白龙隐显
似在云中啸

昏灯孤帐
雨珠份落风叫

静心屏气宁思
倾听黑暗
回眸人生傲
长夜漫漫何处去
故剑情深相照
鸟鸣时分
云开鱼肚
雾散东方晓
飞流直下
山川一展真貌

溪断而骤降为瀑，水居高而击下，虽柔而无形，却势如破竹，奔腾千里，汇入江河，奔腾入海，不舍昼夜。的确瀑布让人爱，见仁见智。山色秀丽，水光如碧。群山的巍峨，水到绝处的风景，永远让人心醉。

校门前那盏“红绿灯”

钱水根

儿子家到俩孙子就读的 Kent Road public School（肯特路公立学校），隔着一条“干”字路，家在第二“横”与“竖”交界处，路虽不远，但要穿越一竖二横，尤其靠学校那一“横”Herring Road（赫林路），车辆排着队，两边望不到头，过往行人，须十分小心。

这里，地处悉尼 Marsfield（马斯菲尔德），儿子家搬来两年后，大孙子上学前班，小孙子上幼儿园。

学校先开学，幼儿园晚几天！上学第一天，全家人送大孙子！爸爸妈妈一人牵一个，爷爷奶奶背书包、拎饭盒，紧随其后。穿过“干”字第一“横”，就是学校4号门，要过这一横，先右拐10余米，再穿越斑马线。上学高峰，清一色绿校服的学生，像一只只青蛙，蹦蹦跳跳，跟着大人，穿过斑马线，走进校门。左右车辆，时而停驻两边，时而缓缓驶过。

澳大利亚司机，礼让意识到位，在没有红绿灯的路段，车辆都会停下来，耐心等待行人过斑马线，看不到争道抢先。这道校门前，不是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但有人管理交通，一个老人，手持长长标牌，顶上一大圆盘，两面写着 STOP，不停地穿梭于斑马线；他站立路中央时，两旁车辆嘎然而止，学生、家长速速通过！他退回人行道时，学生、家长站立两旁，两边车辆急速通过。一轮过后，他又重复先前动作，就像纺纱织布，梭子来往间，流淌出涓涓细流，锦衣缎带！而他穿梭时，流过的是车辆、人群！

老人一招一式，颇有章法，举手投足，操作熟练，怎么看，先前是个交警？繁忙路段，指挥若定，不尽车流，听他号令！不然，哪来如此专业的动作、娴熟的技能？进而又想，学校这一招高明，新学年，新学生，请个“老警察”，维护交通，校门口添盏“红绿灯”，上学路上多个“保护神”，管住路口，多些安全，让人安心！

再看老人，中等个子，一顶加大帽檐遮阳渔夫帽，一副风餐露宿样，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澳大利亚的2月，正值盛夏，老人黝黑的脸，在炽热阳光下晒得通红，满满的质朴感……

快到放学时，一家人往学校赶，老人已在路口，只是站立方向变了，背靠校门，面朝“干”字第一“横”；教室前聚集着家长，伸长着脖子，等着孩子出来！3:10，下课铃声响起，“青蛙”们奔跳着，来到自家人面前。斑马线，又成了学生专用道，大人领

着孩子，过去一批，又来一群，老人举着标牌，似雕塑般，矗立路中央，两边车辆静候着；瞅准一批学生过完，老人一个箭步，跃上校前步行道，横下 STOP 牌，学生暂停，车辆通行！

新学年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转入正常后，奶奶接送大孙子，我接送小孙子，这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小孙子的幼儿园，在大孙子学校相反方向，从“干”字路下半截出发，七拐八拐，要走半小时路。但只要儿子儿媳有一人在家，就开车接送，多数时，我送去接来！

幼儿园一周去 3 天，小孙子在家的日子，我凑些热闹，接送大孙子。拐进“干”字“第一横”上街沿，我蓦然发现，“老交警”仍在维持交通，原来不是权宜之举，而是固定程式。老人一如既往，有板有眼，指挥着车辆、学生和行人，来来往往；学生、家长和车辆，仍是那么顺从，那么配合，顺着他的手势，该行则行，该停则停，没有争道抢先者，没有中途停顿者！校前路上，一拨拨学生、家长走过他身边，上学时，他收到的是 Good Morning! 放学时，留给他的 Goodbye！

一次，与儿子儿媳说起，有老人这样的“交警”值守，大孙子上学过马路，也多了一份安全！儿子儿媳说，老人叫麦柯，75 岁了，是一名志愿者，是我家邻居，住马路对面，在这路口志愿服务，值守交通 10 多年了！

澳大利亚的社会管理有一突出现象，就是方方面面都参与社会管理，其中，志愿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服务领域、人数比例、次数、时间、组织机构、社会基础、法治保障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这个国家总人口有 2660 多万，18 岁以上志愿者却有 540 万，约占总人口的 27%；其中 35 岁~44 岁的志愿者 44%，平均每年志愿服务时间 7.13 亿个小时，志愿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福利、教育培训、体育休闲等方面。类似麦柯 75 岁了，仍在当志愿者的，不在少数。

“小政府、大社会”，志愿服务是澳大利亚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比如，维多利亚州紧急服务部工作人员只有 110 人，却有 5500 名志愿者参与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志愿服务，实现了较少行政成本管理较多社会事务的目标。难能可贵的，麦柯这个志愿者，一当就是 10 多年。

看着麦柯每天奔前越下，来来去去，我心想，他每天得往返多少个来回呀！几年后，我问已经 5 年级的大孙子，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呀？大孙子说 900 多学生！

有时送走孙子，我会再站一会，看麦柯操作。时不时地，上课铃已响过，还有学生急匆匆赶来，也不看两边是否有车驶来，一头扎进“横”道线。虽然临近斑马线，车

速都很慢，如有人过马路，车辆会停下，但免不了刹车不及，酿成大祸！此时的麦柯，高度戒备，注视着两边，只要有学生奔到，麦柯手持 STOP 牌，一个箭步，跨到路中央，示意车辆暂停，学生先通过。我站立的这一会，就有四、五名学生，急急忙忙，闯过横道线，奔进学校！

转眼 2 年过去了，小孙子也上学了，看着小哥俩穿上校服，加入“蛙群”，就近上学去，一家人美滋滋地，有说不出的喜欢，来去接送，我也想捞这差事，就差抓阄决定了！可这份喜悦，却是那么短暂，2020 年，2021 年……，疫情铺天盖地，澳大利亚封境封城，禁止人员聚集，校课改线课，不再去学校，学生上网课，麦柯稍事歇息，不用天天值守路口，守护孩子们过路！

断断续续，校课线课交替，将就着过了两年，为减少人员聚集，学校改变接送方式，原先送上学，可送到教室前，上课铃响起，家长离开学校，后来只送到校门口，不再进学校。放学接孩子，下课铃响起，家长领牌子进学校，先进者先接；再后来，不知哪天开始的，送孩子不再越过“干”字第一“横”，家长止步“横”道边，孩子自己过“横”道。这样一来，减少了“横”道线过往行人，减少了车辆等待时间，也减少了麦柯往来穿梭次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霜；四季轮回，日月更替。转眼，往来“干”字第一“横”，大孙子走过了 5 年，小孙子走过 3 年，过了这个暑假，大孙子 6 年级，小孙子 4 年级了；一家人接送孩子，来来去去，也走过了 5 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与麦柯相遇在“横道线”上，招呼着，示意着，一声 Thank you，迎来新的一天；一声 Goodbye，期待再一个新的一天。

渐渐地，麦柯步履蹒跚了，脊背弯曲了，走路步子也慢了，但志愿者的使命感未减，在志愿服务的时间段，仍然分秒不差，穿梭在“横道线”上！校门前，始终闪耀着一盏亮丽的“红绿灯”！

通向自由之路从《嬗变》一书说起

行迈

我想从何与怀的新书《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说起，结合个人的经历，谈谈我们中国大陆新移民通过 30-40 年的“嬗变”在澳洲落地生根的感受。

《嬗变》一书的封面插图像是一面墙的缩影，左边是红色，右边是蓝色，比喻了四十千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和价值观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从红色到蓝色的嬗变。这也意味着“四十千”作为“六四”的难民，已经摆脱了精神上的枷锁，通向自由之路。

我 1985 年来到澳洲，取得悉尼大学奖学金后成为一个 41 岁的高龄留学生。从那以后的三十多年中，我见证了四十千留学生发生嬗变的全过程。这不仅是指纸上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变化过程，还指纸面以外的，在社会生活里见证到的变化过程。我把留学生群体这种整体性和代表性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在清贫的生活中卖力地学习和打工，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确定的设想。有人忙于重建家庭，有人拼命打工攒钱，有人参加了为留学生争取居留的活动，有人热衷于华文写作及华文报纸刊物的发表。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那十几年里，澳洲，特别是悉尼的华文报刊杂志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包括须花钱买的十来种报刊杂志，还包括一些不花钱的周刊和半月刊。在这众多的出版物里，反映了留学生生活的艰辛，思想情感的多元化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澳洲社会的陌生感与不同文化的碰撞。我于 1997 年曾在《满江红》杂志发表一篇散文，叫做《川江的号子和牵夫的脚步》，内容就是表现留学生在艰难环境下砥砺前行的精神。

我们在纸面之外，还见证到许多活生生的，有思想有道义的活动与故事。比如，支持团结党的活动，声讨珀琳韩森一国党反亚裔移民的活动，在澳洲努力参政的活动，以及纪念六四运动、批判故国官场的腐败和政治倒退等等。记得我在一次声讨珀琳韩森的集会上初遇到华人社会活动者陆峰，之后我们发起成立了大陆新移民团体联合会“澳华联”，并创办了澳华联的华文刊物，由女作家施国英担任主编，发表留学生的生活现实、思想感受及人生诉求。我在首期的专刊上发表了散文《我在澳洲打官司》，以个人经历为例，提示新移民在澳洲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我们的大多数已获得澳洲公民身份，另有一部分也得到了绿卡；我们不再纠结于未来会在何处安身立命，而是明确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澳洲，都着力于创建在澳洲的家园，并逐渐有了在澳洲出生的下一代，或已经把爱人孩子从中

国接到澳洲。不过，我们对中澳两国的认知和对自己从小获得的教育发生着纠结。以我自己为例，85年出国时，我想的是留学回国之后在医学研究中报答祖国人民的培养。几年后，我在悉尼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贷款买了房子，儿女也都在悉尼读书，这时我便意识到，我的一家从此都会在澳洲发展了。那么我如何摆放自己在故国和新国之间的位置呢？

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人民的心愿，我和国内医学单位建立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共同开发生物医药，并帮助国内大学培养研究生。然而，我对故国那种强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在特别权力下的特别腐败，以及不公正和不文明的社会风气已经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在内心已经发生了改变，决定留在澳洲这片新天地里，按自己的心愿去生活和工作，做一个身心自由的人。这是一个选择的阶段，相信整个留学生群体，都和我一样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到了21世纪，“四十千”大致进入了嬗变的第三个阶段，基本实现了三个稳定，即我们逐渐有了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家庭，又特别是有了稳定的私有财产，这使得我们的思想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

有一个被誉为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之父的人，他就是17世纪的英国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洛克提出，“私有财产产生道德，人类在道德的基础上产生合作、交换，契约，慈善这些秩序，秩序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根源和驱动力。私有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如果是40岁以前的我，对这些话是不可能理解的，而到自己有了个人事业和财产时，才理解到契约、法治、平等和公平的重要性。我每年努力地工作，按期缴税，遵守法治和社会秩序，虔诚地参与各种选举投票，并尽力做一点对公众有益的事情。若把这些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做一个自由人，那就不但有着自由的权利，同时也有着让他人也自由的义务。

在我出生的1944年，20世纪著名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发表了《通向奴役之路》。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官员关心的必然是如何增加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而要达成这些目的就只有通过专制乃至暴政。而人民为了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就必须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抗争。”

上述先贤们的思想和话语，在这几十年中整理了我以往对人民和政府的糊涂认识，也概括了我如今已经定型的认知与思想。简要地说，在我的故国，许多以马克思主义自诩的权贵，他们嘴里讲的是共产主义，而脚板下青睐的却是资本主义和所谓的帝国主义；他们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一边宣扬消灭私有制，一边却瓜分资源，捞取权利和金钱；他们的贪腐队伍和贪腐规模都随着时间在成倍地增长。在他们的

带动下，全民向钱看，人人盘私利；人告人、人整人；食品不安全，道德见沦丧；互害模式可持续发展，专制制度不间断完善；国家经济下滑，人群骨质酥松……把一个美好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不正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吗。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虽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实行的是宪政制度，落实的是一人一票；腐败很困难而惩罚很严厉；公正不空谈而且见诸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民医保，食品安全，环境美好，社风纯正；个人的尊严能得到尊重，私有的财产能得到保障。

到这个时候，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谎言不再能欺骗我们，我们对自己和子子孙孙的追求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也都坚定不移。我们心底里那种血色的仇恨已被抹平，我们心胸里那种湛蓝的大爱早已滋长；我们脑海里的对错与是非日益明确，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不再浑浊。正如哈耶克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所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是我们大陆背景移民所经历过并深谙的道理。如今，我们不再着迷于那些欺骗的宣传，即便有俄乌战争和哈以冲突，纵使有东西方的各种竞争和博弈，我们都会选择维护正义，批判邪恶；我们一定会为了新建的信仰而坚守一生，因为我们正行走一条通向自由的路上。

养 鱼

梁晓纯

人们都说玩物丧志，因而成年以后从未敢“丧志”的我，一直无暇抚弄花鸟鱼虫这些东西。对于养鱼，还是孩童时期有过的经验。那时候城市里人们的日子刚刚开始好过些，近乎实现了温饱水平，一些追求生活品味的消遣爱好的活动开始在邻里亲朋们中风行起来，养鱼即是其中的一项。那时我刚上小学，也养过不少观赏鱼，先后有热带鱼、燕鱼、金鱼等。记忆中最难忘的也是儿时最后一次养的，是两条硕大的金鱼，它们是我的表哥送给我家的，其中一条是肥肥的那种，晶莹的白色表皮上布满了深紫色的花斑，头顶一团朱红色的肉冠，游起来不紧不慢，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另一条是深棕色的，两只鼓眼泡，长长的尾鳍有身子的两倍长，看上去大气又洒脱。不幸的是，那条红冠金鱼几个月后就死掉了，只剩下棕色长鳍一条，陪伴我们很久。

后来，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家在天津，灾情也相当严重。自从地震当天全家人逃出筒子楼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回去过，混乱之中也把养在鱼缸里的那条金鱼忘了。直到冬季的一天，回老屋取东西时，赫然看见鱼缸里的水大半已经结冰，可那条大金鱼依然在半冻的水中扇动着双鳃 - 它还活着！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生活在了悉尼的一个小院内，时过境迁，虽不至于已是“白首归来种万松，待看千尺舞霜风。”的年岁，却也有了数载一去如风雨，流年偷换的嗟叹，开始琢磨着做一些怡情养性之事，努力使一颗心回归到如清净洁白的沉璧一般，置于秋水，细品人生况味。于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又准备养些鱼了。

来到水族店，望着那林林总总的各样鱼儿，忽然有些胆怯起来，实在缺乏信心能够养好它们。于是先买了两条小金鱼试养，挑了一条胖鼓鼓的身上布满了红、橙、黑三色花纹的小金鱼，一条身体下半部和尾鳍都是纯白，上半部鲜红的长相接近鲫鱼的小鱼，后来了解到它属于草种金鱼。显然，它们不是什么名门贵族，鱼类之中，这样的金鱼是最普通不过的了，实属鱼里面的草根阶层。可是想一想，我自己还不是人类里面的草根吗？有什么资格嫌弃金鱼呢。每到一处水族店，见了那些颜色绚烂、外表华丽、姿态高贵的鱼种，我总是不自觉地相信多半我是养不好的，因此就像看房子时遇到了豪宅，总是绕开走。

买来的虽是两条普通的金鱼，养在球型鱼缸里却也为斗室平添了一种美丽。妻子给它们起了两个朴素的名字：小花和小红。小花雍容而高冷，小红飘逸而倜傥。小红很厉害，既是来自草种，就没必要假装绅士，性情好比它身上火艳艳的红色，不久就成了鱼缸里的主宰，经常追逐着小花嬉戏。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就连庄子也讲过“相忘于江湖”的话。可是自从养了这两条金鱼，对于之前的认知颇有些怀疑起来。那鱼儿从开始时一有人影出现便四处逃逸，到现在见了我就急切地冲着我做吞食状，分明已经把我记住了。我不禁诧异，难道这是对前世的回忆？因为鱼也是生命，它们的前世说不定也是人呢。

熟悉了以后，每当清晨我出现在鱼缸附近，两条小金鱼便立即冲上水面，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嘴有一多半已经越出水面，快速地张合不停，弄出“叭叭”的响声。我猜它们要是再长大一些，没准儿就会跃出水面撒欢儿吧。

显然，这两条小鱼还很年轻，应该尚处在童稚阶段，这从它们那天真的眼神中就能看出。说来也奇怪，面对世上那些千奇百怪的动物，无论它们长成什么模样，身体有多么庞大或多么细小，从它们的眼神里，总能分辨出它们是幼崽还是成年动物。或许那童真的眼神里还存留着从天外带来的信息也未可知，令我们俗人也都一眼就能认出或是回忆起前世的种种。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更是那诸天宇宙的窗口。

养鱼的初步成功，使我的信心大增，索性学着网上视频在后院建了个迷你鱼塘。对于我这样一个平日里四体不勤的人来说，挖坑、除草、搬石头、采购……看似很小的一个工程，也干了个昏天黑地，搞得我一个多月不知肉味，不提也罢。待鱼塘建成，水泵、浮萍、池边花草等一一就位，效果出乎意料地不错，又在鱼塘周围堆放不同颜色大小的岩石，分出层次感，池中的小太阳能过滤器不时地吐出一串串气泡，并且有节奏地发出细碎的声响，我竟然将网上的鱼塘成功地搬进了自家小院！

得意之余又去买来五条小金鱼，我把其中四条放进了鱼塘之中，将一条全身黑色鼓着两只大眼泡的小金鱼放进了室内的鱼缸里，想着给小红和小花多个伙伴，也给整个鱼缸添些色彩。没料到小红见来了生鱼，很不高兴，一直追着小黑不放，还不时地

用嘴去啄咬小黑，那架势显然与对待小花不同，并非玩耍，而是决意要把侵略者赶出鱼缸的劲头。小黑本来是挺温顺的，但经不住小红的穷追猛打，狼狈地到处躲避，一窜一窜的，疯了一般，已经不像是一条正常的鱼。我见势不妙，赶紧把小黑移出了鱼缸放到院里的鱼塘之中。

销售界有个说法：要想钓到鱼就要有鱼的思维。我体会：要想养好鱼也要有鱼的思维。

就在我撰写此文的时候，那几条小金鱼已先后在我家落户一两个月了，身体都不同程度地长大了一些。

玩物并非丧志，“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这是东坡先生留给我们的建言。人生如镜，心如镜，其实，养鱼养的也是自己，养自己这一颗心。和这些小生命为伴，也正是向它们学习纯真率性的好机会。比起它们，人类实在应该感到惭愧。

怀念先父

洪丕柱

几天前的晚上，我忽然梦见先父。

人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一直不完全相信这种说法；有时确实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更多的时候我日无所思时却夜有所梦。最近我还梦见过已故母亲或其他亲人，梦见过兄弟甚至从前的女友。

梦见先父后，我自然回忆起他生前的一些事，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在文化革命中中风去世，离现在已有五十几年了。

先父原名洪承祓（按洪氏辈份他为“承”字辈），为中国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的第一人，博士论文题写“献给母亲”，论文上用的就是洪承祓的原名。后来他自己改名为洪洁求，有追求廉洁的意思。

留法并在法国和欧洲生活过几年的先父说过，他带回国最重要的财富是民主平等的思想和教育强国的信念，这比他带回的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著作更重要。为此他耗费了祖传财富办免费的职工业余学校（先祖父在宁波创办的一所西式小学已有115年历史了），相当于今天的成人教育；又创办提倡言论自由的《星期导报》。最后《导报》因批评政府被查封，职工业余学校因经费不足在几年后停办。

在家里，先父贯彻民主平等身体力行，对我们的教育不遗余力。当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先父的朋友翻译家傅雷住得离我家挺近，就在拐弯的江苏路。虽然搞法国文学，他对中国文化和先父有同样的爱好，比如听昆曲和苏州评弹，常去当时美琪大戏院后面的静园书场听书。他同先父一样是戴法国帽穿长衫（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招牌装束）坐三轮车去的。不同的是我从没看到他带儿子去书场，先父则带着家母、我和哥哥，有时还有弟弟一起去，一辆三轮车坐得满满的，尽管我们除了大书（常是什么演义、武侠小说一类）还不怎么听得懂那些嗯嗯啊啊地唱老半天的中国爱情或言情小说。我们爱去那里主要是喜欢那些小吃：五香豆腐干、素鸡、茶叶蛋、鸭掌、鸭屯、鸡翼等，先父常会买些给我们吃。

这就是先父的民主思想。他从不独自一人享受什么，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平分，大人小孩一样，如果只有一个月饼或一个苹果，他总要切成六块，每人一块，吃水果时他为我们削皮，怕我们不会用刀割破手指。先父从未打过或重言苛责过我们，有时他也谈起傅雷为傅聪学钢琴常打他，说是像约翰·克里斯多夫小时候被父亲打一样。他说但他总硬不起心打我们，即使想打也不能，一打准会打出毛病，因为他左右手都是

通关手（民间相信通关手的人打人很可能伤人，其实先父可算手无缚鸡之力）。记得读到过钱钟书、杨绛夫妇也谈到傅雷对儿子之凶和严，认为打孩子是爱他们。先父却难以接受这种观点。

到了澳洲我发现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先父是对的。澳洲人不准家长打孩子，甚至语言苛责（language abuse）也不行，因为这属于侵犯人权的家庭暴力，虽然历史上西方也曾有过父亲打孩子的事，但他们早就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

先父明言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成器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的思想和简单化的做法（看看《红楼梦》的贾父就能知道），以及历史上曾有的父亲发现女儿做了什么有辱门庭的事（大多其实只是自由恋爱）就会扔下三条路：绳子、剪刀和后院的水井由她选择。这种残忍叫我想起来心里发抖，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祝英台头撞梁山伯墓的故事，让他们变为成双作对的美丽的蝴蝶，说明人们内心反对这种残忍：父母操子女婚姻生杀大权（甚至在子女出生前就指腹为婚）的抗议。他并反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导，说为养老还情有可原，为继承香火死后有人祭祀就毫无道理，因为这个“后”女孩是不算的，她们出嫁后就成泼出的水了；或者如孔老夫子所要求的要孝子在父母死后什么也不做在墓边守孝三年（当时人均寿命不到40岁，这六年是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干事业的黄金时光），这也许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吧。

尽管先父对我们这么民主，回想起来我还是顶撞过他两次。一次是初二时我参加国庆游行回来，当时只有三好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国庆游行，所以我回来时很兴奋，只顾讲游行见闻，忘了叫爸爸就坐下吃午餐。先父说：你回来还没叫过我呢。我说：现在讲民主了，不用叫爸爸了。他说：那你也不用吃饭了？我说：不吃就不吃！就离开了饭桌。家母赶紧来打圆场，说你爸是跟你开玩笑而已。后来想起我当时念市重点中学确是常对我们这种一知半解的叛逆年龄的学生进行洗脑教育，要非工农出生的同家长划清界线，有的资产阶级子弟甚至背叛家庭检举家长。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很伤先父的心的，他对我们这么民主，我还要用被误导的概念来教训他！另一次是在我读大学时，不知怎么就当时的建设问题跟他辩论起来，我用毛泽东思想教训他，说他落伍。他喃喃地说：你还年轻，以后会懂的。文革后读到陈云评毛泽东16个字中的“治国无方、文革有罪”，说明先父早就看到毛治国无方，只是当时不敢在外讲，想不到在家里讲还得受儿子教训！

先父认同“养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问题是教什么、怎么教。他从没强迫我们学习，而是启发我们的兴趣，因材施教，以身作则。对我们的学习他既是老师又是顾问

，更是同学或朋友，一起分享知识。念小学时，每天我们做完功课，家母在做晚饭，他写作、备课或翻译累了，就会给我们讲故事：封神榜、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等都讲，还绘声绘色地表演，比如李逵吃鱼，用两个指头将宋江吃剩的鱼提起来放进嘴里，连头带尾将骨头都嚼烂了，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一直记到现在。这是对我们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在中学时我喜欢外文，每当放学回家他就会给我上一课法文。在带我出去散步作为休息时他会边走边讲法国伟人的故事：服尔德、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孔蒂亚克、莫泊桑、都德、雨果、左拉和巴尔扎克，还有欧洲风土人情。我的很多有关欧洲和西方的知识就是从这种谈话式的教育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的。先父去世后我完成并在商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未竟译作，法国大哲学家孔蒂亚克的《人类知识起源论》。从小没有这样的家教是没法完成这本难度极高的传世之作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他非常赞赏欧洲民主国家的总统、总理在街上同百姓一起行走。来澳后我多次看到昆州州长高斯提着公文包走在布市街上，州长彼蒂带孩子去中国城饮茶，脚上穿着人字拖，不坐政府车更无警卫；我也曾同霍华德总理一起吃过饭。方知先父所讲是实。

家兄丕谟喜欢书法和国画，先父会拿出收藏的碑帖和新罗、八大、石涛、文徵明、蓝瑛、郑板桥、任伯年等作品同他一起欣赏并讲解；弟弟丕森喜欢绘画，他也会拿出欧洲带回的画册对他讲欧洲美术史，从达芬奇、米凯朗琪罗、拉菲尔、提香、安格尔、伦勃郎到他最爱的法国印象派大师。当然我也会旁听，所以对中西艺术也学到些皮毛，虽然不如兄、弟那样成了名家。他有朋友来时，他们一起交谈，他并不像杨绛所记写的傅雷那样将两个儿子赶出房门，不许他们偷听，还突然检查，发现他们偷听就大发雷霆。先父允许我们在场，因为有些是画画的朋友，就可让我们听听他们谈什么或看他们当场挥毫作画；有些是说英文的朋友、教授或洋人，他们用全英文交谈，我就有机会练习听说。我的英语口语基础就这样从小得到训练。

做大学教授的先父学贯中西，年轻时曾获上海中学生国文比赛第一名，他的国文老师是章太炎，直到年老仍非常好学：他白天读或翻译英法文作品，读到好的章节会反复高声朗读，晚上有时也会诵吟黄庭坚、袁枚诗话等。他喜欢夜间读书直到半夜。星期天则挥毫或作画。他曾师从吴湖帆的弟子赵叔孺，家母在做全职母亲时也学习国画（她在出版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写作集中附上了她的国画作品）。有时还有画家朋友来家一起作画。榜样就在眼前，所以我們都很自觉用功，个个考入市重点中学并在班里名列前茅，根本不需要棍棒逼迫。

说到先父喜欢晚间读书，我还想起一些往事：当时晚间常有各种饮食小贩出来做生意

，他们挑着担子，敲着竹棒沿街高声喊卖，如卖粥、卖小馄饨、汤圆等。先父喜欢喝粥，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些钱去买一大碗白粥回来，他会就着家母做的熏鱼喝粥。家母能用青鱼做出极好吃的熏鱼。几年前我走进布市 CBD 步行街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现里面开了一家上海饭店，就信步走进去想吃些上海点心。我看到菜单上有居然熏鱼，忽然想起先父爱吃熏鱼的往事，就点了熏鱼，虽然它不如家母用青鱼做的，不意发现老板邹先生是我从前的学生！邹先生见老师爱吃熏鱼，装了一盒送给老师。我回家后就体验了一下从前先父夜间在读书时喝白粥吃熏鱼的感受，也算是对先父的一种怀念。

装束风波

易安

看！那三个女人穿的是什么服装！团员们纷纷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些团员们当然不是共青团组织的成员，也绝非创业打拼的精英团队或钻研攻关的科研团队，他们只是一个旅游团的成员，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团体，把一盘散沙合着泥土使劲攥在手掌心中。旅程结束，手一松，泥沙纷落如故。团员们此后基本老死不相往来，连印象也都在记忆里模糊起来！不过也有例外。对于团员中有的人有的事竟然会令人记忆尤深，总也忘不了，比如这三个女人的装束。

水面上清晰地映照着三个女人的倩影。视线上移，拱桥上，被团友们打趣称之为“三剑客”的三位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子身穿国军女兵制服，飒爽英姿地吸引了好多眼球。有人欣赏，有人嬉笑，还有人拿起手机拍照，更有人在本子上速写。扣在头上的船形帽菱角分明，短夹克式呢子军上衣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铜扣，配上合身的军裤。啊！这套军装可不寻常，不是女军官就是女情报员的制服！哪儿弄来的？莫不是昨晚在梦中去了一次台湾？驴友们纷纷议论。三剑客爽朗大笑：“我们在镇上一个清仓展销的大市场上买的。正好三套，正合身。怎么样？”三人一个立正，一个军礼，引起一片笑声。

上车了。三人挺自豪，昂头挺胸，神气入座。满车的眼睛都投向三剑客。忽然前面有人窃窃私语：“有啥好神气的，不过是一帮残兵败将的制服！”虽然低声，满车人听得真切。一瞬间，车里气氛大变。后面有人说：“也真是，什么服装不好穿，偏要穿这么一身黄皮。”三剑客听着有些刺耳，却仍然是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又有人说话：“想学电影中国国民党间谍！”“台湾派来的特务！”“许是想变天吧！”三女子中有人坐不住了，脸上神情有些尴尬。刚上车的导游听到最后一句，抬眼看到三剑客，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佯咳两声，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核对人数，就让司机开车了。导游开始讲解接下来的活动内容、要求和注意事项。又讲了一些故事，夹杂着一些幽默，大家就不再纠缠女国军军装的事了。不过三剑客不再像昨天那样活跃了。头上的船形帽被偷偷地摘下了。铜扣闪闪发光的黄夹克也脱了下来。三张雅稚的脸恐慌不安，像受惊的羊羔，像霜打的花朵，叫人心疼！旁边有同情者给她们递过来水果，被她们谢绝了。

午饭时间，她们跟着下车。在车门口，导游安慰她们，说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年代了，不再会无限上纲上线，要她们振作起来，别在乎别人说什么。导游还说：“

下午去金山卫后，你们心情就会好起来！”她们心领导游的好意，却又无法振作起来。幼嫩的肩膀顶着无形的压力！

在一个饭店，四个大圆桌，团员们围坐着，一边吃一边说笑。三女子身着不再那么显眼的浅黄色衬衫和黄色军裤，只吃不言。她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走出饭店，商量着如何把仍然留在身上的军衬衫和军裤遮盖住。全团的行李箱都放在了大巴底层的行李舱，要到下一个旅馆时才一起拿出来，现在没有办法拿出箱里的衣服。有了，饭店附近有一些小店，里面有卖服装的。趁现在大伙还没吃完饭，三人急冲冲去找卖服装的地方买了三件一模一样的风衣，摇身变成另一种风格的三剑客，给团友们又一次的惊讶。导游摇摇头说：“多此一举！”

下午的景点是金山卫。导游将团员们领到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游历了金山卫古城遗址、瓮城、金山卫抗战史料馆。在城南门侵华日军登陆地点，淞沪抗战的惨烈重现眼前。在金山卫风云主题雕塑广场上，团友们望着雕塑上穿着国军军装的抗日英雄们，庄严肃穆，不禁肃然起敬。

回到大巴上，驴友们意外发现，调皮的三剑客又穿上了国军女兵的制服！

霍克总理故居及其他

西澳 平民

近日 ABC 电视台报道，霍克总理珀斯故居由国家信托西澳接管并举行过户交接仪式。见房主一老华裔把纸制“大钥匙”交给西澳总理库克。到场代表发言，称赞保留霍克故居意义重大。不久其将定期开放，成为观光中心和学习平台。

出于好奇，特意去采点。霍克故居（101 Tate St, West Leederville），位于天鹅湖边一个高坡下处。主干道两旁蓝楹花树，正艳丽盛开。其他分街路，只见树木成林，遮荫了左右的房子，所谓家家都是林中屋。

树多车少，宁静安祥，这属典型上等好老区，如树木显年轮，岁月留痕迹。房价不菲。我看故居处，恰在高坡一个分路口的斜坡上地。外貌极普通，保持着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屋建筑形式。

房子尚未正式挂牌。木栏门关闭，可见屋旁有通道，部分房后的草坪。据报室内有彩色玻璃、玫瑰天花板、电灯开关和木质地板，这些都可列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东西，不提这里是政治世家之地。

霍克父亲的兄弟曾任西澳州长（1953-1959）。霍克在此生活十四年（10岁-24岁），上中学读大学，在西澳大学获罗德奖学金到英国完成学位。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创下喝啤酒竞赛纪录。好一个性情中人，如他洒热泪为民主自由人士痛惜生命，又如他呵斥老板敢不让员工放假庆贺澳大利亚 II 号拿下美国杯冠军。他虽在外地，常不时回家看望父母，直到 1981 年房子卖掉。

不知此房曾有几个房东经手，政府早于几年前（2020）出价 145 万购买。这个价论房子确实高，说区不算离谱。政府征收自然要出高价。如天鹅河旁一中步馆，因政府征地建设伊丽莎白湾被迫关闭，补偿金高达四五百万。店主从此可以休业，谁说天上没有掉馅饼呢。

霍克生于南澳博德顿，卒于悉尼北岸，猜想这些地方自会保留霍克故居或设纪念馆，而他晚年岁终在悉尼北岸的北桥高档豪华别墅（1993-2019），既便有政府收管也

难付长年管理地稅費用開銷，自然落入有興趣買家手里。網上可見這預算高達六百萬的全面改建裝修工程歷時三年完工。故居僅是個地址不再有何意義。

澳洲地大，保留名人故居操作可行，不同於倫敦城，鬧市區，那里名人輩出，其住處只能門旁掛個小銅牌顯擺一下，若都保留下來，幾無可能，人住何處。

例外總有。如文豪約翰生倫敦故居，四層樓房，由其學會經營管理，售門票買書畫舉辦活動，維持下來不易。趁便提到，當年隨李克強訪英國，李夫人特意前往故居參觀，學會倍感親切，忙於接待，不知何故，卻不見中文大小媒體報道此事，讓故居守護者錯失一個天賜良機，此時或之後大批中國大陸群體遊客到倫敦卻不知有總理夫人參觀約翰生故居而起好奇心前往。又見小說大家狄更斯倫敦故居，只是在聯排樓屋上的一戶，其他居民照常居住過日子。

西澳還有幾個名人故居，值得一提。科廷總理故居（24 Jarrad St, Cottesloe）在珀斯海岸邊處。他生於維州，卻在西澳當選。一個關注澳洲民族利益為先的政治家，也是一個開啟“脫英靠美”航程的掌舵手，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病逝。

西澳百年來誕生這兩個與其地相關的聯邦總理。兩人都是工黨領袖，走在需要改革的前沿並獲得大眾公民的擁戴。在聯邦政府層面上，論就任時間長短，還是保守的自由黨及聯盟執政時期長些，適合於民意的求穩安定，而相對激進的工黨，卻在關鍵時刻，每每把握變革風向，順應於民心的久安后要改變現狀的需求。而修憲增“原住民之聲”公投（10月14日），未獲全六州及北領地通過，工黨政府阿爾巴尼斯總理只好稱絕對尊重人民的決定。

民主政治政黨，輪流坐莊，換個活法，變與安，動與靜，上與下，隨時考驗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

西澳有“普里查德作家中心”（K.S.Prichard Writers' Centre, 11 Old York Rd, Green-Mount）。普里查德是澳洲共產黨創始人。她的現實主義小說反映澳洲人生活的底層，最早同情描寫並引發關注原住民的精神文化生態，重要作品有展示黑白人在農牧場戀愛生活的《庫娜圖》，可與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內含解放黑奴的啟蒙作用相

媲美。这些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存在或贡献，应当入“白左救人无数”类，宜思辩对待。

西方左派倾向于给人平等，而右派给人自由。前者要大政府、均贫富，后者要小政府、减税、市场经济，多劳多得。谁主政坛，大选如钟摆偏向一边，到时会偏向另一边，所谓过犹不及，中庸稳进。

尽管知识人文化水平高及其报社媒体普遍偏向于平等均富的宏大叙述和乌托邦梦想，而大众在生活中实际感受会用选票给予纠偏，不让执政者治国策如过山车翻烙饼那般颠来覆去。议会辩论民主决策一人一票，决定澳洲行稳致远。

离珀斯一百多公里外，有知名儿童作家吉本斯故居（May Gibbs, 1885-1886），在牛奶水果产地“哈维游客信息中心”的后面。她是澳洲第一个女卡通画家，可爱的桉树果宝宝（Gumnut babies）一直深受大家喜爱。在疫情期间，人们似乎忘了她所画卡通宣传的流行一时，桉果人戴桉树叶口罩，预防西班牙大流感（1918-1919），尤其那些反对戴口罩的人。

外来人在西澳有英国大作家劳伦斯的旧址，不提八百公里外金矿区，还有一个工程师而后当选美国总统的故居。劳伦斯与妻子从斯里兰卡来到珀斯东部山区疗养，寄宿在两个护士所提供的的客人房（Mollie Skinner's guest house, Leithdale, Darlington）。

他居留时间很短（1922年5月6日到18日），随后去了悉尼。他留下西澳内地丛林的神秘和恐怖的印象：树林里有什么东西……看着灌木丛中的空洞，什么都没有！立即转身回去，然后，头皮上的发根立即抖动起来，恐惧心凉。看来作家也有耐不得寂寞的时光。想其到悉尼能有好印象，未之考也。当年许多“四十千”人路过宿住珀斯，终到东部悉尼墨尔本定居发展。莫非也感受到早年劳伦斯所感叹“什么都没有”的无奈。

名人故居先要经得起人格品德的考验。名声在外几十年的国际大范、著名喜剧表演家哈里斯（Rolf Harris, 1930-2023 May），因奸污四个少女而判罪入狱。曾经以他为荣的西澳巴圣顿区政府（Bassendean）给予过他这个自豪的“巴圣顿人”所有荣誉，因罪不

可恕，一切包括公园塑像奖牌证章，都一笔勾去，大有砍草除根的果断，如同以色列对付野蛮挑衅者哈马斯那般，是非分明。

他故居在该区天鹅河畔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原有多处纪念公园指示碑牌早已不见。其房屋破旧，杂草丛生，不见人迹。再没有人要以他为荣，尽管他给小镇曾带来过世界万人瞩目、众生向往羡慕的眼光。

疫情期间，工作虽受干扰，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干自己的事。见有团体建立网上“西澳文学地图”（The Literary map of WA,2020），涉及四十个地名，一百本描写该地区的故事书籍。对想当然“什么都没有”的游客，到此西澳，至少有了本精神之旅的宝图。

未去查却似应有我的教授提醒读的一本小说《钱街》（Money Street, 1978）。我不仅找到书，还站在街名前观望。从街角头望下，看得见被一条横街拦着，这是短程道路的丁字口街或工字形街。地点就在华人闹市的北桥区内。人们买卖熙熙攘攘为钱而来。

历史教授写过一本他少年居住过一条街的变迁历史《莞街》（Daphne Street, 1997），可谓首创以本地小街区写民族大历史的先河，与作家虚构地名小说有所不同，如英国女作家加斯凯尔用地区名《可兰福德》（Cranford,1851-1853, by Elizabeth Gaskell），写社区人们打破阶层等级隔阂的变化。应邀到街区旁他的小校园参加售书签名活动，我还特别在这太短的小街上走了几个来回，仿佛看不够。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

若“地图”侧重文学作品故事地方而忽视有历史教授和他生活的这条小街，那就太大意了。无论如何，这位澳洲著名历史教授也是一个被政府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名人（Bolton Avenue）。其就在天鹅河旁新建伊丽莎白湾娱乐天地的风景观光区内。街以人贵。看街，既是看历史，也是看有人格魅力引为导向的未来。

最后我该问 ChatGPT，访名人故居有何作用意义。她眨眼瞬间，便从五个方面一一解答，即保护文化遗产、教育意义、旅游、社会纪念和激发文化创意，最后还概括，“总的来说，访名人故居不仅有助于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还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了解

历史、学习和欣赏文化的平台。”回答漂亮完美。这篇文章还是你的原创？读者自可打分评判。若让她审读校正全文，是否可免去语法语句错别字诸多问题，未尝试。AI能帮人们想象撰文，却代替不了人生的经历感受。人还有用，不必悲哀。

(2023年11月12日-16日，载《大洋网》11月30日。12月2日改定)

【文学评论】

新移民文学：心灵自主的书写

张奥列

首先要说明，“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姑且把它看作是一种作家身份的识别，而不是一种文学类别。即我所说的新移民文学，是指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中一个作家群体的能量。

说起新移民文学，有个基本共识，就是新移民文学是当代世界华语文学的一支生力军。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华语文学在世界各地不断飙蕊开花结果，而新移民文学异军突起，已成为世界华语文学发展令人瞩目的一个热点。

以当代中国大陆人为主体的新移民文学，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留学生出国浪潮，成军于九十年代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新移民大潮，兴盛于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世界华语文学态势。从作家队伍、作品数量来看，都是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支柱。

随着两岸三地及海外出版平台的加持，新移民文学的势头有增无减，其影响力、其规模化、其丰富性已超越了上世纪中叶旅居欧美的台湾留学生文学，现如今与台湾、香港、东南亚华裔的本土文学以及中国大陆文学一道，构成了当下世界华语文学版图中既互相勾连又各具特质的多个文学版块，并在文化身份由祖地向新地的转换过程中逐渐融汇到世界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洪流中。

新移民文学如何发展，无论创作者或研究者，都已不再纠结于地理时空的定义。许多新移民作家作品，其书写范式，都已打破了所在国与母国、当下性与记忆性的界限，磨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和了多元文化的理念，进入了多重的个人的想象空间。

可见，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在于故乡还是异国的描写，不在于当下性或记忆性的表述，更在于作家的眼光。这是一种原乡与新乡、东方与西方，双重经验和双重文化交叠而催生的一种眼光。这种眼光，既有别于中国大陆本土作家、也有别于台港本土作家和世代侨居的华裔作家，显示了一种观察世界、感悟生活、解读人生的独特视角。

中国作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感，因应时势环境，更偏向宏大主题，国家意识，张扬正能量。台港及东南亚本土作家，更关注本土人性人情的社会面，更在意当下性和个体性。而新移民作家，人生大起大落，经历大开大合，环境大出大进，背负了历史

的沉重感，品尝到时空转换的难言滋味，一般而言，其书写比起台港东南亚本地作家，更有历史感；比起中国大陆作家，更具国际视野。

世界是流动的，文学也是流动的。文学发展不需要标签，文学走向要因应时势，但也要遵循作家的审美能力和表达方向。我们也许还一时难以准确揣摩新移民文学发展的走向，但作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和观察者，我个人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新移民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不同，就在于在新的眼光下，更具有心灵自主的书写优势。

新移民文学不是移了一个地方写作，而是移了一个地方生活，移了一个地方观察，移了一个地方思维，这不仅是一种肉身的移动，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移动。这种移动，滑脱了原有的某些精神羁绊，获取了更大的心灵解放，拓展了更宽更广的心灵视野，更能敞开自己，真实的表达自己，随心而走去自由书写。

自由，并非散漫随意，而是心灵指引下的精神自由，审美自觉。诚然，新移民作家是个创作群体，也散居在不同的地域，并非每个人都有自由书写的自觉，在不同的人情世态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行为选择，因而书写的自由度也有所不同。在新的国度，只有你不把自己看作过客，不想当旁观者，而以公民意识自觉植入当地土壤，主动吸纳本土气息，把故土的经验和新乡的体验打磨融合，形塑新的观念，培养新的情感，才能进入精神自由的状态，才能进行心灵自主的书写。

海外写作，既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什么职业写手，更多的是一个兴趣爱好的书写者。写作，只是职业之外的副业；写作，也是一种难舍难弃的生命体验，甚至是某种精神寄托或自我救赎。所以，海外写作没有多少功利性，也无利可图，只能是一种精神享受的过程，一个内心理念的表白、内心情绪的流露、内心审美呈现的机缘。所以新移民的写作往往更能心灵自主，笔随心走。

最近读了大洋洲三位新移民作家新近出版的三部小说《乌有七日谈》、《潘多拉手环》、《敲头人》，感受到他们在新移民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也显示了他们在心灵自主的书写中形成了各自的语境。

所谓心灵自主，就是一种开放性思维，作家熟悉什么，了解什么，积淀什么，冲动什么，就尽情去书写什么，而不受舆情环境的左右，无障碍地观察社会，多维度去审视人性，墨从心中泼，笔从手中游，无拘无束无所顾忌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去拿捏自己的作品。艺术就是一种感性的流露，一种本色的呈现，不需要一成不变的规则，不囿于意识形态的规范。正如有位导演说过，你是向日葵，就不要开成蒲公英，你是玫瑰花，就不要开成映山红。显而易见，我们每个创作者都是一朵花，都

有自己独特的品质、审美的价值。你要听从内心的书写，才能具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人人遵循内心，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便在其中。

新西兰作家沿滨、海风的长篇小说《乌有七日谈》（新西兰新希望出版社2023年出版，获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资助），是一部针砭海外华人社会乱象的寓言式作品。居住国的环境与母国的生活勾连，难免会有一种比照；华人与洋人同在一片蓝天下，也会有所映衬。这种叙事角度，某些情形下在华人世界会比较敏感，但对于心灵自由的作家来说，叙事角度没有禁区，描画人事不需回避敏感点，不去迎合什么、屈从什么而限缩自己的笔墨，全凭作家的感悟习性，审美本能，内心意愿，真实去表达。

从作品架构上看，《乌有七日谈》是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十日谈》的风格，以瘟疫为背景，躲在别墅开讲一连串的故事。但《乌有七日谈》把聊侃设计为七天，就是对应新冠疫情的标准隔离期七天，恰好也与圣经情景对接，神创世纪是七日，造出了日、天、海、地、畜、人，然后安息。七日谈，有一种天地阴阳连环的遐想。作者沿滨是博士，海风是英文翻译，都曾在大学任教，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和生活观察力，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联手旧瓶装新酒，虚拟了一个乌有国，却装进了南半球岛国真实的华人社会。

作品让三对中青年华人在新冠疫情期间于一处偏僻庄园隔离七日，每人每天讲述一个故事以消磨，六人围绕七个主题（信仰、梦想、奋斗、爱情、教育、死亡、希望），故事套故事，有如人生多重奏。庄园虽然环境优美，设施现代化，但偏偏因断电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只有风声海浪声，如同一道隔离墙，与世隔绝。这样的情景设置，你可以悟出一种象征意味。正是这种远离尘嚣，所以能放下烦恼，放松心情，真话实说，以故事的形式无所顾忌地大侃特侃自己的亲身所见亲耳所闻。这些故事几乎涵盖当地华人的各个阶层，从议员、侨领、画家、诗人、作家、音乐家、大学教授、企业老板、到油漆工、快递员、留学生、陪读妈妈、单亲母亲……每个故事以及之间的转承，都在有意无意剖露人性的深层。

华人社会五光十色，甚至许多光怪陆离。既有信仰的虔诚与虚无，梦想的可期与变调，奋斗的艰辛与暖意，也有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的困境与应变。作者采用反讽、戏虐的语言，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假亦真来真亦假，让你慢慢去咀嚼。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能透过故事的表面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性。

疫情的效力是恐怖的，疫情的蔓延是荒谬的。七日谈，七种不可忽略的人生情状，有荒谬，也有必然。作者以虚拟的国度，实景的生活，幽默的笔触，多声部地构筑了一幅令人寻味的海外华人移民浮世绘。人生无常，人性无形，忽悠有术，阴阳有序

，可谓华族根性，尽在其中。可以说，《乌有七日谈》散射出华人身上多种的真实光谱，令人掩卷三思。

如果说，《乌有七日谈》的叙述视角是从社会俯视个人，将现实生活寓言化，那么，澳洲昆士兰女作家经年鲤的长篇小说《潘多拉手环》（澳大利亚惟丰图书出版公司2022年出版，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则是从个人看社会，贴身化的观照社会，有种强烈的介入感。

《潘多拉手环》是一部都市情感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表现澳洲题材较为深入的作品。作者沉浸式的在地观察，尤其关注移民群体在文化、宗教、社会意识处于传统与变革、冲突与融合中的生存现状，思考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现象与人性挣扎。在她看来，华人移民乃至更多族群，在自身努力奋斗、积极参与并对主流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难免会忽视自身所处大环境中的某些现实问题，如子女因成长经历的不同，而导致移民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与碰撞。这种社会现象，被作者称为“裂罅中的美好年代”。而《潘多拉手环》正是这种“裂罅中的美好年代”的完美演绎。它以当代澳洲一个医学背景的华人移民普通家庭的恩恩怨怨，两代人在爱情、亲情、友情和事业等经历中的挫折、考验，挣扎和变革，折射出华人移民在海外生活中面对社会及自身而作出的行为选择。

作者经年鲤是医学硕士，有多年医界工作的经历，她笔下人物的遭遇，或多或少都有她生活经验的影子。作者毫不回避社会的裂罅，也敢于正视人性的褶皱。全书以四季为隐喻，分成“夏、冬、秋、春”四部，暗指生活中的“繁荣、挫折、衰亡与希望”。作品采用贴身现场直播式的镜头，中西意象交错的叙述，透过女主人公安娜及其女儿艾米命运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少女妈妈”这个社会现象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重现了澳洲社会对其态度的演变与不断改善的社会关怀。

对于人物的磨难，社会的困惑，作者是以一种公民意识去书写，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不因失望而逃离，而因期待而投入。《潘多拉手环》颇有海外华文小说的特质，即中西方环境转换的视角，东西方文化交织的场域，海外生活现场的零距离观察，无不显示作者的独特感受和深层思考，且表现细腻。移民之路，恰似潘多拉的魔盒，打开的瞬间，便是希望与磨难并存，惟以爱与勇敢去面对。

无论《乌有七日谈》还是《潘多拉手环》，都不是单纯的移民生活记录，更是透过移民自身透视社会生态，表达新主人对本土的一种情绪，一种思索，也是对新生活的一种认知。中国人不管海内海外都在追梦，移民作家笔下的追梦，不在乎梦想成真还是美梦破灭，更在意的是追梦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和道德评判。就这点来说，澳洲墨

尔本作家武陵驿的小说集《敲头人》（台北秀威科技 2023 年出版，部份篇章获第二届世界华人文学奖、北美洲文苑文学奖），同样直截了当将人物置于道德评判中。

与《潘多拉手环》对生活的贴身呈现不同，《敲头人》则是制造距离感，将生活陌生化，从神性看人性。武陵驿是一位澳洲神学院科班出身而担任教会专职牧师的中國新移民。其小说集用十五个故事去注释三卷圣书。不过，全书没有福音传道的痕迹，通篇看到的都是俗人俗事俗土的红尘世俗生活。那里既有异域故事，新冠疫情前后墨尔本华人画坛的爱恨情仇；也有中国叙事，中国城乡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情感寻觅、心理畸变和人性演化；既有历史回眸，澳洲淘金时代华人神探的放荡不羁与英雄传奇；也有当下观照，大时代漩涡中沉寂与喧嚣，苟且与虚荣的芸芸众生相。深谙多国语言的作者，用现代主义手法把这些熟悉的生活作陌生化的处理，制造疏离感，让你在习以为常中去发现其中的荒诞，在熟知的生活熟知的经验中，去发掘新鲜的认知。作者打破固有的思维惯性，以陌生化的手法，增加叙事语言的可塑性，试图站在上帝的视角俯视人间世俗，从道德的高度审视人性弱点，从而自觉去修复人性的某种缺失。

书中的《鳄鱼之城》一边是仿画纠纷，一边是情感纠葛，两条叙述主线在疫情、封锁、解封、仿冒、争宠，官司、窃案、人命、性、骗、幻灭等日常情状中相缠相织。作者把人物放在形形色色的日常道德行为中拷问，撕裂人的伪善，对各种混乱的价值观刻意冒犯，试水道德的底线。《普鲁斯特疗法》中的儿子，发现当教师的父亲竟背着母亲暗恋一位小老师，但父子却共同守护了这个秘密，这也是人性下的一种道德审视。《被子都方正，窗户都明亮》的师生则打破了日常生活秩序，严厉的老师要求学生行为规矩、举止清爽，但私下却偷偷约会乡村少女；恶作剧的学生跟踪老师让其陷入尴尬，在道德的维度上，人性的皱纹被裸现。还有，《钟蜂》中的打工青年，本想为沦落风尘的女工赎身，但偷肾时发现卖肾者貌似那位女工，最终没有出手相救而转身逃离。女工是死是活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人物，蜂群合鸣伴随着人物心中的不安，让我们剥开变质的爱情表象，看到了公义悲悯的倾斜，闻到了道德异化的霉味。作者笔下的各种人物，在旋转的世界中，正气与浊霾常常缭绕在身边，测试着其行为取向和道德素质，用冷峻峭刻的笔墨去猛敲人物的内心，撞击社会道德的痛感。

武陵驿的书写策略，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算是一个另类。他的话语，既不是落入套路的中國叙事，也不是大同小异的域外景观。他似乎是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俗界与灵界之间，真实与虚拟之间，开辟一条人神对话的路径。其文本中的那些人物，在混沌的环境中追波逐浪、跌宕沉浮，最后似明白又不全然明了，似清醒又不全然幡悟，这种心理模糊的状态，也许就是缺少精神信仰使然。没有坚定信仰支撑的众生，在浑

独的生活中，是否需要寻觅心灵洗礼的信仰，是否应该追逐一种能烛照生命的灵光，才能走出精神上的荒原，通往心灵净化的圣殿？读完一个个红尘俗世的故事，慢慢回味，忽然领悟了作者在每卷之首精心设计的一段圣经语境的用意。他不作福音文本的布道，而是借助作品阅读而产生的情感牵引，让你品味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罪与罚这个文学的永恒主题，去生发一种破解世道人心的能量。

海外华文文学叙事，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在离散与乡愁，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文化冲突与精神归属的畛域中徘徊，近年则进而在故土与本土，移民与公民，中华性与多元性等话题上拓展。这三部小说，重点不是探究中外生活情状的异同，不是着眼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窘迫，而是聚焦于世俗人情中的道德冲突。这种冲突，与时间无关，与空间无关，时间空间只是故事生发的背景、人物行为的依托，不管发生于何时何地何人，道德力量都在制约着人类的思想行为。那种永恒存在于世间的道德感、价值观，正是作家所关心，所倾力去触探的场域。

新移民文学不可能隔断中国文学的血脉，但在异域的水土中必定会渐次进化出某种基因变异，在原乡他乡的混血中，逐步摆脱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进而表现出开放的“求异思维”。文学不仅是反映生活，更是对生活表象的颠覆，从而深入生活的内核，探视生活的本质。这种颠覆性，更多体现在作家的求异思维上。所谓求异思维，就是避免趋同心理、从众意识，特行独立，逆向而行，这往往更能发挥作家的创意和想象力。上述提及的三部作品，文体风格各异，题材手法叙事角度有别，但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在心灵自主下，摆脱了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惯性思维”，展现出一种“求异思维”。作家不总盯着笔下那种表层的、概念化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也不总被应该洒阳光还是拨阴霾的框框去束缚，更不会习惯性的虚饰什么而迟滞笔墨，哪里有生活的火花，哪里有艺术的灵感，就往那里泼墨，还原生活的底色。

《乌有七日谈》中的《虔诚的信徒玛丽亚》，尽管每次跪在地上祈祷，但她上教会只为寻伴侣、找工作、搞传销，揩教会油水，沉迷于世俗尘心，暴露其对信仰的虚无。《辞职的牧师》，把求神拜佛看作是神佛的交易，一边传道，一边享受物质和欲望，非常功利性。《华社楷模范议员》，一个曾经风生水起的华人议员因谋私利而锒铛入狱。作家不是故意去抹黑这些表面光鲜的人物，也不是有意挑出社会的霉点，而是从人性的软弱中颠覆了人物的光环，颠覆了“美梦”的追逐，有心去探究追梦奋斗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从放纵与自控中找出平衡点。《乌有七日谈》写出了华人的小聪明、左右逢源，甚至投机取巧，写出了追求梦想的表层与深层，追梦中个人与社会的道德行为。作者并没有趋同于廉价的堆砌的表面的所谓正能量，而是逆向思维，着

力发现问题，打量龌龊，反省自身，不动声色地从反面的映像去投射深层且夯实的正能量。

《潘多拉手环》本身就是一出悲剧，许立医生兢兢业业开了自己的诊所，但面对生活压力产生焦虑，惹出夫妻矛盾，引发车祸丧生，更令 15 岁的女儿早恋未婚生子，精神抑郁难以自拔，最后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世界。悲剧令人感触令人警醒，但没让人崩溃。因车祸落下残疾的女主人公安娜，丧夫丧女后坚强地活着，帮助众多“少女妈妈”们回归学校。确切的说，作者写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活着是躺平是苟且，是消磨生命，生活是进取是选择，是呈现生命。生活，就是每一个人基于自身现实的人生选择。安娜选择了坚强，而不是自暴自弃、营营役役。作家以敏锐细腻的笔触从家庭悲剧中探讨婚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进而思考社会的健康，关注社会的和谐。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悲剧引出的灰调子，与其说是社会灰暗，毋宁说是人性欲望的灰暗、生命无常的灰暗。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书中既有阳光也有阴霾，浑浊的负能量中也能爆出正能量的火花，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社会形态，真实的人生状态。

《敲头人》书中也充满了暴乱、性爱、战争、死亡、贪婪、伪善、恐惧等斑驳的画面。如《鳄鱼之城》里，华人艺术圈光怪陆离，大家都在演戏，都在费尽心机，把痛苦演成快活，把平庸演成光彩，把虚假演成逼真。都以闪亮的假象展示与人。《美丽新世界》中，相框里美人照的主人公自杀了，是美丽世界下并不美丽的人生。《如果黑洞不存在》的美女秘书，在商业狂潮中花样百出，放荡不羁而不知所终，不作不死故意折腾的她，把自己看作是来自天体的“黑洞”，渴望在黑洞中借力重新获得生命。还有，《班迪戈丛林魔鬼案或金合欢之歌》中的华人探员，混成了一个既泡妞沾毒，又精明仗义的公仆，在反华暴动中英勇殉职。其生命的道德价值却隐藏于苦闷、寂寞、空虚、困顿和堕落的挣扎中，颇有反叛性、颠覆性。这些人物，这些故事，都是一种扭曲的生存异象，犹如一场游戏一场梦，隐喻着一种逐梦与碎梦、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人生、人性、人情的界限，如阴阳之间的模糊，让你反复咀嚼，慢慢消化。作家笔下的画面虽然斑驳，但作者在道德的撕裂、异化的霉味中，也直抵人物的另一面——公义与正气，只不过，公义有时会倾斜，正气也会有蒙尘。这正是对社会规范和人的道德底线的考验。

从以上三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的立意既不是廉价歌颂，也不去刻意抨击，而是认真审视，审视这个世界，审视客观存在，用素洁的烛光照亮人性的阴暗面。作家对社会困惑、对人生怀疑，但从困惑怀疑中却能感知人类的正能量。可见作家的“求异

思维”就是不趋同不屈从，而遵从内心，直面现实，不囿于正面或负面，不纠结于美化或审丑，更关注社会的客观存在，人物的精神状态，事物的逻辑真相。他们不是看阳光，也不是看苦难，而是看阳光下的尘土，不管是闪亮的还是灰暗的，它都有特定的形态；看苦难中的挣扎，不管是奋起还是毁灭，都是一种人生必须的选择。如是，不管是历史是当下，不管是原乡是新乡，这中间，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在较量在博弈，这个过程，正是作家要去捕捉的节点，去书写的空间。你可以去张扬，也可去鞭笞，但都不是表面去呈现正能量或阴暗面，而是从人类文明的维度上去咀嚼普世的价值观念，在自审内省中去提升良知，灌注正气，感知自爱与大爱。

并非身在海外，就能有开阔的视野，要视乎你的认知能力，包括审美的可塑性，心灵的开放性，以及形塑理念的能力。如同一个牧师心中的上帝，和信徒眼中的上帝，以及无神论者看待的上帝，都是不相同的。惟有打开了心灵，才能在开阔的视野上吸纳信息，思路奔放，找到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新角度。新移民作家，不管是书写历史，还是书写当下，不管是回眸原乡，还是凝视新乡，都是在观照自己的内心，书写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信仰、自己所理解的普世价值。作家因自由而自主，因自主而自如，因自如而落笔走心，表达自己对生活最真实、最真切、最真挚的感受。自由书写，不啻是检视作家个人的自信。

诚然，新移民作家要用平等的视角看待原乡新乡，塑造华人本土人。不过，新移民文学主体描摹的还多是华人，因为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源于生活；也因为熟悉，熟能看通透。常常有人觉得，这些海外游子，是对于故土回不去、对于新乡也融不入的“局外人”，因而处于故乡新乡两难选择的尴尬。我倒觉得，海外华人是全球化格局下的“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他们的边缘窘迫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价值观的取向，何去何从取决于你能否脱胎换骨，在大时代中顺应潮流。要指出的是，作家笔下的华人，不仅仅是华人身份的人，同时也是世界公民的人，与其他种族、其他民族共生共处的人，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人。华人身份只是个载体，承载着人类的本质，人性的根性。如刚才谈及的作品，那些人物的作为，人物的德行，其揭示的社会规范，已不单单是华裔族群的行为准则，往往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国籍、超越文化，是一种泛社会的公序良俗。人物形象的内涵由此得以外延。

归纳起来，新移民文学不能简单定义为海外华人的“中国故事”或“西方故事”，而是世界主义的“人的故事”，是体现泛社会的行为规范中个体生命存在的故事。新移民作家不管入籍与否，归化与否，自身的民族身份不会改变，但思维、眼光、观念却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衍化。心灵自由的作家，因为不受非艺术因素的无端干扰，更容易“脱敏

”，更能聚焦于各色人等，借助笔下的人物，把海内外中国人的状态与现代世界的人的状况连接起来，同时也透过人的作用力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连接起来。人是作家的视点，也是作品的结构。每个作家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对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笔下的人物行为更不一样，这才有视角的丰富性，叙事的多元性。况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不同的长短，也会形成作品差异化的多色调。中国文学以中华文化为底蕴，新移民文学以多元理念为支撑。多元，不仅是文化、风格、地域风情的多元，还包括美学观、价值观、历史观的多元。只有这种不拘一格多向度的多元，才能增加华语文学的世界性，跨越民族、地域、国度、语言、宗教、观念，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上融入世界文学大家族。

文学的世界性不在于讲哪里故事，而在于故事中的人性，在于人性的深邃度和丰厚度。心灵自主的书写，更能冲击人性的爆点，直抵人性的痛点，更能生发人性的共情。新移民文学心灵自主的书写，打下作家开放性的鲜明印记，为自己提供了向文学世界性逼进的可能性。

灵魂安处是我乡——晋夫乡情诗歌欣赏

行迈

今天在 Eastwood 图书馆参加了悉尼著名诗人映霞和晋夫（尘埃）的诗歌朗诵会暨鉴赏会，这不仅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享受，也促使我通过诗歌进行了一番思想和情感的沉淀，并获得新的领悟。映霞的爱情诗歌自有人评说，我就来说一下对诗人晋夫那乡情诗歌的欣赏和感受。

晋夫诗歌里的乡情和我们在其他诗歌和文章中读到的乡情不同。传统的乡情都是对故乡而发的，而晋夫的乡情则是对故乡和新家乡（现居地）所有情感的交织和并发，其中有着对乡情诗歌传统内涵的突破。

先来说说故乡情。传统的故乡情主要是表达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而晋夫的故乡情则包含了对故乡的爱、思、忧、愿、愁、怨，还有恨铁不成钢之情，至少七情。前面那四种感情好说，许多乡情诗歌里都有，而后面的三种感情在他人的乡情诗歌里很少见，却在晋夫的诗歌中几番脱颖而出，令人刮目。

晋夫的“写给知青的诗 100 首”在华人社区还没有发布完，但从已经发布的 18 首来看，诗人对故乡的七情已经得到了相当真实和充分的表达。

诗人的青春期是在“上山下乡”时度过的，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过青春，有的只是“弯曲的脊梁/承着岁月的重量。”“青春被埋得很深/没有血渍的天空/看着冰雪覆盖的土地/朦胧的纯真/那些窒息前的笑容。/那些拎不起来的幻想/那些伪装。”（《田野里的那道伤》）有人把上山下乡写成人生的课堂；也有人把它写成一场苦难；而晋夫则把它写成一场伪装。作者对那千百个面朝黄土的日子，是在做着刮骨的自省和自强的疗伤。

乡下的草屋也可激励拓荒理想的芳华。晋夫的知青年月练就了他透视现实的犀利眼光，生活的磨砺也成就了他诗人的精辟思想：“隔壁就是猪圈/出门就是泥路/野风扑面/四面黄土。/我要在这里寻找其乐无穷/我将用鲜红的血液/把这草房粉刷成青春的典故。”他于是踏上了寻梦之途：“是谁包办了这场扭曲的结合/让我把芳华嫁给了那段

疯狂。/让千万个灵魂在你的诱导下交出初夜。”“我拎着对未来的恐慌/背着对明天的向往/住进了幻觉的梦/起始了战天斗地的征途。”（《芳华与草屋》）

我大学毕业后也在农村插过队，而且在插队时结了婚。我们新房的窗户外面就是猪圈。对蜜月我们有两大铭心的记忆：一是猪的叫声，一是去公社学习最高指示，其间男女分睡隔间的大铺。我们还得在学习班里逐个信誓旦旦地表达对上山下乡和红太阳的耿耿忠心。晋夫的诗歌一针见血地剥掉了我们青春期的全部伪装，让我们真实的青春就像满身疮痍的少女，赤条条地站在街边供路人指指点点。而这些都沉积在我们故乡情的内涵中，其中的怨恨和美好相互交织，难以剔除。今天，我们和晋夫一样经历了寻梦的征途，找到了向往的人生之乡。

现在，诗人站在人生的彼岸，回顾了漂流和追寻的路程，从中领悟着故乡对自己的期望：“我想找一片阳光/晒一下身上的千疮百孔/找一块地/种一园春色/来点缀一下河边那行枯黄的柳。/寻一处灵魂的归宿/一场不知深浅的追求。”“我伸出的那一枝春天的枝芽/不知还能不能握住你冬天的手。”（《故乡，当我想你的时候》）

任何积极的故乡回忆都应该成为对生活价值的追寻。晋夫曾为此追寻到天涯海角，并发现“他乡，也有个太阳”：“自由教会我成长/天高教会我飞翔。/海阔教会我包容/关爱教会我善良。”“微笑的风/撩拨春心萌动/这一方净土/是花你就任性地放。”（《他乡，也有个太阳》）这便是诗人对目前定居地，即第二故乡的感受。

在晋夫的乡情诗歌中，有相当的篇幅写的是他在故乡和新乡之间的碰撞、交织和最终对灵魂的安放。古代诗人写过“此心安处是我家”。而晋夫的“心安之家”，主要还不在于生活上的安，也不在于生活上的家，而是在于他的为人之魂和乐世之乡，也就是他所追求之人性的自由和人生的归宿。

首先，诗人把故乡留在自己灵魂上的烙印进行了清理：“愚昧面前/你当之无愧地配得上这一顶苦难的王冠。/危险中的懦夫/安全中的勇敢。/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民族的明天。”（《苦难与勇敢》）作者摒弃了那种在危险中畏缩，在安全时张狂的世俗之风，不畏言罪之咎，用真实的情感面对现实的生活：“如果有一片蓝天难化解我的痛苦/是因我经过的苦难还在原地重复。”“用枝叶茂盛伪装冬天的体无完肤/用一晚难

忘今宵来粉饰灾难病毒。/天下的苦难都谱进你的歌舞升平/除夕的钟声敲响伊始我长夜当哭。”（《长夜当哭》）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追求从来都散发着人性固有的光芒。只是那些固守权势盘剥人民的人和势力才会把这两者当作对立面，并以此作为给民众洗脑的发泡剂。晋夫的诗歌对此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用这江山如画/血流成河/点缀一首诗的蹉跎。/爱国/我该向谁诉说？”（《爱国，我该向谁说》）诗人深知在专制体制下追求自由的代价，也因此向那些付出人生代价的自由追寻者们赋予了深沉的敬佩和歌颂：“我幻想手中握着的是一张选票/借一张纸安放无处遁形的灵魂。/谁在寒风中举起那张无字的纸/把此生无憾化作一座无碑的坟。”（《无字的纸，无碑的坟》）

当诗人和我们所有华人的故乡在去年年底突然迎来疫情风暴和死亡高峰的时候，诗人晋夫一边清点他对故乡复杂的心情，一边在悉尼平静地度过了两个除夕，两个新年和一个澳大利亚国庆日。他对两个家乡做了对比，并衷情地歌颂着他安放灵魂和人生的这片土地。这需要他把对故乡的“七情”暂时放下：“我已把仇恨还给了仇恨/把所有的荣耀还给了上苍。/我把谎言还给了谎言/把恐慌还给了恐慌。/自信的表情慢慢地在脸上生出/仰视着星辰学会了不卑不亢。/如果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还有什么愿望/我只想让人性还给人性/把真相还给真相。”（《今夜，我在悉尼的街头流浪》）

诗人一刻也放不下的，是他对灵魂安处的那种热爱：“每当那温柔的国歌响起/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慑骨之感。/灵魂归净土/生命举誓言。”（《我爱这片蓝天—献给澳大利亚国庆日》）

在颠沛流离半生之后，在用诗人的双眼既看破红尘又迎来蓝天之后，诗人觉得自己成熟了，要执行一个成熟诗人的使命：“我想用善良为这世界洗尘/用月光缝补心伤。/封存那些遗失在生命途中的遗憾/把散落在黑夜里的梦幻交给阳光。”诗人也因成熟而要把自己的诗歌送上“审判台”，甚至于送到“法场”。是的，如若对法场也不畏惧，诗人和他的笔还怕成为“罪犯”吗？“成熟/也是一种往生的勇敢/剥去虚伪的外壳/慢慢复活成人的模样。/我朝着风花雪月的后面张望/诗/带着脚镣优雅地站立在坟墓的中央。/笑着面对万剑穿心的疼痛/谁说诗/不是诗人自设的法场。”（《成熟，诗的法场》）

“望家乡/江月依旧/我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口。”（晋夫诗句）但人生的道路依然漫长。诗人感到欣慰的，是新家乡里的这一片晴朗：“当春天化开了我的愁眉不展/当夏天接纳了我的赤手空拳。/当秋天掀开了我的一叶障目/冬天已在自由的世界里/释冰消寒，烟灭云散。”（《我爱这片蓝天》）

诗人也放不下对故乡痛定而殷切的愿望，而他最祈望的是那些具有先知先觉和启蒙使命的“先生”们，是先生们对故土和文化的回归：“有什么样的土地/就有什么样的种/疫情过后/我在悼念文化/也在寻找先生。”（《致书生》）读到晋夫的这些诗句，我们毫不怀疑，诗人心中的先生们正在大踏步地朝故乡走去。

诗人握紧了他的笔，一边书写，一边等待，并与这种等待一起沐浴那吹向未来的春风：“笔下等风，何似春天。”（《笔下等风》）

最后，我还是那句话，晋夫已经突破了传统乡情诗歌的内涵，把乡情诗歌推上了高台，那可以是纵情表演的高台，也可以是成熟诗人的法场。我喜欢早先那个叫做尘埃的诗人，更喜欢这个从尘埃中化蝶而出的诗人晋夫。

Do not judge“ &“Never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 兼论沈从文与郭沫若、郁达夫的恩怨

唯韬

我很清楚这篇文章是很难写的，也很容易翻车。

但是我相信能花时间看这篇文章的人，大概不是那种容易上头的人。能认真看完的人，应非泛泛之辈。

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人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就上头，那多半意味着这里面的内容是这个人没有仔细思考研究过的。

书和文章到底该不该读，应该读多少？这个问题向来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只喜欢呆在舒适区，反复听取和自己意见相同的见解，从而获得一种“吾道不孤”的确认，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闻过则喜”向来是难的，只有少数人愿意一直拓展和挑战自身的认知边界。

现在开始言归正传。

很多熟悉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曾经把沈从文的作品定性为“反动文艺”。导致沈从文一度精神失常，两次自杀。从此基本上放弃了创作。做了几十年的服饰研究，也有成就，但是终究比较郁闷。

对这些事情的评价，一般都认为郭是人品低劣的文棍，干出这样的事来也毫不为怪。

这篇文章没有为郭辩护的意思，郭做人有问题不用多讲。

我们主要是讲讲沈从文是怎么引起郭注意的。

沈在 1930 年的时候，在其发表于《日出》杂志中的评论文章《论郭沫若》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

“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习；伤食’的一个人。可佩服处也就只是这一点。若在创作方面，给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而牵的。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个随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经在创造社羽翼下成长的叶灵凤的创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将一筹的作品在。”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有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沈又是这样评价创造社（主要成员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的：

“这又应当说到创造社了。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的创造社组合，是感情的组合，是站在被本阶级遗弃而奋起作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

“（创造社）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

我们稍微了解下时代背景，1930年的时候沈从文27岁，这时候离他进京（1923年）过去了七年。1923年冬天，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穷困潦倒，他写的作品几乎没有一家报社刊登，他试着给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竟得到了他的帮助，沈从文后来回忆道“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后来1924年初，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中就说的沈从文。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他为什么要帮助呢，郁达夫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

郁达夫在沈从文最困难的时候，是给予了沈很大的帮助的。从他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也同样是很卷的。

在此还是把这封长信完整贴出来，有兴趣的读友可以参考一下。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今天的风沙实在太大了，中午吃饭之后，我因为还要去教书，所以没有许多工夫和你谈天。我坐在车上，一路地向北走去，沙石飞进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后四点钟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红圈，还没有退尽。恐怕同学们见了要笑我，所以于上课堂之先，我从高窗口在日光大风里把一双眼睛曝晒了许多时。我今天上你那公寓来看了你那一副样子，觉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想趁着这大家已经睡寂了的几点钟功夫，把我要说的话，写一点在纸上。

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始终没有买成。尤其是使我羞恼的，因为恰逢此刻，我和同学们所读的书里，正有一篇俄国果戈尔著的嘲弄像我们一类人的小说《外套》。

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从数目上讲起来，反而比从前要少——因为现在我不能向家里去要钱花，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

一百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我曾经立过几次对天的深誓，想把这一笔糜费节省下来，但愈是没有钱的时候，愈想喝酒吸烟。向你讲这一番苦话，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而先事预防，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证明目下的中国社会的不合理，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你那种见解的错误罢了。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 H，H 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

现在不要说中国全国，就是在北京的一区里头，你且去站在十字街头，看见穿长袍黑马褂或哗叽旧洋服的人，你且试对他们行一个礼，问他们一个人要一个名片来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积起一大堆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来，你若再行一个礼，问一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吓，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读书么？你能和他们一样的有钱买长袍黑马褂哗叽洋服么？即使你也和他们一样的有了读书买衣服的钱，你能保得住你毕业的时候，事情会来找你么？

大学毕业生坐汽车，吸大烟，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们都是为新上台的大老经手减价卖职的人，都是有大力枪杆在后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几个什么长在他们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点说，他们至少也都是会爬乌龟钻狗洞的人，你要有他们那么的后援，或他们那么的乌龟本领，狗本领，那么你就是大学不毕业，何尝不可以吃饭？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男看护，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比较上可以做得到，并且也不失为中策的，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巢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罢！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

但是我听你说，你的故乡连年兵灾，房屋田产都已毁尽，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来音信不通，并且现在回湖南的火车不开，就是有路费也回去不得，何况没有路费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现在我为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两个下策来对你讲罢！第一，现在听说天桥又在招兵，并且听说取得极宽，上自五十岁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应募之后，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况且万一不开往前敌，或虽开往前敌而不打死的时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现在的这种纯洁的精神，只教你

能有如现在想进大学读书一样的精神来宣传你的理想，难保你所属的一师一旅，不为你所感化。这是下策的第一个。

第二，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起诉讼，说我在喉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无论什么人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教你偷得着，尽管偷罢！偷到了，不被发觉，那么就可以把这你偷自他、他抢自第三人的，在现在社会里称为赃物，在将来进步了的社会里，当然是要分归你有的东西，拿到当铺——我虽然不能为你介绍职业，但是像这样的当铺却可以为你介绍几家——里去换钱用。万一发觉了呢？也没有什么。第一你坐坐监牢，房钱总可以不付了。第二监狱里的饭，虽然没有今天中午我请你的那家馆子里的那么好，但是饭钱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么什么司令，以军法从事，把你枭首示众的时候，那么你的无勇气的自杀，总算是他来代你执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活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

我写到这里，觉得没有话再可以和你说了，最后我且来告诉你一种实习的方法罢！你若要实行上举的第二下策，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乡的亲戚老H家里，你可以先去试一试看。因为他的那些堆积在那里的财富，不过是方法手段不同罢了，实际上也是和你一样的偷来抢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去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事。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郁达夫

郁达夫在沈从文最悲催的时候去看望了他，这是很难得的。要知道郁达夫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学经济学，1922年在安庆法政专校教英语。1923年时候（时年27岁）已经是北大讲师（教授统计学）了。且不谈文学水准，光是学识水平（懂四门外语的东大

经济学留学生)放在现在也绝非泛泛之辈。而沈从文只不过是个小学生。这也是后来刘文典和穆旦看不上沈从文的一大原因。西南联大(1938年)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提出质疑:“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说:“沈从文这样的人来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当时青岛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校长)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可见论资排辈,沈从文在郁达夫等人面前,确实是没什么底气的。他能达到后来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本人有一定天赋,另一方面确实是时代给了他机会(虽然民国时代在郁达夫眼里也很卷)。一个没有什么学历和背景,只有天赋的人想在人文学术圈有所作为,在当下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1930年的时候,沈从文写的评论,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了?

我们现在来具体看看这篇评论。

说实话,我如果是郭沫若或者创造社诸公,看了也必然大为光火。

为什么?

因为很多言论已经基本上是人身攻击了。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有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哪怕沈从文有鲁迅的地位和资历,这样讲话也是极其刺耳和不合适的。你可以去具体评价某个作者的某篇作品,但是不能随便否定一个作者本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犹太谚语说：“不是想什么就要写什么，更不是写了什么就要出版什么。”

这样的评论别说发表出版，想都是不应该去想的。

1930年的时候，沈从文 27 岁，郭沫若 37 岁。这还都年轻得很啊，怎么就断言郭“不是写小说的料了”。

英文谚语常说“Do not judge”，也是这个意思。

你了解别人多少？妄下什么断语？

何况这样的断语，在我看来也并不公允。我们完全可以看看郭沫若写的小说《**齐勇士比武**》。

一.

古时候齐国的即墨有两位勇士，一位住在城东边叫东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边叫西郭勇士。

两位勇士都是好勇斗狠的，但他们两人不怕同生长在一个地方却从没有见过面。

因为自从他们独霸一方以后，他们的部下便故意让他们规避起来，怕的是一接了头要消灭了一边的势力。

二

不久齐国遇到大难。

燕昭王报仇，把齐国打破了，只剩下即墨和宫这两座城池未下。

两位勇士都很奇怪，他们平时在决斗上尽管勇敢，但临到国家危殆的时候却不肯去打仗，他们都逃起了难来，但别的人逃难都逃进了城，他们却逃向海边去了：因为怕进城去彼此碰了头。

大约是运命在和他们作弄吧，不期而然地他们都逃到了青岛。

三

两位勇士都是喜欢喝酒的，而且喜欢养狗，他们一出门总有好几条狗跟着，更有好几位部下背着硬壳葫芦。

时候是在夏天。

他们有一天终究在海岸上碰头了。

两人虽不相识，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识的。

那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东郭勇士来了！”

这一边的人叫着：“哦呀，前面是西郭勇士来了！”

两位勇士都不免咬紧了一下牙关。

四

东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西郭勇士说：“难得相见，我们先来比比酒量吧。”

五

两人各各带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边的沙岸上坐下了。

部下们各把葫芦解了下来。

但当两人在对酌对饮的时候，部下们却不约而同地，阴一个，阳一个，逃走干净了。

两人的周围只剩下互相敌视着的狗们。

六

酒饮了几葫芦，两边都有点醉意了。

东郭勇士说：“可惜你没有下酒菜，我也没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说：“其实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

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不着再脱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边上，盐水是不会缺乏的。

两个人各把匕首抽出来了，你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我在你的身上切一片肉来沾点盐水做下酒菜吃。

七

酒还没有喝完，两边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

忠实的狗们替他们行了葬礼。

东郭的狗把西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西郭的狗把东郭的残骸埋在了肚子里面。

狗们的下落呢？后来统统被燕国的兵士所屠食了。

1936年3月4日

这个故事原出自《吕氏春秋》，本来很简单：

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途，曰：“姑相饮乎！”觴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于是具染而已。”引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齐国有两个自吹为勇敢的人，一个住在城东，一个住在城西，有一天两人在路上突然遇到。一个说：“我们难得见面，我们暂且去喝酒吧！”喝了几轮酒后，一人说：“要吃肉吗？”另一人说：“你身上有肉；我身上也有肉。这样的话还要另外找肉干什么？在这里准备点豆豉酱就行了。”于是拔出刀匕相互割对方的肉吃，直到都流血死了才停止。要是像这样也算勇敢的话，那还不如没有勇敢。

很明显，这个故事经过郭沫若的“故事新编”后，有了某种历史寓言的味道，语言也极其精炼。郭沫若是有很敏感的时代嗅觉的，这个故事写于1936年，同年底便是“西安事变”的爆发，又让人想起这篇文章了。

如果故事的背景不是中国，而是换成国外某处，用外文来写这个故事，甚至有点博尔赫斯的味道。

更别说除此之外，郭沫若早在 1922 年便写过性心理的《残春》，在 1935 年写过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

很明显，郭在小说上是有一定探索的。

沈从文质问郭：

“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

语气非常武断粗鲁就不提了，用这个标准来要求郭，现在看来也未免有失公允。

小说一定要表达时代缩图吗？不见得。何况《残春》这样的作品，探索心理，就不是时代一角的了么？

小说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再来看沈对创造社的评价。

“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的创造社组合，是感情的组合，是站在被本阶级遗弃而奋起作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

“（创造社）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大佬，他的语言水平，诗词水平是什么程度，我认为有旧学功底的人都有数。在沈从文这里就成了对文字缺乏理解了……

那什么才叫对文字有理解啊？

又拿人家的阶级说事，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恶心了。

你沈从文当年是什么阶级啊？

然后又说创造社的作品是“对自己生活的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

这个就是另一句西方谚语了：“Do no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不要恩将仇报）。”

你沈从文能有今天，郁达夫是对你有恩的，然后你就这样在公开场合这样苛评前辈？

不是说不评论不能批评，如果是公允的温和的批评，郁达夫大概也会很愉快接受。但是这样的所谓批评，我看了也只能摇头。

平心而论，郁达夫的《沉沦》其实写出了一代留学生的那种普遍的窘境。一方面在（外国人）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有自卑心理。一方面经济拮据，和原生家庭关系紧张。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得不到什么像样的人生指导。当时中国的旧文化衰颓得不行，新文化又根基很浅，整个国家民族都失去了坐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光一个生理的问题就很要命。

现实是一把杀猪刀，没有给那代留学生太多颓废和犯错误的机会。

《沉沦》写的是一代留学生的失败。我们现在看到民国留学生如何如何优秀，其实放在当时去看，绝大多数留日学生，都和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里的人物一样不堪。

这就不是沈追求的“时代的缩图”了么？

沈从文没有留过学，有些东西他可能不明白，这没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小学生，保持敬畏之心还是有必要的。说什么创造社的人只是在冤屈地嚎叫。这到底是理解能力有多么低下，为人多么武断才能做出的结论？

至于什么他说郭：

“废话是热情，而废话很有机会成为琐碎。多废话与观察详细并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画直线的笔，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描画与比譬，夸张失败处与老舍君并不两样。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词藻帮助他诗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亲切。”

我只能说郭不是那种主要靠观察现实，积累材料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郭是想象力很强的小说虚构家。

“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

这个我只能说，郭沫若名声不好，后人也大都这样理解郭沫若，但是其实很明显是有偏颇的。

“郭沫若，把创作当抒情诗写，成就并不坏。在《现代中国小说选》所选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证实这作家的长处。《橄榄》一集，据说应当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与诗的方法相近的几篇。适于抒情诗描写而不适于写实派笔调，是这号称左线作家意外事。温柔处，忧郁处，即所以与时代融化为之一的地

方，郁达夫从这方面得了同情，时代对于郭沫若的同情与友谊，也仍然建筑在这上面。时代一转变，多病的郁达夫，仍因为衰弱孤独倦于应对，被人遗下了，这不合作便被溢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养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着小资产阶级在转变中与时代纠缠成一团的情形，写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许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个地方，写了许多对新希望怀着勇敢的迎接，对旧制度抱着极端厌视与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两个回忆的故事给世人的。这书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后》，想不到郭沫若有这样书印行，多数人以为这是书店方面的聪明印了这书。”

沈从文虽然不被归于左翼作家，但那种尖刻比起极左来也不遑多让。郁达夫是有自己想法的人，沈的言语里对他缺乏基本的尊重。

后来很多人为沈从文叫屈，但是从这篇 1930 年的评论中我读到的只是“狂妄”和“狭隘”。

沈从文本性是比较轻佻的，所以情书能写得很“好”。但是也因为如此，作品欠缺了厚重，更谈不上多少思想。

顺境不好走，人上升得太快了，就容易飘飘然，给自己的前途留下祸根。

顺便说一句，若干年后沈从文有个徒弟，也就是某姓范的“国画大师”，在特殊时期对他落井下石。

沈后来感慨为什么他恩将仇报。

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轮回。

作者简介：

Tom Zou，现居昆士兰州担任教学工作。新州作协会员，著有小说《迷洲》，获南滨基金赞助出版。

静守百年：试探西贝意象

何与怀

一 她曾经以现代意识小说打动澳华文坛

上世纪的 1998 年，悉尼文坛出现一本小说集，书名甚为悲催：《她们没有爱情》，这是悉尼九位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还有另一本书，是杂文集，书名也很抢人眼球：《悉尼八怪》，出于八位男作家之手。于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说，当然这不过是戏谑而已。

本文评论的对象西贝女士是《她们没有爱情》的一位作者，书中有她三篇作品：《愤怒的蜥蜴》《一支桃花》和《美的终结》。其中，《愤怒的蜥蜴》曾获台湾《中央日报》世界华人小说佳作奖，并入选中国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p 323- 326）。当年，澳华小说常要处理的主题是中国留澳学生移民家庭中的情感冲突甚至婚姻破裂，西贝小说也不例外。《愤怒的蜥蜴》描写一对夫妻，叫林英的妻子已经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但比妻子晚了几年来澳定居的丈夫卢平却无法改变自己，只好退缩到自己的幻想世界，有如神智失常。小说一开头就让人感到什么不祥之兆：

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人类，卢平不由长舒了一口气，但是想起梦里的蜥蜴，又不免感到似乎若有所失。

故事这样结尾——一个悲剧的暗示：

林英回来得越来越晚，每天刻意地换着时装，用起浓烈的香水。卢平早晚还是一个人蹲在后院，用那把生锈的斧子，一下接一下地砍着地上的树桩。丽丽（家里的小猫——引者注）睁着一只碧绿的独眼远远地盯着他。

西贝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出手不凡，读来感觉很有灵性，那种细腻而又丰富的感情色彩与冷静而又深沉的理性品格常能恰到好处地融合一起。她与众不同的地方特别在于她有意突破传统的现代意识。萧虹为《她们没有爱情》作的序中谈到西贝，这样

说：“她的《愤怒的蜥蜴》令人想起卡夫卡《蜕变》。”甚至还发出她是否是学西方文学的疑问。

西贝却非西方文学专业出身，她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专业是数学、电脑软件程序设计，并以此为生。当年，人们都认为西贝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她也没有继续以这类作品在澳华文坛亮相，甚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似乎不见了踪影。幸好，在2015年，她出其不意拿出了一部诗稿。这部称之为《静守百年》的诗稿马上获得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青睐。基金评审委员会作了如下评语：“《静守百年》，让诗歌重回自然，重回美好纯净。含蓄，有丰富的诗味，且蕴藏哲理。”2016年4月，西贝诗集由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以及亚马逊、当当网、京东网发行出售，得到广泛的好评。

原来，在文学方面，西贝最喜欢的是诗。原来，在她几乎消失于澳华文坛的那些时日里，她继续写了许多诗篇，而且很多都是意象新奇意境深刻的可圈可点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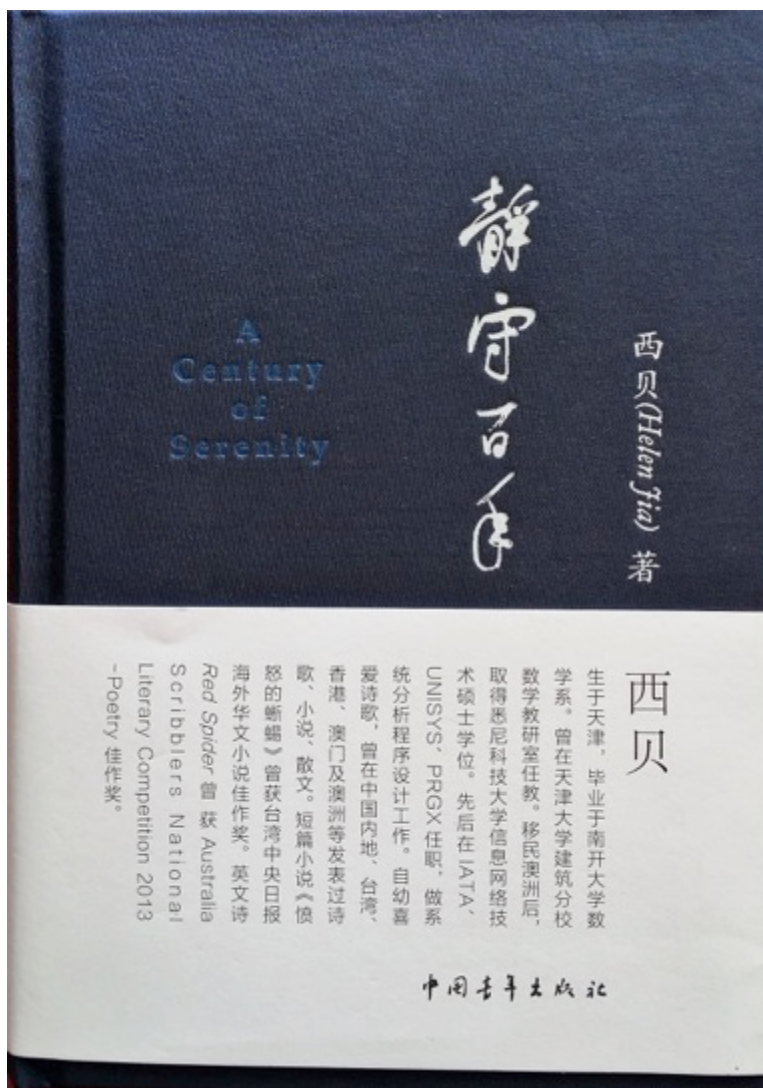


Figure 17 西贝诗集《静守百年》封面

二 西贝意象探讨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

或者，让我先谈谈西贝的诗论。

2017年10月28日，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作为第一次参加论坛的西贝，提交了一份在会上发言的论文，题目是“诗的多维空间和意象构造”。让她深感荣幸又出乎意外的是，本次论坛六十多篇论文中，她的论文立即被著名诗歌刊物《星星》选中发表在会后的11月期刊上。

西贝可以说从写诗开始一直对诗的意象表达感到特别兴趣。她认为，纵观诗歌史，流派各异形式各异，而诗的意象始终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今天，现代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细致复杂，依靠辞藻的平面抒情和描写，往往不再能唤起诗的共鸣，诗人往往需要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把那些复杂得难以言说的感觉和体验，借助于意象，来间接地传达其多维的深层的蕴涵。比如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场景或过程出发，凝定在一些细节的呈现，微妙的关联能使读者在具体化的意象氛围中唤起个体的经验，从而在感悟和超验的空间里产生心灵的共振。

而怎样深化诗歌意象的探讨呢？俗语说，三句不离本行。西贝的诗论呈现她浓厚的数学底蕴。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这个特征时，西贝使用数学的拓扑学（topology）的概念。她说，意象凝练的诗，可以超越文字的局限，沿着无限的时空之轴，从物象的层面出发，由微妙的心理逻辑向量牵引，走进超验的拓扑空间，并回归物象的本源。拓扑空间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数学除了研究数量关系，更是研究模式的科学，对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最强有力的工具。拓扑学主要研究空间内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性质。重要的拓扑性质包括连通性与紧致性。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比如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band），可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它的特点就是正面和反面是相接的。在谈到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时，西贝又在数学解析几何中一个研究“纤维丛”（或“纤维束”，fiber bundle）分支得到灵感，引荐纤维丛来分析诗的意象丛。数学中的“纤维丛”空间，是用基空间与纤维的乘积空间来定义的。她做了个通俗的比喻：纤维丛可以直观地想象成泥土地上长满的杂草。那么泥土地是平原还是山坡？地面平坦还是凹凸？草叶平直还是卷曲？数学研究纤维丛的各种性质，并把纤维丛分为平庸和非平庸的，比如平面和圆柱面都是平庸的纤维丛。西贝发现，诗歌中的意象丛像极了数学里的纤维丛，意象丛的平庸与非平庸与数学的定义也几乎是一致的——如果诗中的意象丛充斥着规则的物象排列和单调的重复，必然导致诗的平庸。显而易见，平庸的意象丛千篇一律，只能令人感到乏味。但如果是非平庸的意象丛，诗的优胜立马突显。

当然，关于诗与数学，也有其他人有过相关的探讨。例如，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会议论辩之中，文学批评学者林兴宅抛出了一个

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会后他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上把论文发表了，标题是“文明的极地——诗与数学的统一”，该文当时颇具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文艺批评新方法热，林兴宅教授是开拓者之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林教授的“诗与数学的统一”的命题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当代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则曾经讲述数学与文学的共鸣。2015年12月，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说，将一个问题或现象完美化，然后将完美化后的结果应用到新的数学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这是数学家的惯用手法，与文学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文学家用这种手法来表达他们的感情罢了。在中国古代，很多传说都是凭想象力，根据已知知识夸大地描述很多无法证明的事情。文学家为了欣赏现象或者纾解情怀而夸大，而完美化，但数学家却为了解现象而构建完美的背景，将一些模糊不清的具体现象用极度抽象的方法去统一、描述、解释。近代数学家在数学不同的分支取得巨大的成果，与文学家的手段极为类似……

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不过，必须指出，西贝的诗论不但提出饶有趣味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她是其诗论的富有成果的实践者。从浅层来说，数学专业出身且又在从事数学工作的她，写诗时会不经意便使用了数学术语。比如，在《静守百年》诗集里，《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真实被几何形式切割/折射着抽象的影子//颈状的瓶花朵/是一些叠起的菱形”的句子；《秋千》中，有“把优美的弧线/抛向开花的树顶”、“欣喜并不顾一切/在四维的春天/横冲直撞”的句子；《小白鼠》中，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术语；在《荧屏》中，有“按某种程序自成宇宙/用星星刻画黑暗”、“无穷个0和1/永远也走不出的循环”的句子……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表面现象，并不重要，一般诗人也会在诗中用上某些学科术语。然而，往深里看，无论在情感体验上还是在运思方式上，人们更发现西贝的诗作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三 “莫比乌斯带”：让意象走上无尽的循环之路

西贝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诗的莫比乌斯带”：

物象写在纸的表面/难言的真相隐在背面/两者截然相隔/有人戳破了纸/只窥视到一些碎片//但有一条诗的莫比乌斯带/让两者在不经意间相遇/在那里没有分隔的边界/沿物象的层面径直走下去/你能无限地趋近真理

西贝这首诗，把诗歌意象的纵深走向特征描写得很清楚。的确，拓扑空间其实也很直观，但是，西贝指出，从表面的物象描述，到达隐在背后的超验的感悟，再回归到意象的本源及至更深一层的现实，循环往复间就仿佛是走在一条“莫比乌斯带”上，演示出富于意象的优秀诗歌能够把现实的物象空间和寓意的超验感悟空间奇妙地连接在一处。“莫比乌斯带”像数学无穷大的符号“∞”，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行走，他可以无限地走下去。西贝认为，拓扑的这些性质恰好也概括了现代诗歌意象的某些属性。

西贝这一首《玻璃中的女子》，就很具有显示诗歌意象纵深走向的“莫比乌斯带”特征：

玻璃中的女子/修长 身着华丽时装//优雅的手势/占据显著的位置/一个纤细的指尖折断了/露出石膏的白骨//玻璃中的女子/目光停在伤口上/她漠然的眼睛/因此 有了忧郁的光芒

玻璃中这位“女子”的眼睛和她被折断的手指，两点之间的距离仿佛能让意象形成一条循环之路，就像是一条正面和反面相连相接的“莫比乌斯带”，正面是华丽优雅漠然死寂；反面则是刻骨的创伤所激发的鲜活的痛楚。此诗显然想通过对精美橱窗模特的表层描述，以一条无尽的循环之路让意象纵深地走下去，去展现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诗人的意思是：也许唯有从完美走到伤痕累累，才能从死走向不死，并在循环往复中闪烁最终的充满缺憾的生命之美。

西贝说，传统的写实诗作就像传统的绘画，画得越逼真水平才越高，但确切地说那该算是技术的水平，而不是艺术的水平。而要把个人的体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传统的写实。比如毕加索画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脸扭曲错裂，我们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内心象火山一样喷发的痛苦，画面爆发的强大能量冲击波深深地把人震撼，是传统的方式所无法企及的。西贝补充说，很多人对现代艺术充满质疑，因为的确有一些伪艺术家，以为把形体画得不成比例，把诗句写得荒诞，便可标新立异；即使有些名家经典，也会有败笔之作。事实上，每一首诗都是对诗人的心智、视野眼界、感悟力和文化沉淀以及经历储备等等特质的考核和验证。

四 传达内心的不可言说的悟：西贝在意意象丛非平庸性

关于诗歌横向的多维空间，西贝非常在意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她这首《当轮到我们》是一个实践其诗论的例子：

当轮到我们/怎样去关闭/白色或黑色的盒子/怎样去留存/最好的隐秘的部分//最后一刻的完整酮体/竟然曾是如此冷漠/手持蓝色的玫瑰/白纸遮住脸//当轮到我们/怎样去打扫和退还/那些空旷的房间/一只蟋蟀/跳上月光的凉台//边缘之外 众说纷纭/桌椅被重新放置/灭掉最后一盏灯/空白的墙壁/回音 触到了/无边的 黑暗的丰腴

这是一首关于死亡的诗。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要面对死亡，自己的或别人的。当轮到我们去面对失去生命的最亲的人，有很多悼念的诗歌写尽悲痛哭泣和缅怀。西贝这首诗试图用意象的丛生去填补死亡留在我们心底深不可测的空寂和茫然。很多情况，这些感受很难用词语来表述，所以她借助了众多的意象：白色或黑色的盒子、完整的酮体、蓝色玫瑰、白纸、空旷的房间、月光、蟋蟀、重新放置的桌椅、灭掉的灯、有形的墙壁和无形的黑暗。这些意象看上去或许并不相互关联，像一堆杂物或一堆杂草，但这些意象丛的杂物杂草全都带着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的神经各自生长，并将永远伴随我们度过失去亲人之后的漫长荒芜的岁月。读了这首诗之后，你会深深感受到这种空寂茫然的意境，而且这个领悟会越来越难以磨灭。

澳洲画家、剧作家、诗人罗德尼·米尔盖特 (Rodney Milgate) 写过一首诗《莫那若的风景》。1996年，澳华文坛成型初期，悉尼英语作家协会的 Robyn Ianssen (楊舜) 联同在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王一燕编辑出版《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 On Paper”, Robyn Ianssen Productions)，书中收了这首诗，它也是西贝选作营造非平庸的意象丛的很好的例子。这首诗译文如下：

我的是那些蓝桉树幽灵，脖颈瘦长，哑然无笑，/迎着晨风翘首睥睨，沿着库玛公路游荡。//我的是那些体肤绷紧的蝉，伏在傍晚黯赤的微光中，/切切鸣唱白骨般的声音，阵阵铜锣敲响大地。//我的是基调，向回忆倾斜，树梦见原罪的赭石，梦见人界的黑色。//我的曾是一支军队，拯救的直线沿距离和时间平行伸延，/当天空响起殷殷的钟声，便如创作意义者在布道，在畅饮蓝天。//我的是拔地而露的树根，将那些沉睡的树干心中半隐半裸的秘密扎围进沙穴。//我的将是太阳的吼叫，为一个孩子充

满阳光的日子干杯；/灵魂欢呼时，茅棚便在脑中闪光，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

在澳洲内陆行驶过的人都会对那烈日下无边的旷野、空寂的公路、高大的桉树留下无法忘怀的苍然冥冥之感。正如西贝指出，米尔盖特这首诗和他的现代绘画一样，诗中的意象丛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强有力地各个方向伸出意象丛的触角：向着幽冥的宇宙、大地的白骨；向着原罪的赭石、人界的黑色；向着树根、沙穴、太阳的吼叫以及雨的手指。读着这首在涌动的激情中饱含历史沉思的诗，我们很自然地被它的意象煽动着，好像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意象丛的基底，似乎每一颗汗毛都像纤维丛一样竖立起来。

显然，西贝很早就非常关注诗歌（包括英语诗歌）中非平庸的意象丛的营造。与诗歌寓意的纵深走向不同，诗的意象丛就像一片花草丛，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的颜色，都是自己的终点，形成了多维的非平庸意象丛。意象的众多有时能够带来某种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象生成的非平庸性。

诗学专家吕进教授认为：“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不可说’的无言的沉默。”（见他的《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一书）西贝说她对此深有体会。想要传达内心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悟真是很难，而借助于诗的意象丛，横向铺展，往往能帮助诗人通过再现那些闪烁不定稍纵即逝的幻象最终来传达心头的感悟。

五 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哲理思考：西贝与高行健共鸣

《静守百年》中许多诗篇，就像这两首可作为西贝诗论范例的《玻璃中的女子》和《当轮到我們》，都非常洁净，纯粹，而且，要进入她要传达的心头感悟，读者似乎需要通过一堵墙——一堵在那里竖立着的抽象性的墙。的确，西贝诗作散发着来自数学的影响，抽象性把她的诗与数学拉在一起，进而西贝巧妙地将抽象的诗思化为意象，以其意象透露诗思。

那么，西贝诗作与空间艺术的绘画疏远吗？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自从18世纪德国美学家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他编著的《拉奥孔》（Laocoon: An Essay upon the Limits of Painting and Poetry, 1766年出版）一书中论述了他关于“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在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也为中国许多诗评家所接受。但是，虽然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诗画之间的异质性，却难以

从根本上动摇、推倒“诗画本一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涉及到西贝的诗作，以及下面要涉及的高行健的水墨画，莱辛提出的“画只宜描写，诗只宜叙述”的见解，就更是可疑了。

《静守百年》正文前，有七幅配诗画，为悉尼画家兼作家吴棣所创作。这为诗集作序的新加坡诗人学者陈剑先生注意到了。他在序中说，吴棣的插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西贝诗的意境。诗人和画家共同呈现的双重空间，既平行又交织，虚实结合，达到了语境和视觉完美互动的艺术高度。（见陈剑《静守百年》序，《叶尖水珠透析的生命》）而我，当然更感兴趣的是西贝作为诗人的配画诗。去年（2017年），西贝给我一组题为《水墨之境》的诗作，让我在《澳华新文苑》上发表，这组作品就是为高行健一组水墨画配诗。

对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刘再复先生给以最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高行健前后至少有四次了不起的“人文发现”：发现二十世纪的“现代蒙昧”、发现自我的地狱乃是更难冲破的地狱、发现“脆弱的人”，以及发现对立两极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第三空间（也可称作“第三地带”）（见刘再复，《高行健：当代世界文艺复兴的坚实例证》，《华文文学》2017年5期）。本文当然只能简略谈及高行健的绘画。而在这方面，刘再复也指出高行健找到一个前人未曾认识到的宽广领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诉诸提示与暗示，提供了一派难以捉摸而极为丰富的内心影像。向来以黑白水墨作画的高行健，其笔触自有光和影在画中涌动，从其心灵最深处勾起，是模糊又难以言喻的身影与记忆。高行健本人，比较自己的文字，对其画作也有更高的自我评价。他在其论著《另一种美学》中这样说：“语言是自我藉以成就意识的工具。言辞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局限；表述明确的逻辑藉此得以产生，辩证与哲学也因此得以形成。绘画则是直呈内心所见（即心象），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

作为诗人，西贝非常赞赏高行健的“接棒继续上路”的水墨画。西贝在她的组诗《水墨之境》的前言中说：“高先生的朦胧与半朦胧的水墨色泽和光晕，留给我们广阔的空间于潜意识中去体味，然后那些不期而遇的感悟浮出心的水面。这样的感悟可遇而不可求，蕴含着瞬间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了智慧，带来无限的诗的遐思和沉浸。”又说：“高行健先生的水墨画总是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每幅画都像是一首诗。神秘的静寂与苍凉，无论抽象或具象，都以某种独特的韵律震撼心底，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澳华新文苑》811期，2017年9月30日）且看看西贝如何在“一种莫名的感动”下，把高行健一幅画译成一首诗。以高行健2009年创作的命名为《奇景》



Figure 18 高行健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

（《Miracle》）的一幅水墨画为例，西贝以这首也题为《奇景》的诗作表达她的解读——打开一些自己都不为所知的闸门：

跟随一滴水/进入
神的王国/古老的真理
秩序/永恒的气息降临//
而她是否还能再变作女
神? /乳汁里混合着爱与

死//直接回到原始的山林/灵魂裸露着她的不幸和隐秘/天国最后的甘泉/凝固了光明和黑暗

高行健把作画当成物我两者的净化。净化结果油然而生孤独感。他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孤独就是其主旨与圭臬。两部小说的文字，把孤独感传达得非常出色。而他的绘画，则像他自己说的，“能在语言无能为力之时，接棒继续上路。”在高行健 2006 年创作的《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中，我们看到，即便画中的人不是单个而是复数，画里却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且要面对孤独的人。对于高行健来说，复数本质也许根本就不成立，在天地之间，在或坚实或悬浮之间，只有单数的个人才有可能成立和存在。这是何等的孤独！但这又何尝不是伟大的所在。西贝显然在心里产生高度的共鸣，虽然有点沉重。她告诉笔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比较而言还是高的画作给她的触动更深。“是高行健画中的孤独和虚幻感与我产生了很大共鸣。”（西贝给本文作者的电邮）西贝也和高行健一样，张扬孤独。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自述《看哪这人》中那篇《我为什么这样智慧》第八节说过：他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的确，对他们而言，赞美“孤独”就是赞美“洁净”。而洁净正是西贝意象的本性。

人说高行健水墨画表现出了一位“怀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不断作哲学思考，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学层次。他的写意水墨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具象，呈现的是他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现状的形而上思考。西贝显然深深理解了。她说：“他（指高行健——引者）的绘画和他的文字一样冷静而深含寓意。他把人生的孤独和求索在黑白颜色的层次中透析升华，心灵的观照指向宇宙万物的奥秘，静谧中散发着禅宗色彩。禅悟本是非传达的，而高先生的画笔正是在高于理智近似幻化的空间中以心传心，仿佛能让人走回到天地混沌未开之始，去触摸宇宙万物的本源。”（《澳华新文苑》811期）她为高行健2014年创作的《双视图》（《Double View》）水墨画配了这样一首同题诗作：

或许梦就像一些窗口/最接近所谓的平行宇宙/双重的时空/一些迷路的形影/在不同的维度里穿行/各自卓越着 深邃 宁静//并相互叠加 纠缠/回到原始图腾古老的本原/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神话 瞬间再现/拨动死水深潭里的心弦

六 西贝意象与女性诗写：在细腻感触之上的有关完美与生命的悖论的哲理思考

《静守百年》分为五辑，《静寂》、《身世》、《风景》、《草木》这四辑是新诗作品，一共一百零三首；第五辑《古词新韵》则是基本上为2015年所作的七十五首古词。纵观整部诗集，不管新诗也好古典诗词也好，特别是古典诗词，不少作品，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阴气”，很容易看出是出于女性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个局限。但对于一个作者，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且，我这里所说的“阴气”，绝非贬意，只不过说明一种特性；而且，这种特性，经常陪伴的是柔和、静好、美丽、委婉、温馨……诸如此类。基于此点，我不太喜欢西贝那首被吕进在他的序中作为重点高度称赞的《小白鼠》。这首诗描画小白鼠被解剖的过程：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受够折磨，流尽鲜血，变成了垃圾箱里的白色尸体。吕进当然说得对，“这种对于痛苦的小白鼠的悲悯情怀，来自女性的敏感和细腻”，但诗里现出的这种“细腻”，似乎有点让人不适。还有，诗中直接道出：“你蓦然想到/从痛苦中分离禅的过程”，也太露骨了，近乎推销，难以打动人。西贝诗写，似乎也不好像陈剑在他的序中说的“很具备所谓女性主义写作的意涵”。窃以为最好不要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归结西贝的诗作的特性，主要的一点是，女性主义异义太多因而异议也太多。

说了以上这些，我便要指出，读者可以发现，并会不由得发出赞叹，西贝在她许多诗里，把女性诗写推至到一个何等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境地。

从她一起步来说吧。在《草木》这辑，有一首《无花果熟了》，标明发表于1984年，可能是她的处女作，起码是她发轫时期的作品：

微雨 黄昏是昏黄的/在窗前我等候妈妈/窗台一颗紫色的无花果/无花果熟了//无花果 梦里也在长大/而她是太晚熟了/黄昏露出疲倦的微笑/妈妈 无花果是甜的吗？

无花果“梦里也在长大”，诗中洋溢着对母爱的沉醉，似乎还让人感觉一种少女特有的淡淡的幽怨和愁绪。写作此诗那时，西贝是一位涉事未深的少女，但如许多论者所说，此诗却出奇地开始“成熟”了——以成熟的诗艺呈现晚熟少女的心境与动静，呈现一种优雅平静而且略带几分虚幻感的色彩氛围。她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情感体验基础上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幽闭色彩的个人世界。

之后，三十多年来，西贝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了许多阅历，诗艺更加成熟了。前文所论述的《玻璃中的女子》，是1994年的作品，而199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其中一位撰稿者、文学评论家周可教授，就对此诗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这首诗借助于象征的巧妙，运用诗歌表现方式的超验性追求以及简洁明晰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的形式构架，对女性命运及女人自我身位作出哲理性思考，而不是一般的情绪性体认。诗中，西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将现代女性的命运聚焦在精美的橱窗模特身上来加以把握。大块的橱窗玻璃隔开了诗人与对象的距离，进而也阻碍了诗人的情感投入，因而也就在避免了诗人情绪化倾泻的同时强化了诗人远距离的“出位之思”。玻璃橱窗中女子的装束和姿态虽然华丽而优雅，但却掩盖不了其无生命的苍白和冷漠，而她如果想去争取获得自己的生命，那么她又将以牺牲美丽为代价。周可指出，在西贝笔下，美丽与生命竟以如此难以协调的悖论形式浓缩在女人身上，不仅显示了诗人对女性现代命运的深刻揭示，其内涵的抽象度几乎达到了一种寓言式的高度，同时也是诗人思维方式日趋形式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表现。正像有的哲学家所说，数学之美，美在抽象。而西贝的这首《玻璃中的女子》所呈现的美，恰恰具备了这一素质。

《静守百年》第二辑“身世”中，有一首题为《杯子》，也是西贝女性诗写的范例：

这是你珍藏的/最后的杯子/冬天 寒冷寂静的屋里/你斟满一杯热水/双手捧起来//
它发出一个/轻微的声音/一道细细的裂痕/伸向杯底/渗出纤小的水珠/你用手去抚摸/
手指竟流出鲜血//为什么你要触动/这最后的/ 脆弱的/ 完美容器? /把它放回到托盘上
/看上去它完好如初

诗中，通过“杯子”这本来完美容器的破裂，暗示生命不堪一击的脆弱，而它在破裂的一刹那所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则如同生命毁灭瞬间的叹息，或许，那张“托盘”，才是它的归宿。如周可所指出，无论是《玻璃中的女子》中那漂亮的橱窗模特还是《杯子》中托盘里精致的杯子，都是西贝感知女性现代命运的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具体形式，它们在西贝精神世界中出现并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以致于最终成了诗人进行女性自我定位的最佳坐标。凭借这一坐标，西贝在诗中对女性在现代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共存——作了一次简洁抽象的提示。这里有完美与生命的悖论。还有，西贝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西贝女性诗写的意象，显然充满在细腻感触之上的哲理思考。

西贝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为人低调、沉静、简约，还常带着少女般的羞涩。这成因恐怕超出数学专业训练，也许源自她个性中天生的谦卑，甚至如陈剑在他的序中说，还可能与她从小贫血多病有关。西贝在《形体的秘密》一诗中有这样的自剖：“形体越来越令人羞愧，不祥的预言直达心底”，她希望能突破自己，从而“小心翼翼，想借强化的光线，穿透一条幽闭的通道”，然而，“穷极了所有的方式，难于启齿，永恒的谜团，而沉静、简约、淡到极致，构成一个温柔慰藉的空间”。

吕进在他的序中说得好，欣赏西贝的诗集《静守百年》，就是在和一位富有教养的女诗人对话。在喧哗的世界里，她宁静地守护着自己的内心。她不拒绝对日常生活的表达，而是从表达里显示出，她从寻常的事物里寻找诗美的能力，寻找心灵的栖居地的能力。

七 “有我之境”抑或“无我之境”？西贝意象与中国传统诗论

西贝在意象上着力，她的诗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独特的意象，把我们带进一种奇妙的意境，让我们深刻感受她所达致的审美境界、精神境界。她的确善于营造意象，或者准确地说，那绝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流自她内心深处的隐喻，是她自然而然的具

体化了的感觉。意象能力是判断一位诗人高低文野的重要标尺，西贝的诗艺常常让人赞不绝口。

再试试赏析西贝另一首诗《雪》：

雪落在冬天的路上/多么喧哗的街道/行人和他们的孩子走来/雪僵硬了 凝成一片透明的冰//雪落在隆起的屋顶/多么温暖的房子/雪 融化为晶莹的泪/顺着屋檐滴落//雪落在荒凉的山野/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她静静地绽放/一片洁白的完美和遗忘

吕进教授为《静守百年》作序，其序的标题是“洁白的完美与遗忘”，就是取自西贝此诗的最后一句。他极其欣赏地说，这的确是雪，它落在路上，落在屋顶，落在荒野。但是，这更是诗歌世界的“雪”，它是泪滴，它能绽放。在“雪”的背后是诗人，一位女诗人对洁白的向往：“太阳照不到的”人生和世界的洁白。由《雪》及至西贝其他诗作，吕进觉得，无论写内心状态，写身世，写风景，还是写草木，西贝的运笔方式多是“现实的心灵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的话，她是在“以心击物”，所谓“击物”，就是以“心”去分解“物”和重组“物”：物因心变，变得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她笔下的世界就这样变成了她的心灵太阳重新照亮的崭新世界，然后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使“物皆著我之色彩”。吕进认为：“以心观物，是西贝写诗的基本方式。”周可教授同样赞赏这首诗。他说，西贝在《雪》中呈现一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在繁荣喧闹的大街上会变得僵硬，在温暖舒适的房子里又将融化成水，只有在孤独寒冷的空旷原野，雪才成为雪，冰雪之美才会显得那么纯粹而清高。显然，在《雪》里，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

从《雪》的解读，可以进而议论一下“意象”、“意境”、“境界”这三个诗学和美学术语。在中国诗论上，这三者有许多讨论，也有些不同见解。

一般认为，意象既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又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或者如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所说，意象就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或者说，物象是客观存在，然而进入诗人的构思，经过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两方面加工，物象便成为意象。或者我们再加上一个概念：“语象”，视之为诗中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包含物象，并包括物象以外的“象”，这样，意象是经过诗人构思由若干语象的陈述关系构成，其结构形态有主次式、辐射式、并列式等等。这样，意中之象，情景交融，由此构成一个包含着意蕴于自身的一个完整的感性世界；而意境，作为意象的总和，超越具体的

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

关于“境界”，现在这一概念已成判断艺术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已成为一个有高度和深度的层级概念，被套进诗词画照音乐舞蹈戏剧小说甚至体育建筑多种门类，表达作品所达到的审美层次、精神层次。不少学者把“境界”和“意境”混为一谈，而我倾向认同更多学者的这个观点：这两个概念虽然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需要加以区分。综合各论者观点简述之，“境界”可以和“意境”做以下的区分：从艺术范畴的界定上看，“境界”的本质是客观的“景”和主观的“情”两个元质构成，而且这两者都是“观”即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而“意境”强调“境生象外”（刘禹锡），“余味曲包”（刘勰）。从艺术理想的追求上看，“境界”主“真”，且带有浓厚的西方哲学中的“理念”色彩，实为“理念”的“真”；而“意境”主“美”，其基础是“天人合一”的东方生命意识，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积极的生命态度和超脱精神。从思维方式上侧重点上看，“境界”偏重于抽象到具体，是对理念的具体感性的呈现；“意境”则偏重于具体到抽象，是通过有限的具体的各种艺术要素来传达一种无限的抽象的宇宙意识。作为美学范畴，“意境”或“境界”都是一种情景交融而又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作为哲学范畴，“境界”则进而透示人生境界，其最高形态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

总而言之，作为艺术审美符号的“意象”、作为艺术审美判断的“意境”，与作为生存价值判断的“境界”，三者之间是各自独立而又交叉融通的关系。

王国维的《〈人间词乙稿〉序》一文所体现的理论是“意境论”，主要流露出西方式的分析推理倾向。他的《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是“境界说”。王国维认为，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无法分解。他的境界说强调与情、景二要素相对的“观”，亦即心灵境界；文艺作品的境界只不过是诗人心灵境界的物态化，是艺术家对于心灵境界的一种肯定方式。王国维推崇“境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他还认为，多数诗人只能创造“有我之境”，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创造“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无我之境”，表明他倾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大我”境界。

作为《人间词话》一书的核心，王国维的“境界说”既是他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这部著作虽然继承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着重直觉感悟和经验描述的特色，但这是在接受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

评论。从他这两种著作分析看，他的“境界说”是在其“意境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立足于中国传统，融合了西方理论观点，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

那么，试问：西贝的《雪》所呈现的是王国维说的“有我之境”呢抑或“无我之境”？按前面吕进教授的分析，似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那么，相应而言，诗中应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感情外露、强烈，是“显我”，是物的“人化”即感情化，文学创造主体色彩浓厚，而对象主体“物”受到改造痕迹明显。但通读全诗，似乎又并非如此。此诗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感情冷淡、内蕴，是“隐我”，是人的“物化”，感情自然而然流露于物的如实描写中，文学创造主体色彩相对淡薄，外射于对象主体内容与自身意蕴和谐融合。这又似乎是“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全诗的基调绝非宏壮而是以优美见长。如此看来，西贝诗作意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所达致的境界很值得考究。

八 《悬浮液》：一个解读西贝意象的有趣的例子

为西贝《静守百年》写序的吕进教授和陈剑先生刚好是我敬重的两位朋友。一位是重庆西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该校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一位是新加坡著名学者、诗人与评论家、国际诗人笔会创会诗人与主席团成员。两位诗学造诣很深，不过我还想就他们在其序中都提到的西贝的一首诗再请教一下。这首诗是《悬浮液》：

悬浮液/细小的油珠/漂浮在水中//它们 永远/不会溶于水/任凭你怎样搅动//它们
悬浮着 漠然/带着游离的孤独

陈剑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沿着铁道》的诗一起解读。他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只有长长的夕阳/把草的手臂伸向铁轨/让列车带上她的乡梦”，于是认为《悬浮液》也同样透露：“移民的生活有些艰辛，南十字星空下的乡愁是浓的”。吕进的笔墨更多。他觉得《悬浮液》很精彩。为何精彩？他说，诗在笔外，情在墨外。诗笔落墨的地方不一定是诗人想告诉你的，写的是悬浮液，实际上是在倾诉一种惆怅，倾诉一种游离的孤独。吕进也把《悬浮液》和西贝一首题为《无根的植物》的诗一起解读。他也是看中此诗最后的结尾：“美人鱼在海底不停地弹着琴/歌里歌外 漂泊的游魂/唱着叶落归根——”。于是，《悬浮液》让他得出这样的感觉：“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

很有意思的是，周可教授在他参与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介绍澳华文学时也对西贝这首诗作过评论。他是把这首诗和西贝另外两首诗《杯子》和《雪》连在一起作出解读的。在《杯子》一诗，诗人从杯子坚硬的质感和细腻的触觉入手，象征性地写出了女性生命的美丽与脆弱。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赋予了这一处境以悲剧性内涵的同时，也将它提升至一种难以企及的生命高度，并借此张扬一种富于自我放逐的孤绝之美。周可认为，这也就是《悬浮液》一诗中所揭示的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所写的这种“悬浮”可以看成是一种拒绝同化的生命姿态，而从其“游离的孤独”状态中，人们既可以看到诗人以孤绝的自我抵御世俗环境侵蚀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可以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内在情愫。周可进而指出，《悬浮液》与前文论述过的《雪》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西贝呈现的也是这种对孤绝之美的沉醉和自赏。

我个人感觉，周可对《悬浮液》的解读，可能更接近西贝在她诗中以“悬浮液”这个意象所传达的意境和境界，这也是出于我对西贝个人气质思想的感觉。的确，《悬浮液》的境界大大高于世俗的一般异国乡愁。而且，请想一下，如果按照吕进所说，“浓浓的乡愁带来的孤独不离不弃，‘任凭你怎样搅动’，总是游离在他乡，悬浮在异国”，那这种命中注定绝对无法调解的乡愁以及在这种乡愁压抑下的生活也就太悲催了吧。如果真的这样，我们这些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华裔民众如何在这个新的家园生活下去啊？！

还可以再议论一下。

注明写作日期是1992年5月的《悬浮液》是西贝刚刚移民澳洲第二年的作品。诗人来到这个说英语的西方世界，一下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在她一些诗中流露几许乡愁非常正常。不过，中国国内的人，最好不要想当然过分地夸大这种情绪，特别在当前“地球村”时空背景下。因此，吕进在他的序中说西贝的《无根的植物》这首诗不由使他“想起菲律宾诗人云鹤的名作《野生植物》”，也不由得使我生发一些微词。

“有叶 / 却没有茎 / 有茎 / 却没有根 / 有根 / 却没有泥土 /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 名字叫 / 华侨”（吕进把原诗中的“华侨”改为“游子”，可能笔误）——云鹤这首题为“野生植物”的诗，历来被称为“华侨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以“野生植物”这个意象象征“浪迹天涯、无所依归”因而可怜巴巴的华人，一直被中国许多诗评家反复称赞。但是，就整体来说，在今天这个意象并不准确，而且极其有害。世界各地华人生存状况，早就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会逐步养成全球眼光，做一个“世界村里的世界人”，抱持世界主义，抱持普世价值，使自己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更具有充实感。还有，必须指出，“华侨”这

个词绝非等同“华裔”或“华人”。而多少年来，甚至直到现在，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华侨”这个词却还是错误地甚至是故意错误地广泛使用来统称居住世界各地的华人，好像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在那里“寄居”但仍然是中国统治者管辖下的顺民，完全无视他们甚至已经好几代是所在国的既享受权利又力尽义务的公民。

吕进在序中进而把“文化全球化”称之为当下“一个流行很广的伪命题”，这就进入一个大问题了，这一发挥就更值得商榷了。不过，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九 以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

歌德曾经下了断言：诗不可译。西贝也认为，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包括音乐绘画文学等，或许诗歌是最难穿越不同国度的。的确，所有译诗者都有共识：译诗之难几乎有如登天。不过，我在一篇题为《一个挑战》的文章中也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作极端的要求，像歌德所说的“两种翻译的原则”那样——要不把外国作家移居中国，使他们变作中国人；要不自己跑到外国去，去适应该国的生活条件、语言音调和特性——那么，译诗是可能的，译得好也是可能的。我在一篇评论美国华裔诗人非马的文章中说过，比较而言，非马的极其重视意象的诗章可以比其他很多诗人的作品较少困难地翻译成另一国文字，他自己就把自己不少诗作非常精确并且传神地译成英文。同样，西贝的诗作也是这样。

事实上，西贝爱读英语诗歌，自己也很喜欢用英文写诗，有时亦在从事中英诗歌互译。早在1995年，她第一次写的双语诗发表在悉尼大学的《Collage 1995》期刊上；她有一首英文诗《Red Spider》曾获 Australia Scribblers National Literary Competition 2013-Poetry 诗歌佳作奖；她用英语写的文章曾被选入澳洲出版的英语书籍《Lu Xun and Australia》；她还曾把雷平阳的诗译成英文发表在《当代国际汉诗》2016年4月的期刊上。特别是，她的《静守百年》诗稿提交澳大利亚南澳出版基金时，原来连带还有英文诗稿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考虑国内读者范围，把英文部分去掉了。诗稿中有些诗她其实是先用英文写出，然后再译成中文，比如《帆影》等诗。希望《静守百年》能够尽快出版一个英文版本，我相信其他族人会欣赏的。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西贝把一些诗作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用以证明自己的诗观。其中一首诗，为一位澳大利亚希腊裔诗人尼克斯·诺米克斯（Nikos Nomikos）所写，收在他的诗集“Noted Transparencies”（《显著的透明》，trans by George Mouratidis，Owl Publishing，2016），西贝中译如下：

今天，当美丽世界的庆典开始，/带着所有斑岩一样的心脏，/带着良好的愿望，
他们呼唤我的名字，/用扩音器（好像我是个聋子）/他们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快点
，亲爱的兄弟，他们告诉我，/波丽妮娅正吹着口哨将带你上船。

西贝指出，诺米克斯这首诗，没有丝毫的奇语，甚至没有什么形容词，诗从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又被她译成中文，因为文字平易，多次转译也不会有质量的损失。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这首诗正是因为诗人平易的文字后面，通过庆典这一通透的意象，传达了一种局外人与这个喧嚣世界相隔甚远的对孤寂的沉湎和迷惘。这也恰好表现了很多现代人常常怀有的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于边缘生活中的游移与逃避的矛盾感触。西贝觉得，此诗的超现实主义很有感染力。她读过很多人的诗感慨遗世的孤独，对此都已感到麻木了，但这首小诗却深深地触动了她，甚至让她的眼中充满泪水。心灵的共鸣在物象和超验的多维空间产生，这就是诗歌意象的力量。诺米克斯诗集的名字“显著的透明”，也让西贝很喜欢。通透的意象，朴素真切来自心底去除辞藻包装的诗歌意象，能让地球上被不同语言和国界隔开的空间变得透明，能让诗本身的光芒在广阔的大地上穿行无阻。

西贝在谈到诗的“莫比乌斯带”时，也引用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一首题为《落雪》的诗作，此诗收在他的诗集英译版本《The Great Enigma》（《巨大的谜语》，trans by Robin Fulton.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一书中，西贝把它再转译成中文：

葬礼接踵而来/就像驶近城里时/那越来越多的交通灯//成千上万的人/看着地上
长长的阴影//一座桥/慢慢地把自己架起/伸向苍穹

西贝说，这首诗有着多维的意象：雪、葬礼、交通灯、阴影、桥，看似各不相关，有人甚至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跳跃太大，费解，而翻译家罗伯特·布萊在题为《半完成的天国》的序言里说得好：“我们之所以感触到他诗歌里阔大的空间，也许因为他每一首诗里的四、五个意象，都来自灵魂深处那些隔得远远的源头”；颁奖的瑞典学院也指出：“因为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我们以崭新的方式体验现实”。西贝完全同意。她觉得，正是这些多维的意象神秘地唤起我们有时是不自知的某种深处的感觉

，精致的关联带来心灵隐秘知音的感动。她最为欣赏这位诗人的平静和客观，那种不带评判的观察其实是人类智力的一种极高的形式。他的这首诗就像题目中的雪一样地静和冷，对接踵而来的葬礼没有悲伤，也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意象的流动或跳跃，蕴含内在的知性，诗人以他纯粹个人的细微的体验映射出人类永恒的疑问，能让读者的联想向深处延伸。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层面上唤起不同的感怀或共鸣。西贝进一步指出，跟随诗中一连串的意象，以及平实文字下流动的幽深的感觉，仿佛是被诗人引领着走在一条生死回旋之路，极像是走在“莫比乌斯带”上，从生的层面到死的层面，再到生死合一的层面，直觉和理性在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完美的统一。

西贝成长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不但包括新诗也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其精髓都融化在她的血液里。但同时，在澳洲生活多年的她，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诗歌意象，有着极其敏锐的领悟力。潜移默化中她兼收并蓄中、英诗歌的长处。例如，可以看出，西贝诗作，其意象的营造，具有西方诗歌象征主义的倾向。进而论之，对于生命的无常，命运的荒诞，西贝意象背后，往往藏着独特的哲理沉思和阐释并升华形成深层意念，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深具“禅”的意味；而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中，如陈剑所说，西贝应该受到尼采和艾略特的影响，并演化出自己对生命的禅悟。生死存亡可谓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象征主义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一个最佳实例。至于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生死存亡更是这样阐释：“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

西贝的诗写及其探求之路，也许可以向我们证实：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表现人性以及人类共同抱持的普世价值的文化，包括对文学中的诗歌意象的感悟，是相通的——通透的意象让诗歌穿越国度的篱笆。西贝自己也说，富有蕴涵和寓意的诗，言之有物，是诗人选择意象的渠道来捧出自己的灵魂，而因为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感受是相通的，因此在翻译体中很少会有质量的流失。这样的诗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超越了语言的隔膜，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声音。前文讨论非平庸意象丛时，引用了罗德尼·米尔盖特的《莫那若的风景》这首诗。西贝极其尊敬这位澳洲诗人。她在1996年《纸上的脚印》发布会上见过米尔盖特先生，他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高大沉静温和。2014年米尔盖特因心脏病去世，西贝看到消息时，在脑子里回旋着他的诗句：“大树跃起来去抚摸雨的手指，而后逍遥而去”，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十 静守百年：怎样才能承受真相？

很多阅读过西贝诗集的人都在想，西贝是怎样想到为她的诗集起名“静守百年”？整部诗集没有一首诗以此为题，不过，诗集第一辑“静寂”开首第一篇《白杨林》，诗的最后倒有被诗人选用来命名这本诗集的四个字——“静守百年”：

白杨 树干林立/压缩的空间/纵深的距离/那么多眼睛和嘴/阅尽一切 缄默无语/述说和请求的能力/转化为他们站立的方式/沉默 沿两个方向伸延/向上是炫目的光圈/向下是脚趾的探寻/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苍然静寂的森林/怎样才能承受真相？/破译的密码/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深深浅浅 静守百年

“静守百年”，让人有说不尽的联想，这个书名当然就是诗人对整部诗集一个精髓概括，可谓又美妙又准确。正如悉尼作家张劲帆在《品读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说，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西贝可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的生命定义为世界的冷静观察者，静静地守望，静静地冥想，静静地书写，诗集中的第一部分以“静寂”来命名，似乎也印证着这一点。

悉尼诗评家进生写了一篇《白杨林》读后感《怎样才能承受真相？》他说，被西贝诗句引导的想象，附着在白杨林的特质上，是展现人类精灵般的诗意与比拟。破译的密码，深深浅浅，写在银灰色的树皮上。人生自然也得承受真相。破译人生的密码，又该写在哪里？有了白杨林的启迪，回答应该不难。

但是，要猛然一下子就读懂西贝的诗，有时真的却是很难，原因就在于西贝善于把握意象，使之跳跃，使之潜沉，交叉反复，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深奥莫明。张劲帆在他的文章中说，西贝喜欢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解读，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些读者可能会产生厌倦和疲劳。陈剑在他的序中也说，意象的阐释有时并不是十分好理解。如果不能从诗句中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有时真是不容易读懂那些诗。那些诗具有朦胧的意象而使之变得隐晦，反复读才能突然豁然贯通，然后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诗人的哲思。比如《面具》这首诗，既抽象又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另一个面孔，那个面孔带着最初的爱和痛楚，带着惶恐和羞愧，有时会像幽灵一样走出来，唤醒生命中深藏的最温柔的隐痛。诗写得似乎深奥，但又何其奇妙：

一张苍白的石膏的脸/曾挂在壁橱后面/后来它被留在阁楼/再后来它被你遗忘//
一个孤寂的黄昏/你恍惚看到/它在阁楼的门缝张望/一晃 就不见了//你走上阁楼/在突
降的沉寂中/听到它低声说/不要开灯/不要驱赶我的阴影

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赞叹西贝意象如何纯净、简洁、含蓄、深刻，也不管如何感到她一些诗中意象如何费解，她的诗就是她的诗，是诗歌百花园中一种，就是那么一种，值得珍惜的一种。一方面，不应因为西贝的《静守百年》的成就，便把它彰显的自然、美好、纯净等品性看成“让诗歌重回”的唯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不必要求她为了迎合读者而自行改变诗风，只希望她在自己风格上更上一层楼，使自己这独特的一种更加完美。而作为读者，欣赏西贝诗作，的确是需要一点文化准备的，甚至有文化也不一定成——至少你不能在繁忙杂乱的时候读，不能在心绪不宁的时候读。

走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西贝组诗《水墨之境》其中的一首她为高行健于2006年创作的水墨画《The End of the World》所配的诗作。她这首诗，题为《世界的尽头》，似乎让我顿时深生感悟：

在世界尽头的路上相逢/走向天地浑然的神性//而光阴 把我们/涂抹得面目全非/
只有凭熟悉的痛苦/ 辨别你的身影//寂静 在全程闪耀/向同一方向移动 不约而同/仅
在最后的一刻方知/ 是谁在把我们引领

也许，为了试探西贝诗意，我们也要静守百年？也许，也要在世界的尽头，仅在最后的一刻，方知是谁在把我们引领？当然，我知道，此刻，我因极度欣赏而夸大其词了。

说明：本文所引诗作及论述，除非另有注明，皆出于西贝诗集《静守百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4月）及她发表在中国诗刊《星星》2017年11月中旬刊上的论文。

【作品回放】

编者注：本栏目用于刊登本会会员在纸媒时代发表的旧作佳作。

用双手走路(小说)

何玉琴

(1)

无名江畔，繁华十里。时髦，浪漫，让人陶醉，让人幻迷。

青年小李子一直见证着它的荒凉、寂寞、发展和荣兴。他的小铺子昔日是无名江畔的主要风景，今日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点缀，明日它是不是变成了累赘、最后从现代人的视线和心里消失？他没有把握，也不愿意去想。他，反正已经在这世上晃荡了二十多年。社会是只大船，他不是船长，也不是船主，更不是船舶指挥中心那幕后的操纵者。他只是一个乘客，而且还不是由单位出钱买票的上等客人，也不是那种不想出钱坐霸王船的，而是属于出了钱买了票还得自己去挤去争才上得了船的那种。像你，像我，像这大千世界的大部分人。他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方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只能随波逐浪，漂到哪儿算哪儿。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得就像男人的生殖器和女人的乳房，在平凡的尘世里找寻着它生存、发展和延伸的空间，但又不甘于淹没和平凡，总是想向世人渲泄和炫耀它的存在和不同凡响。

他曾经很用功地读过书，也曾经很用功地画过画。他的画画得很好，但他不属于那种天赋极高的艺术天才，没有创作出惊世骇俗之作来吸引社会的喧嚷或同行的嫉骂。他也不是那种精于耍滑头玩手腕的艺术流氓，没能捞到大把的机会和名利。

他历尽艰辛，从小船到了大船，从大船上岸，在无名江畔摆起了一个小摊，经营着自己的字画，代销着别人的书报、杂志和小饰物小铃铛，偶尔也帮人画像、剪影和题字。

人们传说，这个年青的小摊挡主已经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富翁了。

江畔总有人垂钓，穷人钓生存，富人钓风月。

美丽的莫愁姑娘一心想钓的是爱情。她纯真的脸上写着真情，用一双露水般无瑕的双眼注视着小李子。

那是一双渴望的眼神，注视得小李子砰然心动。

那是一双期待的眼神，注视得小李子饥渴莫名。

那是一双爱神的利箭，穿透了小李子的衣衫和皮囊，直射得他心脏痉挛。

那是一双探索者的明灯，照得小李子像茅坑里长着的虫子，赤裸裸地爬来爬去、无法遁逃。

小李子心动了。

小李子担心了。

小李子内疚了。

小李子自卑了。

因为，小李子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小富翁，他的铺子仅仅能填饱他的一张嘴一个肚皮。

为了报答莫愁姑娘伟大的爱，他觉得有必要向她坦白一切。

小李子在自己雪白的T衫上写上：

“别爱我，没钱！”

鲜红的大字在小李子的背上滴着血，像莫愁的爱的崇高和小李子生死诀别的悲壮。

多么的超凡脱俗，多么的桀骜不羁。富者的不露，才者的不群，艺术家的品格，天才的气质。

莫愁用跪着的双眼仰视着小李子：我爱你，亲爱的。

小李子用感恩的舌舔着莫愁姑娘的心：我的爱如日之火焰，将会燃烧我们的一世一生！

他们沿江而行，甜蜜了一排排老树，温暖了一岁岁时光。

(2)

无名江畔，不知什么时候开了很多新潮的咖啡馆，风情万种地向行人挤眉弄眼。绿色的音乐、紫色的浓香，牵着莫愁姑娘艳羡的双眼和灰色的彷徨。

“真浪漫，咱们也到里面坐坐去？”

“25元一杯的咖啡，贵得太离谱。你要是想喝，我回家给你冲去。”小李子摸摸苦涩的荷包，心里感到无限的惆怅。

“人家吃的是情调，不仅仅是咖啡。”莫愁的脸上写满自怜和忧伤。

小李子在江畔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把善良扔到江里，把是非关进茅房。拎着一颗滴血的心，踏着自己自尊的梁，他找到字画贩子无良：

“您老有无生意？我想帮忙。”

“我这下三流的交易，不敢玷污你崇高的艺术殿堂。”

“我以前年青无知，得罪之处，望您包涵和海量。”

“真想做？想通了？”

“想通了。真想做。”

“《清明上河图》，给我摹一套，工要细，三个月交货。《洛河女神图》，一幅，五个星期送到我那儿。”

小李子拿了定单，抖抖嗦嗦地回到自己的画廊。

赝品换来了银子，银子抹去了惆怅。

莫愁姑娘脱去了旧衫，追逐着上市的新装。她吃着浪漫的情调，粉脸露着满足的容光。她用贞女般的眼神平视着小李子：我愿如这咖啡的浓香，缠绕你的影子，伴随你的心房。

小李子感动的心流着热泪：我要用嗅觉的神经，亲舔你的一生一世，从发根到心脏。

他们沿江而行，亲吻着春夏秋冬的唇，拥抱着繁星日月的光。

(3)

对面开来一辆黑色的皇冠，车里走下一对俊男美女，衣着高雅，香味高贵。莫愁姑娘看着自己新潮的服饰，开始觉得自己特没品味。

自惭形秽像吹不去的潮雾，罩在莫愁姑娘美丽的脸上。

飞驰在马路上的车子一天天增多，步行在马路上有品味的姑娘一天天减少，最后只剩下莫愁姑娘。

莫愁姑娘觉得好孤单。

一辆晶亮的宝马在他们面前刹然停下，车上伸出一只高贵的手，高贵的双肩上长着一个高贵的头。莫愁姑娘用力地扒开了小李子那粗糙的双手，迫不及待地跨上了那高贵的车，高贵的双眼从后脑俯视着小李子：没有钱的爱太苦涩，没有车子的情太窝囊。

小李子的影子矮了矮，无奈地低下了头。

小李子再次找到字画贩子无良。

他摹了很多的名碑，仿了很多的名画，作品日渐炉火纯青，达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他在字画黑市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匠，他在无名江畔成了小有钱财的富翁。

“美丽的莫愁啊，你回来吧。”他对着江水喊。

“没有钱的爱太苦涩，没有车子的情太窝囊。”江水温柔地回答。

“我有钱，我有钱”。小李子急了，他用黑色的血在无色的T衫上写道：

“爱我吧，有钱！”

江畔垂钓的姑娘见了，冷冷地笑了一声：“神经病！”

小李子愣了一下，犹豫地追上去。

“你在这儿钓什么？”小李子俯身探问。

“一切为了爱情。”姑娘纯真地答道。

“什么是爱情？”小李子有点儿茫然。

“爱情是迷人的。”姑娘陶醉地自语。

“对，是迷人哪！”小李子深有同感，但爱情是什么呢？他还是不懂。

“爱情就是：

流不走的岁月，
衰不掉的花容，
玩不腻的游戏，
耍不完的花招。再加上，
摸不透的心思，和

数不完的钱财。”

姑娘真诚地回答。

小李子看了看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叹了口气：“这世界，还能追么？”

姑娘回了头，不理解地笑了笑。

原来是莫愁。

奇怪的是，她怎么还是 18 岁？

小李子突然有种奇怪的冲动：想翻跟斗！

他真的翻了，但力不从心，没有翻过去，双手站到了地面上。

他开始用双手走路，他斜吊起眼睛看着莫愁姑娘和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顺眼多了。

他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人本来是应该用两只前掌走路的。

写于 2003 年 10 月 3 日 堪培拉

刊发于《《大洋时报》大洋笔会 2004 年 3 月 18 日

情人节的玫瑰(小说)

闻涛

(1)

那是我刚来雪梨不久的一个夜晚，当时找到一份在餐馆里切菜的工作，工作时间从下午一直到午夜，每天下班以后，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所以我只能到市政厅前的巴士站去乘夜间巴士，我打工的那家餐馆离巴士站有大约一公里的路程。通常巴士一小时只有一班，所以下班后我总是慢慢地走过去，一边欣赏着雪梨的夜景。

打工的确是很辛苦的，但夜色的美丽使人有时能暂时忘记繁重的心理负担和肉体折磨，每当我边欣赏夜色边漫步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起周围的人群。雪梨尽管不是一座不夜城，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街上也会有不少的行人，其中有匆匆的打工仔，有浪漫的情侣，有沿街乞讨的乞丐，有卖“热狗”的小贩。

这天是二月十四日，澳洲的日历上写着这一天是“圣瓦伦丁节”，也就是俗称的“情人节”。

这一天下班特别晚，因为那些来就餐的情侣们，无论年纪大小，个个是含情脉脉，在喝酒、喝咖啡及轻曼的舞步中，消磨一年中仅有的以情人为主题的节日。当我离开餐馆的时候，其实已经早过了午夜。

我一边沿着乔治街向市政厅走去，一边回想着远在中国的妻子和女儿，我离开她们已经一年多了，虽然当时我正在帮助我妻子办理陪读来澳，但那时候签证率已经很低了，我对此虽满怀希望，却不抱任何幻想。

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市政厅前的汽车站，我站在车站边上的一家叫做“亚历山大”咖啡店前，一边漫无目的看着来往的人群，一边等待着夜间的巴士。二月份的雪梨，正值夏季，一位位打扮得性感的女人，在我的面前舞动着剪刀一样的秀腿，夹带着一阵阵的香风，几乎所有的女人手里都拿着一束或一支红玫瑰。有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如果在情人节晚上，有哪个女人手里不拿一束花在街上走，是很没面子的事情，这几乎是向世人宣称，世界上没有人爱她。

突然，我看到一位亚洲姑娘，梳着一条马尾小辫儿，上穿一件白衬衫，下着黑裙、黑丝袜、黑皮鞋，左肩上背着一个小黑包，手里拿着一枝装在透明塑料盒里的红玫瑰，她身材不高，但很匀称，细眉大眼，圆圆的脸。她在车站停了下来，来回走动

了几步，又看一下表，转身走到了车站边上的一幢大楼前，她在大楼前的石阶上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又拿出了一支笔，在打开的小本子上记着什么，那枝深红的玫瑰一装在透明塑盒里的玫瑰静静地躺在她脚边的地上……

巴士来了，我随着人流上了车，由于夜间的巴士一小时才有一趟，所以车上人多了一点，我在司机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我一般喜欢坐这个座位，因下车时比较方便，这时那位刚才在车站上引起我注意的亚洲女孩也上了车，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大多数的座位已经有人，就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提的那枝装在透明塑料盒中的玫瑰放在了我们两人之间，我一直注视着她，也许她被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腼腆地用英语对我说：“这花是我们老板送的！”

“那么说你的老板爱上你了？”我用英语开玩笑地对她说。

“不是的，今天晚上在我们店里工作的每一个女性都会得到老板的一支红玫瑰。”她红一下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的老板可能是一位大师级的情人了！”我有点调侃地说道。

我们都笑了。

夜间巴士上完客以后，很快就启动前行了。她告诉我，她叫凯伦。

(2)

我不得不每天去学院一次，只是为了报一个到，这样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移民局就不会来找我的麻烦。移民局对外国留学生的条例是必须缴学费，必须参加上课，每周打工不得超过二十小时，必须买医疗保险，才能在澳洲呆下去，我不得不照此去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呆下去，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呆下去。

当我走进计算机室的时候，突然发现凯伦正坐在计算机终端前做功课。我走到她身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嘿，你好！”我向她打招呼。

她很惊奇地望着我，“你也在这里读书吗？”我无可奈何地回答：“其实我只是为了报一个到

而已。”“我也一样，”她说：“只是我还是想学点东西，所以还是修了两个单元。”她向我解释道。

我告诉她我要回家了，因为我已经签了名，今天的任务算完成了，她说她也要回去，下午要上班的，于是我就开车，先送她回了家，然后自己再回去。自从我做了这份餐馆工作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是上午起身先到学校报到，然后回家吃饭，下午去打工至深夜。

晚上，打完工以后，我又在车站碰到了她。

这一次，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凯伦告诉我，她最近刚找到这里附近的餐厅服务生的工作，工资虽不高，但是工作时间还算自由，前一段时间她患胃出血，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

“才休养一个多月？胃出血是很伤元气的，你应该多休息一段时间！”我从内心里觉得凯伦有点不太珍惜自己。

“我实在没有办法，要缴学费，本来我想问男朋友借一些钱来付学费，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凯伦说着有点哽咽。

“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做男朋友？”我感到很困惑地问她。

“其实我也很矛盾，”她叹了一口气说：“他帮我办了出来，我也实在不大好意思离开他，中国人在感情问题上总是冲不大开的……”

“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提议，因为我实在不希望在一种不愉快的气氛中乘坐巴士回家。

“对不起，”她歉意地笑了笑，“我不应该讲这些事情，但是我有时苦闷，见到比较谈得来的人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很远，但是离车站很远。如果想抄近路回家得穿过一个大公园，夜深人静，走夜路令人胆颤心惊。我知道她这是在暗示我，希望我用车送一送她，我曾用车送她回过家，她知道我有车，我乘火车和巴士上下班，只是因为市中心我无法找到一个免费的停车位。

我很愿意送她，我这样告诉了她。她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接受了，我希望能在夜里打完工以后能与人交谈，因为白天与我一同分租房子的人要去打工，晚上回家后他已经熟睡，我自己打工的时候除了与一同工作的外国人说几句英语外，几乎找不到人说话，打完工只好回家看电视，要不然心中胡思乱想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女儿，半夜里有时睡不着，只能起身写信以消磨时间。现在我有一个机会，能和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在深夜里交谈，这对我来说已经够奢侈的了。

下了巴士以后，我就把凯伦带到我的车里，然后开车送她回家。我们是同学，又是同路，我知道我需要和人交谈，我知道我有点喜欢凯伦。

(3)

一天早上，凯伦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有空接她一同去学校，她说她今天没有课，只是去报一下到，然后请我一起去中国城“饮茶”，我很高兴，我一直孤孤单单，能有机会和凯伦一同去“饮茶”，的确很令人兴奋。

在东海酒店里，我们在服务生的指引下坐了下来，凯伦说“我很喜欢‘饮茶’，因为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小点心，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总是希望我的男朋友小秦一同与我来‘饮茶’，可是他经常找借口推辞……”

“为什么呢？”我很好奇。

“我想，”她停顿了一下说，“他也许认为花费太大了。”

“不过，说实在的‘饮茶’并花不了很多钱。”我有点不安地解释道。

“我知道，”凯伦无奈地摇了摇头，“小秦一向是一个很节约的人……”

接着就开始数叨起她的男朋友小秦的孤寒来，我不由为凯伦悲哀了，我知道在澳洲有不少中国人的确有些变态的节俭，小秦似乎就是其中之一。就在凯伦胃出血的时候，他仍叫凯伦去打工挣钱。“如果你不打工的话，下星期谁帮你付房租。”凯伦噙着眼泪说。“不要想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我只能安慰她。

不久我与凯伦就成了好朋友，她经常向我谈她的家庭，她的父亲，她告诉我她的母亲早就在一场灾难中不幸逝世。我也告诉她我的家庭，我妻子和女儿。她很羡慕我的家庭，但是，我已经和我可爱的家庭离别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似乎我们的友谊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围。我们尽管没有肉体上的接触，但我总觉得和凯伦在一起，心里很是愉快，至少可以暂时忘却过去的一切烦恼和悲哀，人是很脆弱的，我想至少我是这样的。

(4)

有一天早上，我被一个电话铃吵醒了，我拿起电话，是凯伦的。她喘气很急促，“我有急事找你，你是不是马上能过来一下？”

尽管我睡意朦胧，但我还是答应她马上起床去看她。

当我来到她家时，发现凯伦两眼红肿，似乎刚哭过。

“你能不能陪我去买车票，我要离开这里。”

她很坚决地说：“不要问为什么，如果你愿意陪我去的话，在路上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

我同意了。

汽车开动以后，凯伦略带沙哑地对我说：“我决定离开小秦了，因为昨天晚上他打了我。”

我侧了一下头，看到凯伦眼里已噙满泪水了，她顿了一下继续说：“小秦上个星期买了一辆车，昨天晚上我想学开车，结果不小心把车撞到了树上，他就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滚。”“他打了你？”我很惊奇，“你有没有报警啊？”“没有，我知道小秦已经黑掉了，如果我报警的话，说不定他会被遣送回国的，他毕竟是帮我办出来的人，我不能这样无情。不过我是再也不能和他一同生活了。”“那你决定去哪里呢？”我问她。

“我有一个朋友叫乔，刚从雪梨大学毕业。他是从布里斯本来的，他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钻石商人。现在也在布里斯本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想到他那里去。他曾经说过，他很喜欢我，想与我结婚。我当时没有答应，现在想想如果他确实不错的話，与他结婚也是一条路，你说呢？”她在征求我的意见吗？我该如何回答她呢？

很快，我们就到了中央火中站的售票处。

“我想坐长途汽车去布里斯本。”凯伦看了我一眼。我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要坐长途车呢？车子会很颠的，且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她笑了一笑，“我想看看澳洲内陆的风光，调节一下情绪。”

“请相信我，在澳洲内陆旅行或许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我曾从佩斯乘火车来雪梨，差点没把我闷死……”

“我已想好了，就乘长途汽车去。”她很坚决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你很顽固，”我装着生气地对她说。

她笑了笑抱歉地说：“对不起，也许我真的很任性。”

两天以后，凯伦走了，她留下了两个箱子在我的住处，说她会回来取。我没有去送她，因为我要去打工，她的车是在傍晚出发的。

晚上下工后，我依旧沿着乔治街走到汽车站，路上的夜景似乎仍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但我的心情却有点惆怅，我知道今晚在汽车站上我再不会碰到凯伦了。

(5)

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是一星期后的凌晨，我被凯伦的电话吵醒。

“对不起，我又打扰你了，”凯伦在电话里说。

“有什么急事吗？”我从她的口气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我想请你帮忙。”她急急地说。

“我和乔很不开心，我现在住到了旅馆里，你今天能来看我吗？”她哭泣着说。

“什么？你让我今天来看你，你知道雪梨与布里斯本有一千多公里路吗？这倒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还得去打工呢？”我有点不知所措。

“你请假来，”她很坚决地说，“如果你不来我就自杀！”

“你不要成胁我，我一定想办法来就是了，”我尽量想把气氛弄得活跃一点，“凯伦，我可不是来收尸的啊！”

她笑了一声，告诉了我她的地址和电话：“你千万不要报警，你如果报警，警察一来，我就从阳台上跳下去。”

挂了电话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尽管才是凌晨三点，我只能斜倚在床上，等待天明。

一过九点，我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我要买当天去布里斯本的机票，航空公司告诉我，只能到机场去买，我来到了我打工的餐馆，找到老板，告诉他我有一位朋友，在布里斯本想自杀，可又不许我报警，如果发现我报警，她马上就会跳楼，所以必须去布里斯本。

老板用像刚吃了一只苍蝇一样的眼光看了我足足有一分钟。

“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但是今晚我们的餐馆很忙……”他强调“我们”餐馆。

“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呢？”我将他一军。

“你那位要自杀的朋友是你的女朋友吗？”他不动声色地问道。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但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回答他，接着又补充说，“尽管如此，但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就走。”“噢，我可不愿意担此责任，否则万一她有什么事，岂不是我害了她吗？”我看得出来，老板心里不大愿意，但口中还是这样说。

“谢了，再见。”我说完转身就走。

到了机场，买到机票后，我打电话给凯伦，告诉她我的航班和大概到达的时间，请她在旅店里等着。

她答应了。

(6)

当我来到凯伦所住的旅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凯伦打开了房门后，就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我，她哭了，我进退不得，只能一只手提着行李，一只手轻拂着她的背部，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把我让进了房间。

这是一间面积很小布置得很简单的客房，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我放下了行李，凯伦为我泡了一杯咖啡，我一边接过咖啡一边说：“谢谢，凯伦，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等一下告诉你。”凯伦笑了笑回答。

“凯伦，别老是这样，我在雪梨都快急出病来了，千里迢迢跑到这里，你竟然说没什么？”我真的有点不高兴了。

“算我不好，你先喝咖啡，”她很甜地说：“你来了，我就好了！”

然后她又泡了泡面，我们吃面的时候，凯伦告诉我她与乔吵架的经过，她一路吃尽苦头晕车晕得很厉害，到了布里斯本以后，乔开车来接地，她很疲倦，回到乔家里后就睡着了。第二天乔请了假陪她到黄金海岸等地玩，一连两天都很开心，那天当他们驾车回到家的时候，凯伦不小心车没停稳，就开了门，结果车门在院墙上蹭了一下，乔开的是一辆新车，这一下乔气得半死，半天没有理她。

“凯伦，这一段日子，你怎么老是把人家的车子搞出问题来，在雪梨是小秦的车，在布里斯本是乔的车，你的运气看样子不大行啊！”我打断了凯伦的话。

凯伦笑了一下，继续说“我对乔说，我赔他所受的损失，包括保险费和下一年保险费长价的费用。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很希望能与亚洲女人做一次爱，他不需要我为他赔偿什么，只需要我能和他做一次爱，我又不是妓女，这怎么能等价交换呢？”

凯伦停顿了一下，很气愤地说：“我一气之下就走了，搬到了这里，本来想住一晚就会好些了，然后回雪梨，可是晚上越想越觉得做人没劲，最后还是忍不住给你打了那个要命的电话，把你骗到这里来了，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想到死的。”

我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一起回雪梨吧！”

“既然来了，我就陪你玩两天”，她说。

吃完晚饭之后，凯伦突然对我说：“刚才你说运气不好，老是碰人家的车，现在我们一起去看我的运气到底如何？”

说着，她拉着我走出旅店，来到马路边，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赌场而去。

这天晚上，凯伦的运气也真算不错，她拿出五百元作赌资，居然赢了五千四百多元。

“你是职业赌徒了，”我调侃她，“在旅馆里吃泡面，然后去赌博。真是三生有幸遇到你了。”凯伦大笑了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7)

第二天早上，漱洗完毕，吃完早饭也不知道是中饭后，我打电话租了辆汽车。这个租车行服务真不错，把车送到我们的旅馆，然后我们就驾车去了阳光海岸，在那里玩到天黑才回来。

当我们路过一个酒店时，凯伦让我停一下车。她奔下车去，跑进店里，一转眼又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纸袋包着的酒瓶，她一边上车，一边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庆祝什么？”我不解地问她。她笑了笑，没有回答。回到旅馆里，我们就开着电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但谁也不看电视，我们离得很近，我可以嗅到凯伦身上一阵阵飘来的淡淡清香，很快，我们就抱在一起，吻在一起了，似乎我们已经是一对多年的情人了，突然她推开了我。

“不要这样！”她从我怀里抽出身来。

我默默地望着她，心中划过一丝失望。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失望，“我知道是我不好，这么老远把你叫来……”

她断断续续有点语无伦次：“我知道你很喜欢我，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她停顿了一下，“我真的有点怕，我……”“好了，不用解释了，这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不用向我道歉，”我安慰她“我赶到这里是为了来救你的命，并不是为了来这里与你做爱的。”

凯伦又一次投进了我的怀抱：“你真好！”

“为你，并不是为所有的人，”我笑了笑说：“正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很喜欢你。”我们又一次吻在一起了。

凯伦突然抬起头对我说：“我决定了，可是，你别让我怀孕啊！”

我笑了起来：“凯伦，说实在的，我到澳洲两年多了，的确还没有和女人做过爱，我没有随身携带避孕套的习惯。”

“那我们出去买吧！如果买得到，我们就做；如果买不到，我们就取消。不过我们一定是好朋友啊”，凯伦有点像对我，又有点像对她自己说。

“希望我们有运气，”我看了她一眼，又看一下表：“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十分了。”我们来到街上，所有的药店、超市都关门了。

“看样子，今天我们运气不佳，”我对凯伦说：“我们到酒吧里去喝一杯吧。”凯伦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我们走进一间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看舞池里的人跳迪斯科。

不一会儿，我们也加入了跳舞者的行列，一场舞跳下来，我们都大汗淋漓，不得不上厕所整理一下，我意外地在厕所间里发现了一个避孕套自动销售机。

碰到了凯伦以后，我就问她：“你猜发生了什么事？”

她顽皮地笑了笑：“你买到了一样东西，我也买到了。”

(8)

回到雪梨以后，凯伦在我的地方住了两天，就在东区找到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与一对夫妇分租。凯伦告诉我，她决定进新南威尔士大学去读书，所以她要住在近学校的地方，我提醒她正规大学的学费很昂贵的，她说她一定能等到钱。

以后的一段日子，凯伦与我的接触逐渐少了。

两个星期见一次面或者一块吃一顿饭，喝喝咖啡或者干脆到一家汽车旅馆里租上一间房去做爱。我总感觉到凯伦有意避开我，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有一天，我接到凯伦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要回中国去一次，看看她父亲，并且为她在一场灾难中死亡的母亲上一次坟。我问她是否要送她，她说不用，她自己可以去机场。她去了以后，一连几个月没有音讯，我仍旧过着几年前一样的生活，我经常打一两个电话给凯伦的房东，可得到的回答总是凯伦还没有回来。

两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再次去了电话给凯伦的房东，她房东告诉我凯伦已搬出去两个多星期了，我感到很失落，但又无可奈何，我知道我失去了凯伦。

(9)

半年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周末的工作，在牛津街上的一家外卖店里做厨师。这是一家很小的外卖店，但周末生意很好，所以也就特别的忙。我愿意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排遣一下凯伦失踪后心中的失落，另一方面也想多挣点钱，这样可以多寄点钱回家。

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炸薯条，突然看到一个长得很像凯伦的女子，走进了店门，我从厨房的小窗里看着她，她显然没有留意到我。我感到吃惊的是凯伦的衣着和打扮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她穿一件桃红色的羊毛小背心，下穿一条黑色的短皮裙，黑色的网眼丝袜使她的腿看上去非常性感，她买了点什么，就拿着外卖盒匆匆地穿过马路，在街对面的一扇门口消失了。

我呆呆地望着，手里的活慢了下来，老板在一旁看到了，就对我说：“那是一个中国女孩，是我们对面妓院里的妓女。”老板说着向我挤了挤眼，继续说：“如果你有兴趣，下班以后，过去玩一玩嘛！做工的时候别三心二意的。”我心中非常的难过，终于明白凯伦不和我联系的原因了。下班以后，我还是去了那家妓院，这是我第一次上妓院，我走进了那扇门，上了楼梯，一个女人把我迎进了房里，房里的沙发上坐着两三个女人。

“先生以前到这里来过吗？”她很客气地问我。

我摇了摇头。

“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指着一个黑头发的女人说：“这是菲娜，是法国人。”

她又朝坐在另一边抽烟的一位金发女郎介绍道：“这位是澳洲本地的小姐德伦丝。坐在她旁边的那位是来自泰国的美女琴娜”。

我朝她笑着，摇了摇头说：“你这里快成联合国了。”她也大笑了起来。

我说：“我想找凯伦，我是她的朋友。”

她很惊奇地望着我：“我们这里没有你所说的那位叫凯伦的‘朋友’。”她故意强调了一下朋友。

我似乎明白了，她之所以要强调“朋友”，大概是妓院里没有朋友的缘故吧。

我抱歉地说：“我要找那位中国女孩，今天她穿桃红背心和黑皮裙子…”

“噢！”她好像是恍然大悟地说：“那是莉莉，不是凯伦，也许她以前叫凯伦吧！不过我们不知道，她又接着说：“她现在有客人，你要等一下，”她又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说：“大概要十分钟吧！”

我在另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顺手拿起了放在沙发上的一份报纸，瞬间，我看到那个泰国女人，向我挤了挤眼，我没去理会，开始看报纸了。

一会儿，我听到一阵关门的声音，凯伦跟着一个中年男人，从一间房里走了出来，那男人看上去还算有礼貌，走到楼梯口时，回头对凯伦说了声：“谢谢”，就下楼去了。

凯伦回转身来，正好与我打了个照面，她楞了下，我站起身来，那个刚才接待我的女人对凯伦说：“莉莉，这是你的客人。”

凯伦看了我一眼说：“进来吧。”

我跟看她往房间里走，那个女人在身后对我说：“半小时六十块。一小时一百一十块……”

“噢！对不起。”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那个女人。

凯伦领我进了房间以后，把门关上，看也没看我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在对面外卖店打工，看到你去买午饭，外卖店的老版告诉我你在这里。”我向她解释。

“那个杂种，”凯伦骂了一句，她边说边脱去了裙子和小背心，只穿着胸罩和非常性感的蕾丝内裤。

她狠狠地说道：“我需要钱付学费，需要钱搞身份，你知道一个妓女挣的钱可以抵得上一个小餐馆吗？”

她不等我说话就帮我脱去了衣服，带我走进了浴室，她帮我洗澡，她特别仔细地清洗着我的下体，就像在清洗一件出土文物一般。洗完之后，她又帮我擦干身体，带我来到了床上。

“趴下，我先替你按摩一下。”她命令道。

我转过身去，凯伦便骑在我身上，倒了些油在手上，替我按摩起来。

我对她说：“这很舒服，以前我妻子替我按摩过，好几年前的事了……”

凯伦问我：“你妻子的陪读签证怎么样了？”“已经被拒签了，上个星期的事，”我告诉她，

“她打电话来说不知何时能见到我，她在电话里哭了，这是我出国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她哭……”我叹了一口气：“我离开上海时女儿才三个月，现在都会叫人了。”

“别难过，”凯伦边按摩边安慰我说：“我想你们一定会团聚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你倒像是移民部长一样。”我调笑她。

“你这个人老是这样讽刺别人，”她似乎有点不高兴。

“转过身来吧！”她边说边从我背上爬了下来。

她取了一个避孕套，拿在手里向我扬了一扬：“这次不需要你连夜到酒吧的厕所里去买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

她撕开避孕套的包装，把避孕套放在嘴里，然后用嘴把它帮我戴好。

做完以后，凯伦略带抱歉地对我说：“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做爱是没有高潮的，”她继续解释道：“高潮会使人疲劳，我还得继续工作，所以对不起了。”

她起身披上外衣，拿起烟盒，抽出一支，用打火机点上，她吸了一口烟，然后对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穿衣服了。”

我穿好衣服，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对我说：“你是个不错的人，我看这是你第一次上妓院吧？你也需要正常的性生活，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那是个录音电话，如果你有什么事，可以留下语音，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我可以到你那里去，”她笑了笑补充说：“是免费的。”

我摇了摇头对她说：“凯伦我很难过……”

她猛吸了口烟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但这是婊子的世界，我也没有办法，我需要钱。这些钱靠我打工是挣不够的。”“我理解你，”我对她说：“但这并不能减少我心中的悲伤…

“不要难过，你是我情人节遇到的男朋友。”

她笑了笑，“这对我很重要，我想这种机会对我来讲不大会再有了。”

“你还记得一切吗？”我问她。

“记得，永远会记得那个情人节的夜晚，也记得我们在布里斯本的故事。”

她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但是你有家庭，你会幸福的，你不是属于我的。”

(10)

离开妓院以后，我在街上徘徊了许久，才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不久，我便辞去了那份周末在牛津街外卖店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凯伦从妓院里走出走进，我并不鄙视她的工作，我知道她需要钱，但是我无法排解心中的难过。

几年以后，澳洲政府公布了新的居留政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申请等待，我终于解决了身份问题，接着，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中国申请来澳与我团聚，前后又花了近一年时间。当我给妻子和女儿买好机票后，我接到了凯伦来的电话。

凯伦很高兴地告诉我：“我毕业了！”“恭喜你了！凯伦，”我从心底里为她高兴。

“我在半年前也已经拿到了身份！”

“那你的妻子和女儿何时来澳洲呢？”她很关心地问我。

我告诉了凯伦她们的行程。

“那我也得恭喜你了，恭喜你们合家团圆。”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

“星期六晚上你能不能陪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她的语气很坚决，似乎不容人否决。

“我准备从星期四开始休假，你真会挑时间啊！”从心底里讲，我一直认为凯伦是很有灵气的。

凯伦关照我，星期六晚上衣服一定穿正规些，她来接我。

星期六晚上，我穿好西装，等凯伦来接我，晚上六点凯伦来了，她那天的确很高兴，也很漂亮，穿了一套紫色的夜礼服，在坦露的领口上挂着一条白金链，挂件是一颗不小的钻石，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凯伦，你真漂亮。”我掩饰不住惊奇地对她说，“谢谢！”她迷人地微笑着。

我们一同乘凯伦的车去参加典礼派对，凯伦这天开了一辆崭新的白色“马自达”跑车。

“这辆白跑车配你真是绝了，我不是想恭维你，我觉得这一切怎么像部电影啊！”我有点不知所措地说。

“也许人生就是一部电影吧！”凯伦意味深长地回答。

凯伦是带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派对。派对结束后，凯伦把车开到了雪梨歌剧院边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我在这里租了一间靠水边的套房。”她看着我说。

我迟疑了一下。

“不要推脱吧！也许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次一起过夜了，”她似乎在劝说我：“你太太下星期就要来了。噢！对了，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我明天就要离开雪梨了。”

我扭头看看她：“为什么呢？”

“我在墨尔本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也想换一下环境。”她解释道。

我打开车门，走下车来，凯伦也下了车，把车钥匙交给酒店门口的服务生，他把车开走了。

我们走进了凯伦预定的房间，关上门以后，凯伦突然转过身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好久，好久。

她放开我以后，就打电话要来一瓶香槟，然后打开窗帘，窗下的雪梨歌剧院立即跳入了眼帘，那座举世无双的建筑，在灯光的照耀下，正泛出一种奇特的光。黑色的港湾中，来往船舰上的灯火犹如一点点游动的精灵，点缀在黑夜的幕布上。我们打开了香槟，一人倒了一杯，拿在手里走到了窗前，我俩轻轻地搂抱在一起，静静地欣赏着这美好的一切……

第二天，凯伦驾车去了墨尔本，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们是真正的一对情人，永速是情人，是情人节遇到的情人。别忘了，情人节那天，买一枝花插到你窗台上的花瓶里，算是对我的祝福吧！当然，我也会同样做的。”

凯伦走了。

(11)

不久，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一切都算安定下来了。

又是情人节了，夜已很深了，我坐在窗台前，听着从另一间房间里传来熟睡的妻子和女儿均匀的呼吸声，看着插在花瓶里的红玫瑰，我写完了这篇小说，作为我对远方凯伦的祝福，作为我对生命轨迹一段插曲的纪念。

一九九六年情人节于雪梨

(完)

发表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华日报》

【征稿启事】

本刊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新州华文作协”）的会员刊物，旨在为会员提供一个文学作品发表、交流、学习、批评和提升写作能力的平台，不计稿酬。

本刊常年征集稿件，要求：

- 各类短小精悍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文学评论、小品、漫画。暂不接受长篇小说投稿。超过 1.5 万字的文稿将不再刊登。
- 文章必须原创，不得以抄袭形式投稿。
- 文章格式要求：
 - 存成 **Word** 格式；
 - 每段的第一行不能留空格；
 - 简体中文字，宋体，英文 12 号；
 - 每张图片请加说明。
- 投稿电邮到邮箱：
7littledwarfs@gmail.com

说明：

1. 本刊为半年期刊，国际书号：ISSN 2652-7855
2. 本刊已收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http://www.nla.gov.au)）电子书库 [Trove](http://trove.nla.gov.au)。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图书馆的电子书库网站 <https://trove.nla.gov.au/> 搜索 SOUTHERN LIGHTS 找到本刊阅读。



本刊由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r: Chinese Writers Federation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Incorporated

联系Email: writersnswau@gmail.com

主编：何玉琴
Chief Editor: Yuqin He

责编：洪如冰、田地、陆文涛、张劲帆、赵九歌、梁晓纯
Editors: Ruby Hong, Phil Tian, Wentao Lu,
Jeff Zhang, Jiuge Zhao, Xiaochun Liang

封面封底设计：王若诗
Covers design: Daisy Wang

2023年第2期，总第8期
No. 2/2023, Vol. 8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652-7855